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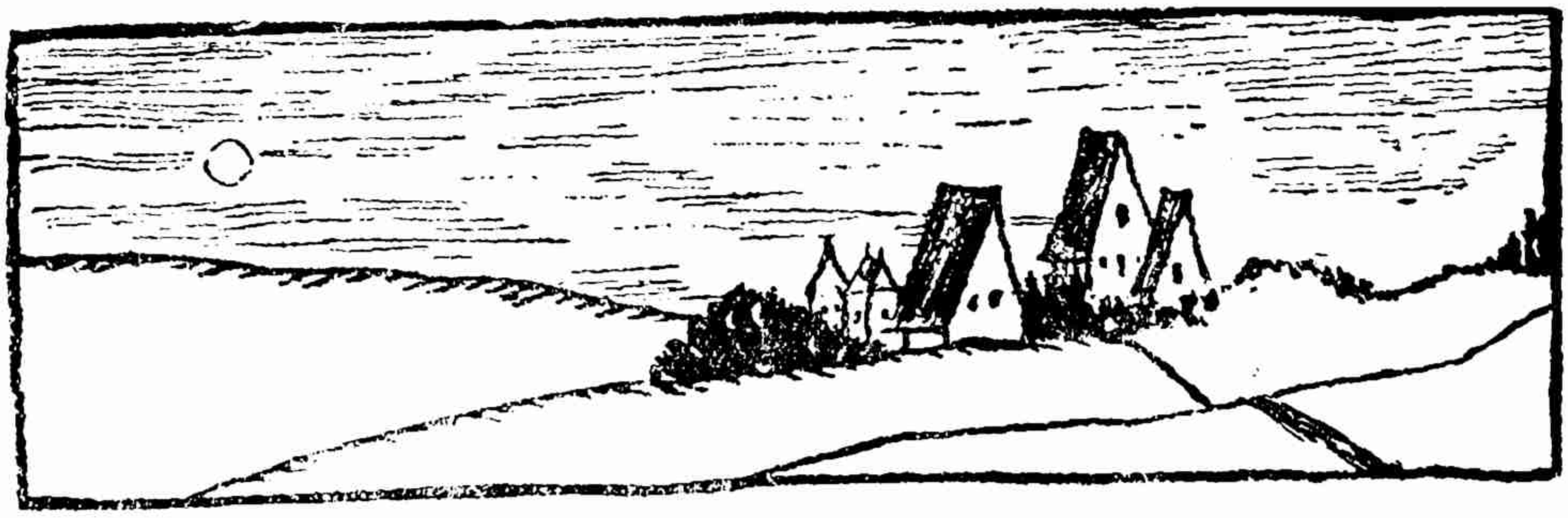
第十九卷 第十一號

自治的統一與統一的自治……康白情
歐洲新局勢與未來之禍機……化魯
今後中國政治應走的道路……費覺天
蘇維埃俄羅斯的過去與現在……朱枕薪
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底位置……存統
新歷史之精神……衡如
丹麥近代的繪畫……俞寄凡
世界新潮（五篇）……記者
無線電最近的進步（七篇）……高山等
瀛談一束（四篇）……魯
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完）……王華隆
微聲（創作小說）……夢雷
老年（俄國乞呵夫著）……耿式之
兩副面孔的奴隸（美國 Davies 女士著）……子貽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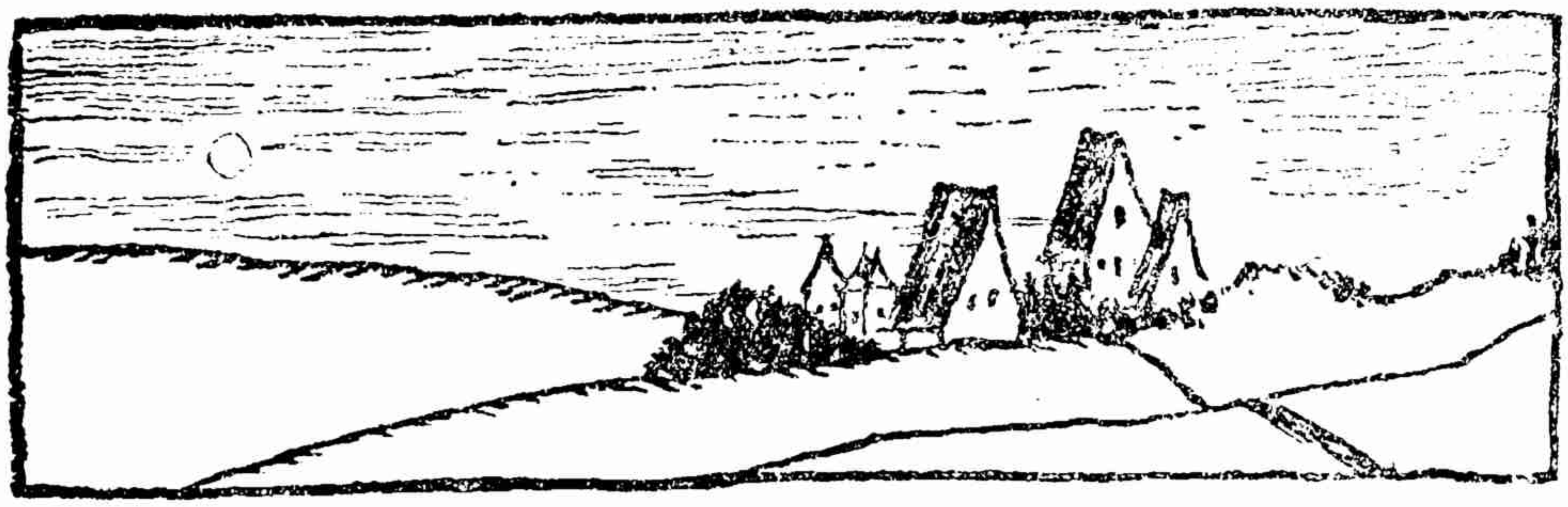
Vol. XIX, No. 11, June 10, 1922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十一號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日發行

自治的統一與統一的自治……康白情（一）
歐洲新局勢與未來之禍機……化魯（四）
中國政治不能上正軌底眞因及今後應走的道路……費覺天（七）
蘇維埃俄羅斯底過去與現在……朱枕薪（一八）
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底位置 日本櫛田民藏著……存統（三三）
新歷史之精神……衡如（四七）
丹麥近代的繪畫……俞寄凡（五七）
世界新潮
德國外交總長賴鐵諾之暗殺……W（五九）
日本內閣改組之經過……S（六一）
俄國合作事業之復興……W（六三）
大亞美利加婦人大會之經過……W（六五）
英國豫算案……W（六六）
無線電最近的進步



□無線電應用的推廣……高山（六七）
□無線電的音樂及講演……松三（七〇）
□貝林氏無線電的改良及照相法……K Z（七二）
□最簡單的受話器……健孟（七四）
□無線電器的幼年發明家……高山（七六）
□救生船上的無線電……喬風（七七）

瀛談一束……魯（七九）
◇歷史學家的維廉第二　◇紙幣世界的中歐洲
◇俄國的新資產階級　◇法治國的慘殺事件

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完）……王華隆（八三）

微聲 創作小說……夢雷（九五）

老年 俄國乞呵夫著……耿式之（一〇三）

兩副面孔的奴隸 美國 M. C. Davies 女士著……子貽（一一一）

最錄……（一二一）
◇收回澳門意見書　朱希祖　◇裁兵私議　丁錦

時事日誌……（一二五）

插圖
三色版名畫「菓籃中之烏巢」一　俄國之歌劇場
意國之繪畫展覽會（二幅）



自治的統一與統一的自治

康白情

統一和自治，可算近來中國政治上最當令的兩個名詞了。輿論用他，經世家用他，官閥軍閥也用他。國人幾年來厭亂的心理，在這兩個名詞裏已完全表出來了。這兩件事果然辦得好，中國政治便會漸入正軌。從此更進而謀經濟的統一，經濟的自治，那麼，以我們四萬萬人之衆，三萬五千萬方里之大，粟米麻絲煤鐵無盡藏之富，必足以有所貢獻於世界文明。不過我們不能不於這兩個名詞上附以條件。就是，我們要「自治的統一」與「統一的自治」

國家這個東西，是以統治權爲生命，而以限制個人自由，保障個人自由爲作用的。統治權的表現爲統一。自由的表現爲自治。（案此句爲著者創說）

個人自由太盛，國家統治權太小，便失其所以為國家。現在中國政府，號令不出都門，就是徒擁統一的名，而沒有統一之實的緣故呵。國家統治權太盛，個人自由太小，便不堪政令的煩苛而迫得為亂。現在各地方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就是南省徒標自治的旗而不作自治的事，北省卻並自治的旗也沒有的緣故呵。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公衆的福利，在國家統治權與個人自由常持其平衡而沒有畸重畸輕之弊。所以統一與自治，須並存而不可偏廢。就是，統一須以自治為條件，自治也須以統一為條件。

統一和自治，都是中國國民性上的特點。而犧牲一己的小利，以成就全民族的統一，更是他所以異乎西方民族的。有人說，二帝三王之世，諸侯分立，雖有王室而沒有實權，卽不得謂之統一。其實不然。惟其國民性傾向統一，所以一經嬴秦的兼幷而封建制度就沒有人能復了。並且廢尊號，舉土地以事人，在歐洲是何等大事！但是趙佗自立為南越武帝，僅受漢文帝一封信的讓責，竟上謝表稱臣。這就是他先天的統一觀念使然的。近則張作霖驅兵入關，其初以統一為號召，大家就知道他不對，還默默的望着他。及到宣布滿蒙獨立，而前徒倒戈，禍起蕭牆之內，就為破壞統一呵！自治制度，也是自古就有的。不過國人尙實行而輕理論，沒有揭櫫名義，以致習焉不察罷了。中國政治學說，沒有不主放任的。只有法家主干涉，而其說不昌。看啊！我們的祠堂淸明會，不就是家族的自治組織麼？工行商行，不就是同業的自治組織麼？同鄉會館，不就是移民的自治組織麼？鄉有鄉約，街有客總，每遇要事，大家上廟商量，不就是鄉村都市的自治組織麼？這些組織，都是曾有械鬬的歷史的。以自治組織為團體競爭，而至於以械鬬為武器，可謂極自治發達的能事了！他如對外藩之用羈縻政策，就是殖民地的自治。這種統一性與

自治性，都是從先天賦與的，而又有歷史上的經驗，那麼，只要審察當世之務，就今日的需要，而使其近代化就夠了。例如從前統一，把統治權係在皇帝身上；現在卻不可不由全體國民公認，而後定其寄託。從前對於外藩的自治，極端放任；現在卻西藏蒙古，都非建省不足以圖存。古今經濟情形大殊，學說轉移，而國際局面亦變，自然社會制度不能不隨之而異呵。

有倡爲「聯邦」說的，以爲中國當分權於各省，以每省各爲一個自治單位，而後聯合公認一個統治權於其上。殊不知中國各省，本不是分立的；就是四五年來省與省爭，或各省的宣布自主，也不過黨派的傾軋，並非人民的公意。緣此說之盛，在袁世凱正要稱帝的時候，當時「中央集權」說甚熾，恰合國人反動的心理，所以風靡一時。其實中央集權說固謬，而聯邦說也是錯的。並且前者比後者還較近乎事理。因爲中國在事實上，並無邦之可聯呵！於是年前章士釗教授乃更倡爲「造邦」說。所謂削趾適屨的不是麼？

抑有進者，今日中國的紛擾，既不在國家統治權過盛，也不在個人自由過盛，而實在這兩種都一樣的薄弱，不足以制裁少數過盛的官閥軍閥。這些官閥軍閥，上不認國家統治權，下不認個人自由，實在是割據不足，而阻礙進步有餘的。官閥軍閥過盛，自然統一與自治都失效了。近來外受強鄰的逼迫，內起國民的覺悟，實業日以發達，交通日以便利，經濟情形激變，思想的激變隨之，官閥軍閥，已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所以亟圖各固其地位，或唱統一，或唱自治，以愚我們國人；而且互啓戰端，倖圖一逞。今日官閥軍閥的命運，已操在我們國人的手裏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是這個時候了！我們要甚麼東西，衆志所向，沒有達不到的。不過在消極方面，要防危

險。若使無自治的統一得遂，必不免復現袁世凱時代的中央集權。若使無統一的自治得遂，必不免釀成五季十六國割據之局。成敗利鈍，都要我們國人自己負責呵！在積極方面，要堅持我們所要的主張。我們應該要甚麼東西呢？簡單兩件事，就是要「自治的統一」與「統一的自治！」

六月二日，加里福尼亞大學

歐洲新局勢與未來之禍機

化魯

本誌的評論欄裏好久沒有說到國外的時事問題了。在近幾個月內歐洲的外交時局，雖然續有發展，但總是向黑暗的隧道裏墮下，光明是越加少了，平和的希望是越加遠了。除了傷感失望之外，我們還有別的話可說嗎？

諸位不信，只看基諾亞會議的結果如何？上年的華盛頓會議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那一次會議，雖然對於列強在太平洋的政治及經濟衝突，沒有根本解決的辦法，但是至少總也寫下了幾條官面堂皇的和平條約，至少總也得延遲數年的遠東戰禍。可是這一次基諾亞會議卻更加不如了，不但不能如路德喬治的豫期，成為歐洲的續命湯，而且反變了國際平和的催命鬼。我們都知道這次會議的結果，是俄國外交政策的勝利。俄國利用英法意見的不一致，劈頭就和德國單獨訂了條約。這麼一來，英國恐怕俄國的利源被德國獨佔去，所以急於想和俄國媾和。法國卻又因為俄國不肯還債，而且俄德聯合後，法國的國防，比前更加危險，所以決計要和俄德決裂。當五月中旬，俄德條約簽定後，法總理樸脅凱賚在 Bar-le-Duc 演說。宣言如果到五月

三十一日為止，德國不能承認賠償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法國就要單獨行動——他的意思是說要單獨和德國開戰。所以那時歐洲大陸的空氣比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時更要凶險些。大家都以為戰禍立刻就要發作。後來總算各方面的形勢都逐漸緩和，纔得化凶為吉。於是把中看不中喫的非侵略條約草草簽字，大吹大擂的基諾亞會議就此忽促畢事。路德喬治總算也沒有丟失了盟主的面子。

現在的局面變到了怎麼呢？各國照舊和大戰以前那樣，守着武裝和平的狀態。形勢比一九一三年更險惡些，開火的機會也比那時更多些。在這種情勢之下，各國都結成許多武裝的同盟，他們的勢力分配大概如下：

法國的一派以法比法波同盟及小協約為中心，屬這一羣聯盟中的有法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他們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所以聯結起來，以謀共同防備德俄匈保四國的報復。與這一派立於敵對地位的一派便是俄德派。自從俄德同盟簽定後，這一派的連衡已告完成。屬於這一派的有俄德匈牙利奧地利保加利亞土耳其等國，大多數是戰敗國。這兩派是相對立的，所以在最近的將來，如果發生大戰，便是這兩派的戰爭。此外還有三個大國，在目前却是中立的，就是英美和意大利。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都在於謀經濟的發展，所以主張早日促成歐洲的政治和平——就是武裝的解除。至於意國因為戰後已達其政治的目的，所以在這一次基諾亞會議裏也有和英國一致行動的趨勢。

以上不過略說最近的國際關係，將來還想做一篇長文詳細說明。總之現在國際形勢和三四年前已大大不同。舊協約國早已分裂。就是英法報紙也公然宣稱英法協約已不復存在。英意兩國因為目

的在於經濟的發展，所以對俄對德，均主寬容，不免和法國背道而馳。結果法國遂陷於孤立地位，其勢將爲俄德所屈服。但是法國在大戰中出了最大的代價，怎肯把戰勝得來的一些利益，輕易拋棄，所以在一方面不能不聯結中歐各新國，造成大陸同盟，在一方面更不能不增加陸軍，預備第二次大戰。因此，歐洲的政治空氣，便大受動搖。經濟狀態日益紊亂，國際的感情，一日壞一日，這樣的下去，便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這兩三年內，恐怕也沒人敢否定這話罷。

基諾亞會議之後，歐洲合縱連橫的新局面，已完全造成，大戰爭的發生不過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絕對沒有方法可以挽救，就算再開十次二十次的海牙會議，也毫無用處。如果將來時局發展除了這條死路之外，還有一條活路可走，那一定是從各國的內部發動，就是各國民衆的結合，革命的勃發，舊式國家主義的政策的打破。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前，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要看各國民衆的覺悟和努力何如了。





中國政治不能上正軌底眞因及今後應走的道路

費覺天

第一——守法制憲

第二——乞援民衆勢力

第三——組織眞正政黨

現在舊國會恢復已成事實了；國人對於政局，又皆存一線之希望，而各費心思，提出解決底方法了；那班名流軍閥財閥以及種種不相干的人，要各大打其電報，發表政見了。惟是發言的人愈多，提出的方法，也就愈雜，如國民大會啦，國是會議啦，恢復舊國會啦，趕辦新新國會啦，以至於熊希齡等所倡的招集各省代表會議啦，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那麼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從呢？雖然所提出的方法，儘管很多，各人底主張，儘管有急進緩進，千差萬別，但總有一點爲大衆所公認的，就是求現時政治清平，使

現時政治，能够由這種東衝西突，茫無定向的亂象，而走入正軌。政治上了正軌了，那要急進，要緩進，要採這種政策，要行那種主義，當然都有辦法，都有話可說。若第一步卽已亂七八糟，那就是有很好的主義，很妙的政策，也是白說一場。

那麽，現在我們所最苦的，就是政治不上正軌，而我們所急求的，也就是使政治走入正軌，然則將如何而可使政治走入正軌，必怎樣才能使政治上正軌呢？這個問題，看來似很難解決，然我們有首須注意的，就是甚麽叫做「政治上正軌。」所謂「政治上正軌」者，大體說來，就是上至大總統，下至小百姓，所有種種政治動作，都能按照一定程序依據法制。換句話說，就是守法。法律有不當處，固然當改，但在未改之前，却不可不依，因爲法律之本質就是安定性，而其最要緊條件，就是信實，人人遵從。那麽這裏面我們所應硏究的，就是爲甚麽要法律。我以爲國家之要法律，也就同個人之要法律一般。假使個人不要法律，事事自由，打破法律以內的自由底限度，試問這時候，能保沒有獸性的衝動，越分的行爲嗎？國家也是一樣，人這麽多，事這麽煩，假使你一個主張，我一個主張，你要實行你的，我要實行我的，當此處士橫議，羣雄爭執之時，若無法律出作個準衡，那必至愈鬧愈紛，渺無定日。因爲法律底作用在準衡一切，所以他底本性，就貴乎「安定」。如果朝令夕改，你說不好，就馬上違反，他說不好，就立刻推翻，法律底作用便因此而失，一切紛糾也就無從解決。所以法律底本性就是安定，其條件就是信實，而十年來中國政治所以老不上正軌底原因，就是大衆不守法，或假護法之名，而陰行弄法之實，或倡言是人造法律，不是法律造人，就此任意塗改，解散國會。

法律乃人所造，誰不知之，而人所以造法律，就在「畫地爲牢，勢不可入」這點。今日你既可以假種

名義，說法律不好，不配遵從，明日他也可以假種理由，依樣橫行，於是推而至甲，乙，丙，丁，也可照做，結果非弄得無法不止。大家一不守法律，則一切政治動作，便無所依據，而必至東衝西突，走入軌外。所以我認爲今日中國政治所以有不能上正軌底最大原因，就是不守法，今日中國底病根，不是法律不好之患，而是不守法之患。守法的政治就是上正軌的政治，要使政治上正軌，就只有守法。

因爲守法這種理由，因爲十年來中國政治，所以老不能走入正軌底第一原因，就是不守法，所以鄙人認爲要解決今日中國一切糾紛，要使現時政治上正軌，只有恢復舊國會這條路。除却這條路外，所有國民大會，國是會議，以至於熊希齡等所主張，恢復國會同各省代表會議並行的方法等項，都是信口開河，都是毫無根據，都是亂天下的方策。試問所謂國民大會是否能使全國四萬萬人都聚在一塊呢，不然誰是國民代表，誰非國民代表呢？試問你上海九團體，既可開個國是會議於上海，我費覺天難道就不能回漢口，造出幾個團體，招些流氓，乞丐，大開國是會議於漢口嗎？推而至於張三，李四，也可在廣州，在洛陽，各開其國是會議，然則究竟誰所議的是真國是，誰所議的非國是呢？一方面，既已要使政治走入正軌，他方面，却又幹些違法的勾當，而想以政治軌道以外的方法，來使政治走入軌道以內，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南轅北轍嗎？

不但這樣，民治政治底重心是在國會，這是人人所知道的。那麼要使政治上正軌，就得保存這個重心。所以自從袁世凱等輕視法律，悍然解散國會後，中國政治便出軌。從一方面看，國會既已兩遭解散，則約法之威信是已喪失無餘，然而從他方面看，國會解散了一次，便恢復一次，解散了兩次便恢復兩次，這樣子自可令天下奸雄寒膽，而知道法是不可

不守的，再不敢肆無忌憚藐視法律。如此則約法之威信，雖然兩次喪失，却又兩次恢復，遂令人人皆知守法底需要，而政治便於無形之中走入正軌了。因爲要使政治上正軌，只有人人守法，要使人人守法，只有恢復舊國會，所以僕不敏，敢相信說，今日中國除了恢復舊國會外，所有一切甚麼會議，都是搗亂的，不是致治的。

因爲舊國恢復底理由是在守法，而要使現時政治上軌，只有守法這條路，所以舊國會恢復後最緊要的事業就是制憲。這個理由也很單簡，第一步要解決今日問題，既是守法，第二步自得找出一種很完備的法律來，給人遵守。然而約法，條文太簡，且到今日因爲時代思潮底關係，物質底變動，自有許多不甚適用。那麼當這時候，我們要想找種較完備的法律，由一定的很嚴重的合法的手續造成，自然除了舊國會速成制憲外，沒有別的更好方法。

不過有要請讀者諸君注意的，我所謂制憲，同梁任公諸君所鼓吹的制憲運動，在結果上，或者相同，在立脚點上，却有多少差異。任公他們總好像覺得，中國政治所以老不能上正軌，就是由於憲法沒有。其實約法又何嘗不等於憲法呢？像這種說法，毋乃相信法治主義太過，在道理上，在事實上都有許多說不通。我底意見，今日中國底患，並不是沒有憲法——其實有約法就等於憲法，而在沒有人守憲法。因爲今日中國底大患，不是沒有法，而是沒有人守法，所以就主張恢復舊國會，主張舊國會恢復後，第一件所應做的就是制憲，求一種更完善的法，給人遵守。

諸位，我底守法論寫完了，你們覺得怎樣？第一你們可承認今日中國底患，是否由於不守法？第二你們可承認要使大衆守法，是否當恢復舊國會，當速制憲呢？你們若果承認我這種守法論是不錯，那麼，

凡反乎此的辦法，如甚麼廬山，龜山國是會議啦，國民大會啦，以至於熊希齡梁任公等所主張的各省代表會議啦，就說他都是搗亂的方策，也不會錯。

二

從一方面，就我底守法論看來，舊國會誠然應當恢復，但從他方面，就舊國會議員過去成績看來，他們能否當此重任，却不能令我無疑。他們從前不是利用人就是供人利用，並未曾發展過國會的獨立性，這是大家都看見的。我固不忍「逆詐億不信」斷定他們完全是「聖質如初」，然而近日奔走國會的人，昨天奉天，今天保定，很有點不三不四的形迹，要說他們一定不蹈二年六年底覆轍，也實在很難。所以主張舊國會恢復了，同時不能不追述十年來中國政治所以老不能走入正軌底第二原因，請大家注意。

這次舊國會恢復底運動，據說很得吳佩孚底援助。吳佩孚底眞心果在守法，果在使政治上軌道，我不敢亂替他作保。那嗎，他爲什麼一定要援助舊國會呢？以爲舊國會議員不行，不足怕，很可以利用，或者是吳氏要恢復舊國會底一點心思；然而過於違反民意，非法的事，吳氏不敢做，也未嘗不是他不得不忍苦，來召集舊會底一點心思。那麼，舊議員與吳佩孚，雖然同床，却未免異夢，但在這同床的時候，固不妨同床至於異夢一層，也不妨各做各人底好夢，反正總得看最後五分鐘，究竟誰佔勝利。

但人民苦於軍閥底摧殘很久了。軍閥所以橫行，就因爲政治老不能上軌道。民治政治底重心是國會，國會解散，就是政治失掉了重心，那又怎能夠使其上軌道呢？我們既要使政治上軌道，就不得不先求國會能夠存在，能夠自由行使職權，這也是一定道理。然而『有軍閥無民治，有民治無軍閥』已成

今日中國底天經地義了。當此軍閥方盛時期，而欲求民治主義安全要想民治政治上軌道要使其重心——國會能夠自由行使職權，而後壽終正寢，那就未免難能卽會能夠也非經一番大決鬭不可。今日一般談恢復舊國會的，無論是會內會外人物，莫不有戒於心大衆總覺得恢復以前，如自行集會，根據六年人數，雖無多大問題，然而恢復以後，究竟這篇文章怎麽做法，却未免是個大難事。那麽現在既要怕將來失敗就得先研究過去是爲甚麽失敗鄙人不敏，請一申述淺見，以爲舊國會議員諸公和我最親愛的國民告。

原來民治政治照官話說來就是主權在民，但所謂「在民」大家總覺太空洞，好像是說了等於沒說，有了等於沒有。依我看來，「主權在民」的話，誠然官腔太足，然而一定說絕對沒有這麽一回事，那也不然。凡屬一種事體，一種制度，其所以能實現，都是必然的，無可免除的，其所以必然的；無可免除的，就因爲他背後有一種勢力在那裏敦促他，叫他非行不可。好比博愛吧，口裏說當然不成問題，若眞要實行，那這種博愛行爲底後面，一定要有很強健，很豐盛的一種愛力才行。好比君主制度吧，一定要說事事都出於他個人意志，固然未必盡然，但必有一種勢力（或兵隊）操在君主之手，能夠自由支配，强迫執行凡屬用他名義所行的一切法令。有這種勢力，君主制度就可以存在；沒有，就等於廢皇。好比我國底宣統，甚至根本消滅，好比俄國底尼古拉。民治制度也一樣，一定要說事事都出於全國人民公意，那當然不能，但若無一種民衆勢力，在背後維護他，那他卽使僥倖萬一，不至顚覆，也必名存實亡，成個假民國。在中國，爲甚麽袁世凱敢以皇帝自任呢，爲甚麽段祺瑞敢解散國會呢，這都是因爲平民階級底勢力未曾集中，民衆底勢力沒有造成，民治制度雖

存在，却無勢力保護他，好像沙灘上底洋房子一般，建築得愈堅固，倒塌得也就愈快。這種勢力底表現方法就是輿論和國會。爲甚麼英國底政治一定要以輿論爲向背呢，爲甚麼美國威爾遜以那樣大底聲望，倡空前的國際聯盟政策，而終究屈服於上議院，不解散上議院呢，要不外迫於民衆底勢力，不能不這樣罷了。至於民衆勢力消極的表現方法，就是罷稅罷工等等。然而在英十六十七世紀時代，固也常有解散議會之事，有一面解散，一面招集，而又一面解散的，有延長會期至十二年之久，而叫做「長議會」的，有人數僅百餘，而名曰「小議會」的，奇形怪狀，應有盡有，較之今日中國，實在有過無不及。然而近百年來的英議會，却又大顯權威，我們所知道的議會萬能主義，也就是從他那裏得來。這又是甚麼道理呢？何前則兒戲如彼，後乃神聖如此呢？沒有別的，從前民衆勢力沒有造成，現在造成罷了。所以從一方面看，民治政治底重心，就在議會，要使政治上軌道，就得想法子，使議會能夠平安存在，能夠自由行使職權。但從他方面看，民治政治底基礎，是建設在民衆勢力上面，要使議會能夠安全存在，就得先有健强的民衆勢力去保護他。這是一定的道理，這也就是舊國會所以兩遭解散底原因。

舊議員聽者，國民聽者。你們從前所以失敗，舊國會所以兩遭解散底唯一原因，就是沒有民衆勢力作後盾。然而十一年的中國，已非二年，六年的中國所可比。自有民國以來，人民底知識，民衆底勢力，卽已賡續進步，一日千里，及五四以後，更是蓬蓬勃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你看五四運動底力量有多大。要政府免曹陸章之職，政府便罷免曹陸章之職，要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政府便不同日本直接交涉。就這兩件事看來，政府雖萬惡，然也知道以輿論爲向背。但試問五四時所用的力量又有多少呢，不

過是幾個學生在那裏嚷。所以五四運動就是民衆勢力底表現，積極的是輿論消極的是罷市，罷工，罷課。政府所以能聽五四時人民底話，就是因爲有民衆勢力迫促他，叫他不得不聽。然而你們舊議員底力量比學生怎樣？你們底職分又比學生怎樣？中國已有民衆勢力了，已有很大的民衆勢力了，已曾一試而成功了，且看你們知不知道用，能不能用。議會旣是民治政治底重心，而民治政治底基礎又是建設在民衆勢力上面，所以你們舊議員，應當及早覺悟，不要胡思亂想把議會寄命於武人軍閥之下，而當托命於民衆勢力之下。你看二年國會，六年國會，並沒有寄命於袁世凱，段祺瑞之下，只因民衆勢力不健强，無人維護，遂使橫遭蹂躪。現在呢，你們還想進一步，乞憐於戰勝的軍閥要想他來保鏢，要想寄命於他底麾下。唉！瞻念前途，眞令我不寒而慄。試問你們是誰舉出來的，你們底職分是應當做甚麼？天地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你們老是想軍閥幫忙，軍閥難道就不想你們幫他底忙嗎？現在中國底民衆勢力，既已這般發達，你們若果眞是好漢，那就正可利用。爲你們自家底功名事業計，爲中華民國底生命計，你們這回總當死心懺悔，覺今是而昨非，再不乞憐軍閥，而來乞援於國民，再不想憑藉武力，而來以羣衆運動，和眞正輿論爲後盾，寧肯憑藉國民輿論，和羣衆運動而失敗，不願寄人籬下，做那種安福魚行式的議員。你們若能這麼辦，就行，不然就死，這是我要警告於舊議員諸公，而希望國民能夠起來援助的。

三

第三，政黨也是民治政治所極不可少的一件東西。而中國政治所以老不能上軌道底次因，就是沒有眞正的政黨。政黨這件東西，說來也很奇怪，我們

無論在那國憲法上，也找不出他底根據，無論在那國法制上也不看見對於他底規定，然而他確是近代民治政治底靈魂，今日所謂民治政治，老實說來，不過就是政黨政治罷了，美國政治若沒有他，那他底三權分立主義一定行不開，英國政治若沒有他，那他底議會決不能有如是其權力偉大。試問照道理上說來民治政治底動作，既當事事出諸人民公意，而實際上，人民對於政治，除每三年投一張票，舉代議士外，幾無過問的餘地，那麽所謂事事出諸人民公意，豈不完全是騙人的嗎？但是也不盡然。從一方面看，誠然每三年投一張票，舉出個議員，完全是一種法定的具文，而不能說這就是人民過問政治。不過從他方面看，當每次重大問題發生時，人民底意見多有不同，而這種意見一表示出來便成輿論。有時候政黨採取國民底輿論作爲黨綱，運動政府實行，有時候政黨對於某種重大問題，發表其主張，徵求國民底意見。所以政黨之爲物，是介於國民與政府之間，其組成分子就有國民，有官吏，其黨內中心人物，也是時而上台，變爲治者，時而下野，成爲被治者。那麽，就積極方面看來，政黨底最大功用，就在執行人民意見，代表人民意見，溝通人民與政府底主張，使人民底公意，政府都能實行，政府所實行的，都是出於人民底公意。

從消極方面看來，民治政治而無政黨，則人民對於重大問題，雖有意見，却無人把他集中，成爲强有力的輿論，叫政府非遵行不可，政府也因爲沒有政黨，傳達人民底公意，遂此同人民隔絕，做出種種違反民意底動作。好比今日中國，一般人民對於裁兵問題，多主張快快實行，但因沒有旗幟鮮明的，真正的政黨，沒有人把這種意思集中，所以雖然全國贊成，却不能變爲强有力的輿論，叫軍閥非行不可，而政府，軍閥也因爲你們是一盤散砂，毫不足怕，遂此

視同兒戲，虛與委
功用，就是手握民
輿論，迫令政府，不

政黨既具有這
民與政府底意思，
極的，憑藉民衆底
願意做的事，——
治政治所萬不可
現代中國缺乏兩
私黨，也未嘗不是
原因。試問今日中
由於政府與人民
所不願意的，人民
在現行民治政治
意思，使人民所願
都是人民願意的，

「人見」太深,「政見」太淺,爲私太過,爲公太不及了。今日中國底患既是私黨太多,人見太甚,那麼,又豈是倡無黨之說所能湊效嗎?與其堵塞,何如因勢利導,由私黨變爲政黨,由歷史關係,再加上物質條件,時代思潮,豈不是更好麼?

所以就前者說來,民治政治,離不了政黨,就後者說來,今日中國實在充滿了朋黨之患,則年來政治所以老不能走入正軌底第三原因,自爲沒有眞正的政黨,而要圖補救就非組織政黨不可了。然而一般民治運動者,以至舊議員諸公,總以爲在今日中國,人民程度這麼低的社會裏,要講政治運動,只賄買,詭謀便得,用不着像外國那種辦法,公開講演啦,宣傳政策啦。殊不知你們既是在那裏講民治運動,你們果何所憑藉呢?你們若要憑藉官僚軍閥,去講民治運動,那這種民治運動也大可不講,而十年以來,弄到這樣,你們所得於憑藉軍閥官僚底勢力來講民治運動底成績,也就太可憐了。當此痛定思痛之日,若還不覺悟,還不改變方向,還不知道以羣衆運動和國民輿論作武器,還要再嘗舊日滋味,乞憐軍閥官僚,那你們底失敗,再遭第三次的解散,又是指日可待了。要知道政黨積極底功用,傳達人民公意,强制政府執行,縱使你們不願做,但他底消極功用,憑藉民衆勢力,迫令政府不敢做,人民所不願意做的事,你們在這種黑暗時代,軍閥橫行的世界裏,若要想做點事,又豈可拋開他不用嗎?

一般人都說舊國會所以失敗,由於議員意見紛歧,常常丟墨盒,打架所致,這實在不對。試看那國國會沒有這種現象呢?我以爲舊國會所以失敗,由於沒有眞正的政黨,會內同會外太隔絕,只見會內有派別,不見會外國民方面羣衆中間有派別。官僚軍閥底勢力既有這般大,要叫幾百個議員在議會裏同他們決鬭,自難致勝,要想致勝,除非會場以外,國

民方面有後援，使在會內發言的雖只有幾十，上百的人，而在會外却有大多數有組織的，抱同一主張的黨員聲援。這時候，自然不但那會內幾十人所說的話，特別有效力，就是萬一失敗，橫被政府摧殘，也有人出來說話，質問政府，依法律提起訴訟，運動罷工，罷市，罷課來抵抗。但是一般舊議員都不然，他們只知道在會內鬬氣，却不曉得在會外鬬智，於是弄得議會和國民成爲兩截，或是議會解散了，人民也好像無關痛癢一般。以你們這幾百個赤手空拳的議員，自然鬬不過手統數十萬大兵的軍閥，無怪乎你們失敗了。所令我最痛心的，就是你們明明有很好的正當的武器，不知道去用，却來開門揖盜，乞憐軍閥。從前既已一失敗，再失敗，現在到了第三次總應該覺悟罷。

就以上三大段看來，十年來中國政治，所以老不能上正軌底真因，第一就是不守法，第二就是乞憐軍閥，第三就是沒有真正的政黨。今後一般民治運動者，以至於舊議員諸公，苟有絲毫向上之心，自當痛改前非，能守法，速速制憲，能不乞憐軍閥，而乞援於民衆勢力，能不逞一己私見，而組織真正政黨。這樣子前途或者有點希望，不然我們正可拭目以觀其敗呢。

蘇維埃俄羅斯底過去與現在

——觀察後的簡單報告——

朱枕薪

我做這文，我有二種困難：

(一)不懂俄語；

(二)在那里時日不久。

第一種的困難，能夠妨害我底考察。我從前在上海的時候，雖則學了幾點鐘的俄文，幾點鐘俄文的學習，究有什麼用呢？到了那邊之後，俄文文法艱深，變化複雜，一時不易學會，所以我就丟掉不學了。況且，假使我學會了俄文，於我也沒有什麼用處。俄國和歐洲各國比較起來，本是一個後進國。自從大彼得(Peter the Great)改革以後，才有一些文化。到了十八世紀，始在歐洲著名；然而這也不過是她底一些愚笨的武力罷了。到了十九世紀，文學漸漸在歐洲方面著名起來。及至十九世紀之末，文學竟聞名全世界。有人說，十九世紀底文學，全是俄羅斯人底文學。布雪金(Puskin)，托爾斯泰，(Leo Tolstoy)都介涅夫(Turgneff)等人，世界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我志不在研究文學；別的學術，俄羅斯是說不上的。幸虧他們會講英語的人還多，不致有什麼隔膜的毛病。就是他們十月革命——照俄曆是十月二十四，世界通曆是十一月七號，所以也有人把他叫做「十一月革命」的——後，國家所出版的書籍，十之九是有英譯的。他們革命後出版什麼書籍，往往用四種文字——英德法俄——同時發表。中央執行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駐在彼得格勒，俄人齊諾弗夫(Zinoviev)當執行委員會底委員長的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國際共產黨(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所出版的雜誌國際共產黨(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每月都用四種文字發行。俄國人很注意於學習語言，伊爾庫次克大學 (Erkursk

University）底語言科，學習的人很多。現在俄國人能講外國語的往往二種或是三種，這是並不有什麼希奇的。像李寧(N.Lenin)他是俄國現在人民委員會底委員長，——蘇維埃俄羅斯底人民委員會，就是蘇維埃俄羅斯底政府，委員會差不多就是總統——他能講三國語言。陸軍委員會長——即陸軍總長——脫洛斯基（Trotsky）聽說能講四國語言，齊諾弗夫也然。俄羅斯人現在能說德文的很多，好像香港或廣東底中國人能說英語一般。車夫，茶房，侍役等人，他們有的也能說幾句不照文法底德文。說英文的人並不多。他們是這樣的，說德文的最多，法文次之，英文又次之，這恐是地理上的關係。第一種的困難，所以倒還沒有什麼阻礙。

至於第二種困難，也是沒法想的。我雖則在那邊住了四個多月，火車裏的生活，倒消磨了一個多月。在西伯利亞處的日子多，在他們現在的京城莫斯科——這本是他們從前的故京，後來因爲遭了拿破崙（Napoleon）底蹂躪，所以就遷都到聖彼得堡去了。聖彼得堡就是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的故名，叫做聖彼得堡。——只住了半個整月，在彼得格勒只住了幾天。所見不多，所聞也不多。這篇簡單的報告，只是照所見所聞的略略的寫些出來罷了。中國人明白俄國現在真相的實在很少，有的茫無所知，有的還說俄國還是個共產主義的俄羅斯（Communist Russia）或是個社會主義的俄羅斯（Socialist Russia）呢。自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三月革命）之後，俄國這幾年的變化很快很利害，因要講到俄國的現狀，這些過去的情形，也不能不稍微講到一些。

Harold Williams 有幾句很圓滑的話，（見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 527 Jan, 1921）他說：『俄羅斯現在差不多在不可捉摸的狀態之中。事情轉

移得非常急速，她四周圍着深霧，人家不容易見到她底內部。人家要去說定她是怎樣，這是不行的，因爲她現在正在那邊自己設法去決定她自己呢。至於預料這種以發展民意爲目的底競爭結果怎樣，這也是不能的。就是競爭停止之後，人民將用什麼一種新的制度去代替舊的，這仍是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的。』他所說的原是指俄羅斯國的戰爭的時候而言。在那時，他的話實在是很對的。現在好了，俄國的情形，我觀察之後，覺得她在最近的二三年內，大概再沒有什麼大變化了。所以就毅然決然來寫這篇文章。我是今年二月底邊離開蘇維埃俄羅斯的，這文或者可作蘇維埃俄羅斯最近的現狀看。還有一層，我是要鄭重聲明的。就是我這篇所寫的，都是本於良心，毫無偏見，述明她現狀的說話。我現在不是個什麼主義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共產主義者，我胸內毫無成見，既不爲蘇維埃俄羅斯說大話，對於她也不橫肆攻擊。我這文裏，沒有什麼批評她的話。讀者看了我很忠實的報告，讀者或者可以自己去批評她一下。至於詳細記載，以後擬發行專書。

二

俄羅斯在帝政時代，俄皇(Tzar)十二分的專制，社會底情形非常黑暗。由黑暗中產生了一種恐怖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八八一年（我記不淸楚了，手邊無參考書）俄皇竟爲虛無黨人(Nihilists)所殺死。一顆炸彈，竟驚動了全世界。至於農業上面，自農奴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Serfs)之後，地主又是暴戾非常，農民很是困苦。俄羅斯受了歐洲其餘各國文明底影響，漸漸引進了些工業，幷且也和別國一樣，工業發達，產業界便發生了一個大問題，——勞動問題。俄國底農民，雖則占了人口全數

底十分之八，然而農民運動是散漫的勞動運動是團結的，一九一七年底十一月革命大半還是靠着城市裏的勞動者呢。

俄國專制時代，人民底思想，不便公然表出，常常寓意在文學音樂藝術之中。布雪金，勃洛定，（Boro-edin）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ieffsky）都是此中有名的代表。

二十世紀初葉至今二十多年間，俄羅斯政治上的競爭與變化，都是很利害很劇烈的。歐戰前九年中，人民因為「革命」（Revolution）「立憲」（Constitution）「復古」（Reaction）三問題，政治起了絕大的波瀾，鬧成了一種三角形的競爭。Harold Williams 說：『此前後十五年內，——三角形的競爭九年，歐戰三年，國內戰爭三年，——俄羅斯遼闊的大地，竟一變而為激烈的政治活動底舞台』。這話是很對的。他們競爭得非常兇猛，然此勝彼負，使俄羅斯由一方面完全統治之後，是決不能終止的，因他們沒有一些調和性故。好了，現在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戰勝了，非共產黨的黨派在蘇維埃俄羅斯境內是沒有了，國內可以暫告平穩了，政治上的劇烈的競爭可以終止了。於是我這文至少也有了一些暫時的價值。

三

自俄羅斯加入歐戰三年之後，國內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內突然起了一種民主主義的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斷絕了羅曼諾夫（Romanoff）朝代底社稷，逼令俄皇退位，一變君主國而為民主的俄羅斯。這種事情，大家知道的很多，無庸我來多說。「求果求因」，現在就說他的原因吧。

俄羅斯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底原因，可以說是由以下四種緣故所致。

(一)俄國一派智識階級的思想底影響;
(二)俄國羣衆物質生活狀況底不良;
(三)俄皇底專制與暴虐;
(四)歐戰前敵底失敗。

俄皇底專制,世界上知道的人很多。死的不計外,每年流到西伯利亞的實在不可勝數。譬如像李寧,脫洛斯基等人,都曾在西伯利亞底伊爾庫次克過過監獄的生活。文學家因爲攻擊當時的政府,揭破社會的黑幕;被流到西伯利亞的也不少。就像俄國現在的大文豪高爾基 (Maxim Gorky) 新近做了一本托爾斯泰底回憶 (Reminiscences of Tolstoy) 他本是反對多數黨 (Bolsheviki) 的,——十月革命前的多數黨,就是現在的共產黨——革命後,他一變反對的態度而爲贊成人國際共產黨雜誌上,他也做過幾篇文章,第一期就登了他一篇叫做今日與明日,(Today and Tomorrow)——或譯現在與將來的文章,他曾坐過監獄,好像也被流至西伯利亞的,我記不清楚了。——我在俄國的時候,我本要去訪他,只因時候來不及,他已先我而去德國了。他有一段軼事,這里也不妨說一說。H. G. Wells 於一九二〇年曾和了他的兒子去過俄國和李寧有很長的辯論。他返來後,做了一本俄羅斯底暗影,(Rusia in the Shadows) 說李寧爲「皇宮裏的夢想家,」(The Dreamer of Kremlin) 他十四歲本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現在却不是,他現在是個集產主義者,(Collectivist) 所以他更要做本書,書名就叫剃馬克思的鬍子。(The Shaving of Karl Marx) 他在俄時,他就住在高爾基家裏,他說高爾基只有他身上穿的一身衣服,沒有別的衣服替換。這在中國,本是件好笑的事情,但在俄國現在的情形還是這樣。有二身衣服的人很少,物質缺乏已極,帶領子的也少,大都不帶領子。

因俄皇的
非一日了。加
產階級 (Pr
就是半無產
產黨稱農工
有區別——
們的生活，發
法國聖西門
克思 (1818-
的政治革命
是大學生做
名著資本論
義底聖經」(
主義 (Scien
以此次革命還
日後還得發

高加索(Caucasus)趕到莫斯科去打聽。既到了莫斯科，問人革命是怎樣來的，人家都瞠目不知所對，簡直沒有人知道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人家都這樣答他，我們是聽了彼得格勒打來的電報的，京都發生食物恐慌，波羅的海軍底水兵暴動。於此，我們可以明白三月革命底真值了。

三月革命成功得很容易，大半的原因，就是人民本是很恨俄皇的。『推倒俄皇的心理，舉國一致，所以這就成爲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美國 Beatty 女士的話，見俄羅斯之赤心——The Red Heart of Russia) 革命後，人民大家都高聲歡呼道：『斯服朴大(俄語自由)我們是自由了！』

俄羅斯人從此真自由了麽？——他們更說：

『給工人自由，

給農人自由，

給女人自由，

給猶太人自由！』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裏邊幾個月份內，俄國底人民倒很自由，各種的人都自由。在政治上黨派自由競爭得很利害，只要旁人不真的拿武力來革掉臨時政府的命，臨時政府是不會去干涉他們的。七月裏多數黨底反動，第一次實行公開的暴烈的政治革命，才遭 Korniloff 將軍的打擊。

俄羅斯在帝政時代，街上開會(Street Meetings)是從未聽見過這個名字的，革命後，街上時開會議，民間久未洩露的怨恨，至是都盡情吐露出來。所以空氣中全都充滿了不安的現象。

四

三月革命後，他們發生了二個重大的問題；

(一)麵包，(Bread)

(二)和平。(Peace)

詳言之，就是：

（一）怎樣去得到麵包？

（二）怎樣去停止戰爭？

在那時候，各人心理，都被這兩個問題盤據住了。盤據住了，並且還懇切的需要答案呢。這兩個答案很難，究竟怎樣去解決呢？歐戰已三年了，麵包怎得不發生恐慌？人民怎得不想法去停止戰爭？雖則如此，然而那時人民還受了俄皇專制影響的餘毒，還沒人歡喜公然討論這兩個問題。但是那時人人都知道，這一千五百萬的陸軍，都要俄國的農民去種給他們吃，工人去做給他們用，長此以往，俄國底民脂民膏，將被他們吸盡，這也是在理想中的。一九一六年耕地 (Cultivated area) 較從前少了十分之一。一九一七年春，更要較一九一六年少。在那時，有幾個大城市裏的工人已有好幾天沒有麵包吃了。西伯利亞的麵包，有了火車頭與貨車，也是運不過來。怎麼呢，因為鐵道差不多完全為軍用了，運輸載客的功用，早已喪失殆盡。這些問題，都是與戰爭有連帶關係的，加以三年的戰爭，俄人早已精疲力竭。所以也無怪他們在革命後，就發生這樣兩個重大問題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人民對於這兩個問題，——麵包與和平——的意見怎樣？

M. P. Price 對此有節很好的記載，他寫在俄羅斯革命的回憶中第一章；他說：

「一羣穿了很好的皮衣底人們，圍着兩個適才從前線返來的兵士，他們後邊的地方，就是斯屈拉斯脫那耶方場 (Strastnayer Square) 與布雪金紀念碑 (Puskin Nounment) 那里；在那里底下，他們談話道：「什麼！不要去打仗，因為我們沒有豐足的麵包！故但是德人就要來這里了，我想這會是革命底終止呢。」「恐怕他們不會來罷，」一個兵士答道，

「假使我們去解釋給他們聽,就是我們是預備單獨的離開他們了。」「但是我們一定要從奧國的囚籠裏,去解脫在猧立雪(Galicia)的斯拉夫人——我們底弟兄們,我們更要從德國人中去解脫那些波蘭人呢,」一個穿好衣服的人說,他呢,他從書上去料想他做了愛國的軍官已四年了。「這是他們底事情,不是我們底事情,」兵士毫無懼容的答道。有一個軍官,他說他自己已受了好幾次傷,說些關於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底話,又給了一些經過韃靼爾(Dardanelle)一個商業出口底必要的話。說完之後,兵士並不受他底感動,兵士看上去也不去想他所說的這件事了,他們就開始談到軍人的食糧,——食糧已經減少了。——請假的延長,退伍後生活的方法等等問題上面去了。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與他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有實際上能影響他們的事情他們是知道的。」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那時兵士的一般心理了。

在那時,民意沸騰。『俄羅斯底精神實是躍動了。』『俄羅斯底一個新紀元,就在眼前了。』

我還能講件事給諸君聽聽以證俄羅斯人民對於此項革命的熱望:

M. P. Price說:『在脫維埃斯喀亞街(Tuerskaya street——譯者誌,我曾到過那條街,這是莫斯科唯一的大街,書鋪差不多都在那邊。)的許多書店,都陳設了紅簿面的法國革命史。戲院裏也扮演「馬賽戲,」(Marseillaise)——譯者註:法國革命時,更歌唱了馬賽歌,就是俄國十一月革命時也然。俄國現在自己更做了一首新馬賽歌,我曾聽過他們合班唱了一遍。覺得聲調抑揚,我雖則不懂俄文,然而我也不得不贈他一句「美妙無比」的話了。音樂之風很甚,國際歌簡直人人會唱。家裏路上,常常能夠聽到歌聲。至於戲院裏,那就更流行了。就是

平常的咖啡店裏，大率都有一只鋼琴，人家家裏，有風琴的也很多——人人都是手舞足蹈，鼓躍若狂。』

五

總之，麵包問題係由戰爭而起。這『麵包』，『和平』二個問題老實說來，只是一個問題，就是：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更明白言之，就是：

『現在還是延長戰爭呢，抑是爲和平而停戰呢？』

既然發生了一個問題，那麼，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當然有正反二方面，這次也逃不出這個公例之外。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可以分成二派：

（一）主張延長戰爭的，

（二）主張單獨媾和的。

執政者取好於協約國，要借協約國的勢力維持自己地位的永久，俄皇和他們所結的密約，於是繼續有效，所以他們就不得不主張延長戰爭了。一般中等階級的人民，貴族，學生，官吏，議員，都居於贊成人之列。他們出於純粹愛國思想的固然不乏其人，然而專爲保全自己目前的地位，與維持將來地位的永久計的，我們也不能說是『沒有。』

在另一方面，與他們反對，而主張單獨媾和的，大率是以下幾種人：

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s)，

多數黨(Bolshevik Party)黨員，

社會革命黨左派(Left Wing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黨員，

波羅的海底一般海軍人員，

前線上的兵士們，

工廠裏的工人，

從事小工藝手工業的人。

他們以為『戰爭實在快要終止了，但是這仍舊不能改善他們底境遇。』

他們於是進而討論『怎樣去得到和平的問題。』

『假使我們受了命令，我們就應該到前敵去打仗麼？』

『戰爭的目的，究是什麼呢？』

『他們真有密約麼？』

『我們現在能不能用信用來停止戰爭呢？』

以上四個問題，時常聽見兵士們在那邊討論着。「戰爭呢，和平呢？」確是那時初革命後的大問題啊。這與後來十一月革命的原因，是很有關係的，所以這里不得不略略地說一說。

俄國的「戰爭呢？和平呢？」這個問題，上面不是說過是因食物恐慌而起的麼？因其要解除麵包的恐慌，所以就須討論到這個問題。但是現在又因為要謀這個問題善後的完全，所以便要討論到土地問題上去了。

俄國的兵士差不多全是農人，現在在外面從事戰爭，固有的土地，幾全數為地主占去。他們說：『我們不久要回家了，回家後我們就要很多的土地來耕種。我們為了我們的故土，拿了鎗刀去打仗，我們一定要等到得着故土之後我們才能把鎗刀放下來呢。』

麵包——和平——土地，這三個問題當中，以第一個問題，為最重要。無他，一個人一天活着，總不能一天不吃麵包啊。他們對於這個最重大的問題，實在想求個實際的解決。此外二個問題，不過抽象的討論討論罷了。

李寧(N. Lenin)於一九一八年做的一本革命的事蹟(Lessons of Revolution)上面說：

『人民在那時發生了一個問題，「這次革命

是安全的麽?』

『因此,蘇維埃

李寧以爲蘇維埃

更以爲蘇維埃是十

也以爲蘇維埃是:

一,革命底指示

二,革命底寄託

三,革命底實現

李寧的見解,許多

法,我更贊同。

蘇維埃成立後,會

一般人弭兵的心理,

倫斯基(Kerensky)

久,米立郭夫因一般

克倫斯基就由內務

陸軍總長了。

重大目的有三:

(一)麵包, (Bread)

(二)和平, (Peace)

(三)土地。(Land)

明白言之,就是:

(一)得到豐足的麵包;

(二)無條件的單獨媾和;

(三)處分土地。

克倫斯基執政之後,幾月的功夫,這三個目的,一個都沒有達到。初革命後的人民,驟然除去了鎖鍊,正如久在籠裏的小鳥,出籠後總有些「放浪不羈」的樣子。他們底慾望既不滿足,那肯就此「安居樂業」呢?

六

到了十月裏的一天,——二十四——十一月七號——忽然霹靂一聲,多數黨起來實行社會革命——經濟革命——了。震動全世界的共產革命,不多幾天,竟能大告成功;使協約國恐怖到了不得了。十九世紀的法國革命,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大家在歷史上互放光彩,我要贈他「相映成趣」這一句話。

法國底革命,日後竟影響到全世界,各國繼之而起的,大率都已成功了。至於俄國底革命,在現在看起來,繼起的不知怎樣竟失敗了。德國只有三天功夫,匈加利也不過幾天模樣。至於英文報紙稱蒙古爲蘇維埃蒙古,(Soviet-Mongolia)我看這也不過是個名詞。至於墨西哥那邊,這也不過有一處是實行共產制度的。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我曾和片山潛(Sen Kalagama)談過。他剛從那邊考察過來,他說那邊的情形很不好,不久即要塌坍的。然而我們也不能說他不能影響到世界,試看去年——一九二

一年——國際共產黨開會的時候，差不多含有世界各國的代表。這樣，也可見她的魔力了。

閒話少說，現在且說他們革命成功的原因罷。上面不是說過人民在那時所希望達到的三個目的麼？多數黨在未革命之前，就以這三者——

一，麵包；

二，和平；

三，土地。

——應許了人民，博得羣衆的信仰，所以成功獨易。然而我以爲多數黨革命成功底主要原因，還是：

（一）大戰的繼續延長；

（二）三月革命後民氣的沸騰。

路德喬治（Lloyed George）說：『這是戰爭這就是反亂。』（見 The Nation）他底意思，就是說反亂的事情往往都是因戰爭而起的。我們看了俄國的革命而益信，我們可以把他倆互相證明，他倆真是相得益彰呢。所以我更要說：『這邊是戰爭，那邊就是革命。』

三月革命與十一月革命是很有關係的，齊諾弗夫說：『三月革命是十一月革命底先導，他倆好像閃電後的雷聲一般，我們早知十一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見他對三千軍官演說文軍隊與人民 Army and People 的書中。）俄國自三月革命後，全國民氣沸騰，爲人民代表的蘇維埃，往往不能行使職權。於是多數黨就大聲疾呼『全權歸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的話。多數黨既有了這個鮮明的旗幟，革命哪有不告成功之理。除了這個唯一的口號之外，他們還有以下幾種鮮明的旗幟，

『宣布種種密約！』

『要求不割讓土地的和平！』

『推翻資本主義的十總長！』

『……』

既然如此，民意所歸，衆望所屬。不幾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ion Soviet Republic——縮寫成 R.S.F.S.R. 俄文縮寫爲 P.C.Y.C.P.）的名詞，竟誇耀一世而出現了，——這是協約國所料想不到的，真是出人意表的了。

（未完）

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底位置

日本櫛田民藏著

存統

一

要想知道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占怎樣的位置，第一就該知道唯物史觀是什麼東西。馬克思學者烏脫曼（Ernest Untermann）這樣說：『我們使用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從具體的事實進到抽象的理論。次之，我們把事物用辨證法結合起來。這就是不把這世界和社會看做固定死板的東西，把他看做正在形成中的東西底意思。我們追求實際事物底相互關係，在空間上，在時間上，還是並存的，還是連續的。因此發見了其間底普通的一致和特徵的差異，從兩者底相互關係中得到了結論——卽建成學說。然後把這學說適用到實際事物上去。這樣，我們就同用乘法試驗除法答數一樣，不絕地試

驗學說底正否。』

據我所見，這一段話，最足以表明馬克思底研究方法。那個經濟學批評序言所謂唯物史觀公式的，實在是根據這種研究方法研究底結果。這個公式第一段說：

『人類在營「社會的生產」來維持生活時，就會加入某種必然的，離他們自己底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適應「那個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底發達程度」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構成社會底「經濟的構造」。這個經濟的構造，就是構成「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建築」的真實基礎，也就是適應社會底意識狀況的真實基礎。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上底歷程的，就是這物質的生活資料底生產方法。不是人底意識決定人底生活；倒是人底社會生活決定人底意識。』

以上一段，就是說明「一般文化底物質的基礎的」現在我們再看第二段；

『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同從來在那範圍內活動着的當時的生產關係，或只表現在法律上的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這種關係，原不過是生產力發展底形式，這時却變成了束縛的東西。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了。經濟的基礎一變動了，那偉大的上部建築底全體，也徐徐地或急急地變動了。』

這一段，可以看做「社會組織進化論」。詳細點說，可以說是「社會組織底辨證法的發展論」。（譯者按：辨證法，只是一個進化的思索法，並不是什麼詭辨；請不要誤會。）說到唯物史觀，有的單指「一般文化底物質的基礎論」，有的兼指「一般文化底物質的基礎論」及「社會組織發展論」二者。前者，就是烏脫曼所謂從具體的進到抽象的觀察事

物的人後者，就是更把事實用辨證法結合起來的人如果根本地理解起來（史觀內物質和理想底關係）則後者可以包含在前者裏面，可以說唯物史觀單由前者構成內容；但爲便於理解起見，却不妨說唯物史觀是包含這兩者的。不過如要更便於理解，則第三段實爲必要。公式第三段如左：

「我們觀察這種革命，非把物質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區別清楚不可。換句話說，就是非把那自然科學上能夠論證的「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革命，和由人類意識了這個衝突而要與他決戰的心理所發生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敎的，藝術的，哲學的革命——簡單說，精神的革命——區別不可。我們批評某個個人，決不照他自己所想那樣去批評；同此一樣，我們批評這種革命時代，也決不能依照那個時代底意識去批評。我們應該從那個物質的生活底矛盾當中去說明這個意識（只有如此才能說明）這個物質的生活底矛盾，就是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所存的衝突。」

這一段，不消說只是拿第一段及第二段做前提才有意義的。如果對於第一段說，把第二段當做這個史觀底一要素，那麼這第三段，也可以看做這個史觀底一要素的。因爲對於「第一段是一般文化底物質的基礎論」第二段是「社會組織底發展論」而說，這第三段就可以叫做「一般階級鬭爭底物質的（或經濟的）基礎論」。這三者雖說立在同一根本原則上面，然而所指示的範圍，却是各有不同的。現在我們照公式底第一段及第二段說，因爲一般文化，是築在物質的基礎上面的，或是靠物質的基礎附作條件的；所以物質的基礎一變動了，那爲上部建築的一般文化，也就不得不起一定的變動了。在這時候，新發生的政治上，法律上及其他

一般上思想底傾向都不得不對於舊來的文化立在對抗的關係上了。這種對抗的關係，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其他社會上各種方面，都自然而然地成爲階級戰爭而表現出來；其在思想界，就是所謂「危險思想」「過激思想」。

這樣看來，那些「危險思想」底發生，照這史觀說來，實在是同「物質的基礎底變動」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不過這些「危險思想」一看好像根據那個思想所有主底特別的天才而發生的。因此，那些新思想家就往往以爲只有自己是「天選之人」，把什麼「永久的真理」(？)裝在衣袋當中，趾高氣揚地妄想指導別人了。但是照這公式第三段看起來，那個個人意識底變化也只有依「一切社會(不限定個人現住的社會)底經濟事情底變化底反射」才能說明的，僅依「個人底天才」到底是不能說明的。(所謂「時代底產兒」「時代底反映」等等，就是說明唯物史觀的。)例如我國現在有許多少壯有爲之士，投身勞動界裏去，又同舊思想宣戰，這原是很可喜而又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這些人們，如果就因此妄自尊大，對於勞動者也妄想如上官對於屬僚一樣，那麼從這史觀看起來，那就不外是基於錯覺發生的現象。照這公式而說，這些人們投身勞動運動，也不過是社會事情變化底結果。這就因爲我國從歐戰以來，勞動運動已有一點進步之故。但是我國勞動運動底進步，也是因爲歐戰以來，我國經濟事情變化了之故；而這個經濟事情底變化，則基於歐洲底戰亂；而歐洲底戰亂，又基於歐洲經濟事情底變化。總而言之，歸根結柢，個人意識底變化只有依靠經濟事情底變化才能說明的，也只有依靠經濟事情底變化才會發生的。(譯者按：這里似乎該除去幾個妄想家；不過唯物史觀原容許例外的。)我們因爲知道人類也是自然底一部分，

所以才對同胞發生博愛之心；我們又因爲知道人類社會也同自然一樣，是變化不斷的，所以才願意去做一個社會運動底勇敢鬭士。這樣看來，公式第三段，不但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的法則」之一，而且是關於我們社會生活的「科學的道德論」。

以上所說，都屬於第三段的話。第三段，可以叫做「一般文化底經濟的基礎」，現在我們再看第四段：

『一個社會底組織，在生產力還沒有將這社會組織裏可以發展的餘地盡量發展的時候，是不會顛覆的；新的較高度的生產關係，在他底物質的存在條件還沒有孕育在舊社會母胎內的期內，也不會產出的。所以人類常常只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當做問題。因爲凡是一個問題，嚴密地說來，必須解決這問題的必需的「物質的條件」已經存在，或正在成立，纔會發生的。』

譯者附言——這一段話，最易引人誤會。有幾個讀死書的書獃子，拿了這段話來大大地反對中國現在提倡社會主義，說在現在中國主張社會主義是違背馬克思底教訓的。這話驟然聽見，好像有點道理，其實是大謬不然的。他們第一個錯誤，就是不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底國際性。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國際的，資本主義也是國際的；資本主義固然要征服全世界，社會主義何嘗不要征服全世界？我們只要看國際聯盟（白色的）和第三國際（紅色的）底對立，就可以明白現在世界底形勢是這樣：不是資本主義征服了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征服了資本主義；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二者決不能並存。中國資本主義誠然不發達，然而世界資本主義却已由發達而漸漸崩壞了；繼他而起的，當然是社會主義。豈有世界資本主義已崩壞而中國資本主義能獨存的道理？馬克思在七十年前已經大叫「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勞動者所得的是全世界」了；豈有時至今日還有提倡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道理？在這「萬國」「全世界」當中的中國勞動者，當然也要「團結起來」爲國際社會主義同國際資本主義宣戰，以期「得到全世界」。況且中國樣樣都是後進，尤其應當乘此時機，急起直追，採人之長，棄人之短，豈可一誤再誤，以致不

可收拾？所以我們可以簡單說斷一句：凡是在中國提倡資本主義，擁護資本主義者，不管他掛出什麼招牌來，總是人民之敵。拿馬克思做招牌，簡直是辱沒馬克思，尤其可惡可恨。馬克思是世界的馬克思，他底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豈能與中國資本主義相容？至於他們第二個錯誤，就是不知道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外還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殊不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乃是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長處，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短處的，並非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長處也一概抹殺的。他們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能夠增進生產力，而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更能夠增進生產力。他們誤認資本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的階段（自然要稍稍經過），而不知增進資本主義底生產力的，乃在於工業主義。他們如果說工業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我們就十分承認；然要說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現在就萬難承認了。固然，我們也承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價值，而且也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然而要說各國都要同樣地嚴密地經過，那就是妄談了。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看馬克思底俄國革命觀，就可以知道的。唯物史觀不是宿命論，也就在此。我們要知道：現在是資本主義將亡的時候，同資本主義將興時底情形，絕對不同。當那資本主義將興時，我們要阻止資本主義不發生，誠然不可能；這同現在當社會主義將興時，不能阻止社會主義發生一樣。然而現在卻正臨資本主義將亡，社會主義將興之間，除非瘋子，都應該跑到社會主義這方面來。在這種狀態下面，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發展產業，決沒有不可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生產，在增加生產力上，比資本主義還要快。我們遵守唯物史觀來實行社會主義，決不會失敗。我們知道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注意「物質的條件」，只要我們努力做成這個「物質的條件」，決不會違背唯物史觀。那種只知道讀死書的人，乃正是馬克思底罪人！

以上一段，把第一第二第三三段做前提，才有意義；如前面所說，各段所指示的思想範圍是不同的，所以這一段也可以拿同一理由認做唯物史觀底一要素。據我所見，公式第三段所說各種「危險思想」都是根據一定的思想，要想「樹立排除公式第一二段所指示的財產關係和生產力間底矛盾的

方策」的思想。但是這些方策，雖說同是「危險思想」也因各人所根據的思想不同而發生種種差異的。於是從唯物史觀底立場來說，在這里應該建立怎樣的方策，那個方策底前提是什麼，就自然成爲問題了。公式第四段，就是對於這個問題，給以一般的解答的。這就是指示立脚在唯物史觀上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命題的東西。有人看見唯物史觀含有這個命題，就非難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是「無理想」的，是「維持現狀」的，是「機會主義」的。但是據我所見，則完全與此相反。要想從科學上樹立一種政策，一定非把那政策底前提明白表示出來不可；而那個前提，又非能夠證明不可。但是各種危險思想家中——基於「物質的生產力和財產關係底矛盾」而爲要排除這個矛盾而發生的——，很有不知道自己底思想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妄想根據單純的個人的思想去樹立「反動的政策」或「空想的政策」的人。唯物史觀一面極力排斥這種非科學的政策，一面卻又想樹立科學的政策。因此，爲政策前提的理想，就不是各個人底單純的思想了，應該從社會內部中去求出萌芽新社會的事實了。（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像勞動組合哪，消費組合哪，及其他一切勞動者所組織的自治自助的團體哪，都可以認做新社會底萌芽向這理想去的目標——廢止資本家財產——，可以在這組織裏頭看見；達到這目的的手段，也不外是勞動運動。在唯物史觀上，除了映在我們眼前的階級鬬爭事實以外，是沒有別的科學的，可能的政策的。所以在適用這個史觀的共產黨宣言裏就這樣說：

『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究竟站在怎樣的地位呢？共產黨決不是對於別的勞動黨的特殊政黨。共產黨並非離開了無產階級全體底利害還

有別的利害的我們決不想樹立一種特殊的原則，去做無產階級運動底模範。(中略)共產黨學理的根據，決不像一般的社會改良家拿發明或發見的主義理想作根據，共產黨不過把現存的階級鬬爭，就是我們眼前所經過歷史的運動中旺盛起來的實際情勢，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那個唯物史觀公式第四段，也不過把這個關係，更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共產主義政策底根本基調，在這段文句當中所表現的，比在那些個個政策中所表現的還要更有意義，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階級鬬爭底歷史，實在是廣義上一般政策底歷史。輕視了階級鬬爭的各種政策，都會變成爲無意義的東西。這個史觀底公式，接着還這麼說：

『簡括地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都可以看做經濟的社會組織底累進的時代，內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便是社會的生產過程底最後的敵對形態。——這里所說的敵對，並不是個人的敵對，是基於個人底社會的生活條件而發生的敵對關係——而且在資本家社會胎內發展來的生產力，已經供給了可以解決這個敵對關係的「物質的條件」了。因此，人類社會底前史，就要以這社會形態告終了。』

據我所見，這最後一段，不過是前四段公式底應用；講到唯物史觀公式，單以前四段已經完了。這樣看來，唯物史觀是由左面四要素成立的：

1，一般文化底物質的基礎；

2，社會組織底辨證法的發展；

3，階級鬬爭底經濟的基礎；

4，一般政策底前提(物質的條件。)

現在爲容易瞭解起見，再把四段公式底各種對立的關係表明如左：

1，個人和社會；
2，財產關係和生產力；
3，舊文化和新文化；
4，舊社會和新社會底萌芽。

以上四者，都看做有對立的關係；而通過一切公式，都認經濟的（或物質的）條件爲基礎的事實。換句話說，貫通這四個公式的東西，就是「物質的條件底認識」和「辨證法的研究方法」。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以爲把唯物史觀叫做辨證法的唯物論，是名實最相副的名稱。

拿這個公式爲主：應用到過去的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底歷史觀；應用到現在的經濟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底經濟論；應用到將來社會裏去，就是馬克思底共產主義。而這四要素當中，第一及第二，在廣義上，都可以看做社會組織進化論；第三及第四，在廣義上，也都可以看做階級鬭爭論。所以我們可以說：構成唯物史觀底要素的，是「社會組織進化論」和「階級鬭爭論」。

二

我把唯物史觀作如上的解釋，所以如有人問我：馬克思學是如何構成的？我一定回答道：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的。但我却不因此，就以爲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是同剩餘價值論對立的。其實，我以爲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學底精髓，他在馬克思學上，是遮蓋一切別的學說而存在的。

現在假定照普通一般所說：馬克思學，是由唯物史觀，階級鬭爭說，剩餘價值論三者所構成的；然而那個階級鬭爭說（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或一般思想界的）却是基於社會底階級的對立底關係的；而社會底階級的對立，又是基於財產關係和生產力底矛盾衝突的，也可以用唯物史觀公式第一

及第二爲基礎來說明的。在這意義上，現代的國家，也同別的社會現象一樣，是「階級的衝突」底產物，即所謂階級的國家。昂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裏論證了「希臘，羅馬及中世底國家，是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底階級對立底基礎下面發生的東西」這件事之後，把這三時代底國家起源，簡要說明如下：

「……在雅典底國家，是最純粹最古典的形態。這里底國家直接地或爲主地是從「由民族社會底內部自然發達來的階級對立」出發的。於羅馬，氏族社會，變成在「無數範圍外的無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中的一個封鎖的貴族階級。平民底勝利，雖然廢除了舊的種族制度，在他底廢墟上建設起國家來；然在那個國家裏面，氏族的貴族和平民，却都完全滅亡了。及到德意志民族征服了羅馬帝國，國家就從侵略巨大的外國領土中發生了。……

『國家是爲了要制御階級對立而發生的東西。但是國家又是同這些階級衝突同時發生的東西。（就是在階級衝突中發生的東西）因此，國家通常總是最強的經濟的支配者階級底國家。那個階級，靠他底經濟力，在政治上，也就成爲支配者階級；因此，那個階級（經濟的支配階級，）就獲得爲抑壓，掠奪被征服階級的新手段。這樣說來，古代底國家，就是爲抑壓奴隸的奴隸所有者底國家；封建國家，就是爲抑壓農奴的貴族底機關；而近代底國家，就是依資本掠奪工銀勞動者的器具。只有到了鬭爭階級相互差不多有同等力量的時候，才發生如此情形：國權一時做一個表面上的中間人，對於雙方階級保持一個無關係的地位。』

如上所說，可見一切國家，都是成爲「征服者階

級爲抑壓被征服者例級底反抗的手段」而發生的東西了，就是近代國家也不能逃此公例。「國家權力」這個東西，固然照現代法學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底一部分所說，是「在階級對立上發生的權力意思底發動」；也可以說明；然照唯物史觀說，則『國家並非從外部來强制社會的權力，也不是「道德的理想底現實性」，又不是如黑智兒所主張「理性底寫相及現實性」』只不過是「根於經濟關係底矛盾的階級對立」底產物。

在革命期中，無產階級底國家也因爲那時爲反對階級的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卽階級對立和階級鬭爭）底緣故，所以才存在的；等到資本家階級底反抗運動消滅了（卽一切階級消滅了）的時候，無產階級底國家也自然會消滅的。這層道理，也可以拿唯物史觀做前提來說明的。

剩餘價值說，是構成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底要部的，沒有了他，什麼資本集積論哪，勞動者貧困論哪，社會崩壞論哪，都不能成立的。據我所見，剩餘價值說（簡單說，就是「剩餘價值是從勞動底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底差數發生的」學說）如果不把唯物史觀做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世上也有「把剩餘價值和唯物史觀看做完全無關係的」學者。例如信柯起氏 (V. G. Simkhovitch) 在他所著的 "Marxisum gegen Sozialismus" 裏說：

『馬克思底社會主義論，明明白白是現實的。他記述了現在底經濟現象；他又證明了「根於生產手段底掠奪而起的這些現象的全體，是不得不惹起社會主義的」這件事。他爲證明這件事情，把經濟現象做過歷史的研究。卽，他把經濟現象當做現存的種種力來看待，又證明了他所認爲必要的而且必然的這些政治的及社會的作用。他底社會主義論底關鍵，就是件着階級鬭

爭論的唯物史觀。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論底全體，都在共產黨宣言裏；然而其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含着價值學說。』

然而這個學者所謂不含價值論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却有這麽一節：

『工銀勞動（無產者底勞動，）是能够替無產者自己造點財產嗎？不！決沒有的！工銀勞動，只不過造了一些資本，這資本就是掠奪工銀勞動的財產，也就是一種在「爲下次再行掠奪，產出新的工銀勞動」那樣條件下面增加起來的財產。所以現在式的財產制度，是在資本和勞動底對抗當中活動着的。……』

從上面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有三個命題：（一）工銀勞動是造出資本的；（二）資本是靠增加工銀勞動才增加的「資本家底財產」；（三）資本家和勞動者，利害是正相反對的，現代的私有財產制度，是建築在這個對抗的關係上面的。據我所見，以上這段話，就是比這宣言先刊布的工銀勞動和資本底結論。而工銀勞動和資本，可以看做資本論底萌芽，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異議的。所以含有這本書結論的共產黨宣言，說他沒有含着馬克思底價值論的話，無論如何，總是一個不合理。爲「馬克思學底系統論」的共產黨宣言明明白白含有馬克思底價值說的。但是這個價值說，沒有唯物史觀，是不能成立的。

做剩餘價值說底基礎的，就是勞動價值說（簡單說就是「可以再生產的商品底價值，是由生產那個商品所需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底分量來決定的」這樣一個學說。）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學說裏所說的「商品」，是可以任意再生產的貨物；所說的「價值」，是自然價格；所說「社會的必要勞動」底「勞動，」並不是各個的具體的勞

動是抽象的一般人間的勞動。但是用資本和勞動把可以任意再生產的貨物當做商品而表現出來的「模型的社會」却就是今日的資本家社會。在這模型的社會裏各個具體的勞動，才能當做一般的人間勞動而抽象化。但是要使各個勞動抽象化，必定要先把各個人底具體的勞動變做商品然後可，至少也要把這種事實（勞動商品化）成爲社會的生產底基礎才可能因爲各個人底具體的勞動，性質是不同的；如果他底勞動不成爲交換底目的，我們就不能計算他底分量（分量化）的，因此也就不能抽象化。所以模型地實行勞動價值說的社會，一定是勞動在事實上爲商品的社會。但是要使個人底勞動成爲商品化，一定要有這樣一個前提：一面有占領生產手段（原料，機器，生活資料等）的特定的社會階級，一面有完全沒有生產手段的特定的社會階級。如果社會沒有這種情形，例如共產社會或中世手工業時代無論何人雖有交換勞動生產物底必要，然沒有把人間勞動力當做交換底目的，所以勞動就不能成爲商品。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勞動商品化這件事，並非隨時隨地發生的現象，只不過是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處所，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所發生的事實罷了。這種模型的社會，就是築在「資本家和勞動者底階級對抗」上面的今天的資本家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個人在原則上是商品（及勞動力）底賣主或買主，立在階級對抗上面利害關係完全不同；關於這個場合勞動力評價的研究，就是剩餘價值論底出發點。固然雖在這種社會關係裏面，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無產勞動者，如果得了什麼仙術，能夠在這社會以外去求生活資料，那自然不必拿自己底勞動力當做商品到市場上去賣了；因此也就沒有經濟上利害底衝突，勞動商品化這件事，在

他也便不會發生了。不過人類是如唯物史觀公式第一段所指示的那樣『在生活資料營社會的生產的時候，就會加入一種離人類意識獨立的，一定的，必然的，生產關係』的；所以人類是要拿這種不得已的事情做前提，加入這種階級對立的關係裏去的，而且也要把勞動當做商品到市場裏去賣的。這樣看來，可知在馬克思學裏同唯物史觀對立的剩餘價值說，歸根也是築在唯物史觀底基礎上面的了。馬克思自己，在哲學底貧困上也說：『經濟學的範疇，不過是社會關係底抽象的理論的表象罷了；』又在經濟學批評裏說：『在經濟學底研究方法裏，非把主體（卽社會）常常當做觀念底前提豫先思考不可。』如果要問：馬克思底價值論，是怎樣辨證法的？怎樣唯物論的？（卽價值論是唯物史觀怎樣的應用？）只要看經濟學批評及資本論第一卷底商品論，就可以明白。在這兩本書裏：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具體的勞動和抽象的勞動，私的行爲和社會的生產，常常都放在對立的關係上來研究的；就是那個爲「價值決定底要素」的抽象的人間勞動，也實在是把最模型的資本家社會做前提，才認爲「價值決定底要素」的。

總而言之，說「馬克思學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的也好，說「此外還含有政治學說」的也好，而馬克思學底精髓，總是唯物史觀；沒有了唯物史觀，則馬克思底別的一切學說也都不能成立。馬克思學同唯物史觀一同成立，也同唯物史觀一同消滅。所以我說：馬克思學，雖不僅是唯物史觀；馬克思學，却一本於唯物史觀。

櫛田君是日本有數的馬克思研究者，而且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底篤信者。他這篇文章，很能把馬克思底眞面目表現出來，所以我就翻譯出來供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底參考。在我個人，原是同意於櫛田君見解的人；但我以爲使於了

解起見，不妨把階級鬭爭說與唯物史觀分立（不是對立）。階級鬭爭說，也可以說是馬克思底政治學說，馬克思底國家觀及革命觀，都可以包括進去。 譯者附記

新歷史之精神

衡如

吾人胡爲而讀史乎？史之所紀皆過去之事實；夫往者之不可復返，猶夫流水之不可復歸其源，吾人生今之世，處今之事，猶憾時日之不足，乃疲精神以追溯千百年前之事實，胡不憚煩勞一至於此？抑天下之事無孑然存在者；有生之之因，有所生之果；因果之間，有不可磨滅之線索存焉。今日之種種社會現狀，吾人所殫思慮以應付之者，皆由以前之千百項事，遞相衍嬗而來；不明所以致此之由而求處理之得當不可得也。然則研究過去之事實，正所以爲應付今日之事務，讀史非以爲古，乃以爲今，此則新歷史精神之第一點也。

語曰：『明鏡所以照形，觀古所以知今』，是昔人非不知歷史之功用在於應付現在；特其所謂古今之關係，未必盡當。夫時移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而謂古今之相及若形之與影，千百年前之事，可以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何其謬哉。欲糾正其誤謬而明示歷史之正當功用，於是新歷史之運動以起。

新歷史運動之萌芽，纔數十年耳，故人多忽之；至近日歷史家如英之瑪紋（Marvin）美之魯濱孫（Robinson）之流，提倡之不遺餘力，而其勢乃漸盛。

核其發生之初因，實爲反對舊日之歷史觀念，是故欲明新歷史之精神，不可先一稔舊日之史學狀況。舊日之歷史直可名之爲政治史，席黎所謂國家之傳記是也。其所記者率爲帝王之更遷，國勢之興衰，戰爭之勝負；甚至記載妖祥，歌頌功德，而於人生有關之發見發明則屏而不錄。以爲歷史之唯一基礎卽爲政治事實，而編纂史籍之論理上唯一根據亦惟有政治事實。甚有以爲政治事實卽爲一切事變之原因，以決定歷史之性質與發展者；凡非與國家生活有直接關係或其間關係爲不易發見者，均爲無研究之價值。依此輩人之見解，歷史寧爲倫理學之一部，而非一種社會科學。其目的：一方在褒貶往事，示戒後人，而激起其道德心；一方在利用褒揚往古之事業，而激起人民之愛國熱忱。故此種歷史之政治色彩極其濃厚，於是其所敍之事且不遑求真確矣。此種觀念在十九世紀極其強盛，普法戰爭之後，試一觀兩國之教科書籍，則仇讎之念無往而不露也。況人類心理又有好奇務異，而忽略人生之深刻方面者，歷史家爲迎合此種心理之故，遂務載異事，錄狂言，於是敍故事之色彩又遍於歷史矣

此種政治史亦非無所長也。其第一特點，卽爲考證方法之精確。試一覽培慈(Pertz)衛慈(Waitz)等之大日耳曼史，其搜羅之宏富，記載之翔實，實令人有不得不驚嘆者。故搜羅之豐富而精確，使無數之史料得集於一書之中，而裨吾人研究，此實政治史對於近代史學之供獻，吾人所不可忽者也。雖然，政治史固注意於搜羅與方法，然因此不能鑑別其所述事務之輕重，並失其間之比例與相對的價值，捨人類進步之全體，而惟沾沾於表面新奇之事業，以此失去人類進步之全體觀念。司穆爾(Small 美之大社會學家) 所譏爲「熟知如何爲乃忘所爲」者是也。由此以觀，則使歷史有一比例相稱，統攝一

切，自然而又有智慧之教材，則今日史學上之問題也。

今試進而論政治史之缺點：第一，吾人宜知政治史所取之精確標準亦非真正精確。大凡政治史都含有民族精神，其立論自不能無所偏倚。故歷史之目的而爲激起民族之動作也，則政治史家自有不可磨滅者在；如其發見真理與解釋人類之運動也，則彼輩自不足當第一流之稱。吾人所能承認者，祇爲科學的歷史濫觴於政治色彩，而實則政治之色彩愈濃，其去事實也亦愈遠。次則政治史學者所主張政治制度與事業爲歷史發展中之動力者，其說亦殊不能自立。據今日人種學者社會學者研究分析之結果，國家至多不過爲許多人類之重要興趣所以決定政治演進者之交換所，不足以云決定一切人類行事之機關。矧卽此而言，吾人亦決不能於帝王之譜諜，廷臣之更迭，戰爭之紀錄中尋得國家之起原與性質與發展也。則謂近世之政治史爲不能貫澈其初旨亦無不可。又況國家之起原與發達，已有政治學研究之，歷史家又何必背分工之原理而與政治學爭研究之領域哉？特主張政治史者有一說，以爲：政治事實縱非最爲重要，然究爲組織史事之根據，而爲史事中訓練心思最良之具。其言誠不爲無理。特自主綜合歷史者觀之，人心爲歷史中維持統一之唯一線索，而影響人心之勢力，既依時代而不同，則決不能擇一任何事業爲歷史組織之本幹。夫在東方古代則軍旅商業，在希臘則美術哲學，在羅馬則政治法律，在中世則宗教制度，在近世初期則民族主義商業革命與資本之興起，在十七世紀則殖民之精神與科學及批判哲學之振興，在十八世紀則智識與工業之革命，在十九世紀則自然科學大逞其光輝，而民族帝國主義亦乘時而起；時勢不同，其特著之事業亦異，又烏能妄執一事，以

爲一切事變之中樞！明乎此則政治史之膠執自見，而綜合歷史之捨政事而以人心爲樞紐，蓋有由矣。

魯濱孫於其名著新歷史一書中，其第一篇卽指陳舊歷史之缺點。以爲是有三端：舊日之歷史既往往掇拾無數之人名，不足以激發讀者之思想與興趣；又惟注意於政治之事實而忽一切其他重大事業；復好述驚世駭俗之行而遺平易之事之有深厚遠大影響者：舊歷史之自身，既有此種缺點，故一旦新思潮勃起，舊式之史學遂日趨崩壞。蓋於每事每物必求其所以存在之堅確理由，此種近世的批評與綜合之精神，固非捨崇拜傳說外別無根據之舊式史學家所得而拒也。以此之故，近日所出之歷史書籍，於非政治之事業莫不有相當之敍述；卽堅守家法之舊史家，於此新起之史學派亦不敢不認爲有嚴重研究之價值。此種觀念之變遷，在史學之發展上實至有價値。雖然，以何因緣而得如此，實不可不一研究之。

試一覽古來之歷史的著作，卽知每一時代之史書，莫不反映其時代之顯著的精神。是以紫陽尊蜀，陳壽帝魏，各以所處時代之不同，而其衡量史事之觀點遂異。徵之西史，則赫羅多德之敍述，伊索克拉底之修詞，皆表現希臘之精神者也；奧古斯得斯諸人之著作，則表現中世紀宗教與教會之事務者也；十九世紀之政治史，則表現民族國家之興起與愛國主義之勃興；今則產業革命與自然科學之空前創獲，使人類文化之根據爲之大變，而供給以全然新異之觀念與意趣。夫人類視其思想爲一種神祕物質運用之結果，其經濟社會諸關係悉爲習俗所拘，而視科學之事務爲妖異爲奇物，此人之所共信者也。然自一七五〇年後，人類所經之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與神學的革命，已使人類文明之根據大加改變，且表現於多數新起之科學中。此又皆影響

於史學，使之能有更廣更堅更合人道之內容者也。

是故新歷史之興起，依魯濱孫之研究，所以促進之者，其重要原因蓋有二端：一爲自然科學之發展，一卽社會科學之興起是也。十九世紀中自然科學之發展，一日千里，舉世震驚，一切思想文物悉爲之改變，而歷史家亦不能不拜其佳貺。魯濱孫謂：六十年來歷史學家所用之方法有重要之改革者，其要點皆得之於自然科學。以批評之眼光，嚴密考查史料全部或一部，推翻許多向所認爲可信之著作，一也。立志敍述事實，不顧情面，不加修飾，二也。充分覺悟過去時代中平庸尋常之事實，在人類事業進行中佔重要之位置，而不務記述驚奇特異之行，三也。擯棄一切神學的超自然的及以人爲中心之學說，而務求自然合理之結論，四也。然而近世科學之大有助於歷史者，尤莫過於進化之觀念。自達爾文之物種由來出，而世人之思想乃由不變以趨於變，由保守而趨於進步，由古今一致之觀念，而變爲古今相續（Historical Continuity）之觀念。杜威所謂：自斯以還，人心『自隱伏於特殊變化後方之眞髓，而移至特殊變化如何得達其目的或失敗，自一次鑄造一切萬物之智慧而移至萬物方在鑄造中之特殊智慧，自一終究之善之理想而移至用一分心思以利用現狀卽可得之粗陋愚蠢卽可失之之公道與幸福』蓋至能表明此觀念之影響者矣。

至於新起之社會科學，其有助於歷史者亦甚夥：若人類學，古建築物學，社會心理學，動物心理學，乃至於比較宗教學，經濟學，社會學皆是。其詳今無暇得述，述其要略。經濟學之影響於歷史者最先，馬克思之經濟史觀，其始也。此說之不完全，固爲今日之所公認；然其指出歷史之途徑，自始至今有一貫之線索，而破除靜止的史觀，又與進步觀念以歷史上之證據，而破除歷史循環之說，皆其特點也。至於人

類學則與吾人以原人之生活情形，古建築物學則與吾人以原人之文化程度之知識。此二者所研究之時期，以有紀載以來之時代四之，殆猶一日之與十分鐘耳。則所謂古今之判，至斯而幾無可言矣。社會心理學詔吾人以人羣間之關係，動物心理學與吾人以動物行爲之根據。夫人既由動物進化而來，又不能脫離人羣而生活，則此諸科學之所詔示吾人關於人類行爲之知識者，其亦大矣。

如是歷史乃成爲科學的，而不復沾沾於政治之事實，英雄之行爲；亦不復戀戀於證明人類違反上帝之命而得罪。其所爲者：乃本於批評的精神，敍述真確之事實，以造成一完全之過去時代之觀念，而助吾人了解現在情形之所以發生之故者也。其根本觀念，乃在古今相啣之一觀念。夫古今所以相啣者，其緣有二：一則一切高等文明均極爲複雜，不能一舉而完全改變其途徑，一方面雖經進步，而他方

則仍其舊貫。一則人類之惰性與缺少想像，皆爲進步之阻力，當新物發明之際，而其餘舊者仍接續進行，以是之故，古今相啣，以是之故，古之事乃可以助今之用。今日之社會上種種罪惡及進步之可能，皆由前代遞嬗而來，所以欲從事改良社會，不可不知歷史，此主張新歷史者之所斤斤不忘者也。

今進而一究新歷史之內容，試就其目的範圍與史觀三方述之：

自新歷史學家觀之，歷史之目的，在使現代之人對於過去之事實有精確可據之了解，俾知現在文明狀態之所由來及其原故。蓋如此始能了然於過去事實中何者爲重要的，爲進步的，何者爲枝蔓的，殘餘的也。故史學之動機，即以極大之精確程度，了解人類過去之完全經歷。若夫崇拜或式敬過去之心，在追求過去事實如何發生與所以發生者視之，直一不足重輕之事耳，蓋真理固重於感情也。新史

學家固以讀史爲改良現代生活之助，然特小心謹愼，不使人以偶爾相同之點，引作歷史上之譬喻。蓋古來制度能於思想變遷之後，仍可作證明現在或將來計畫之可欲或正確者甚尠。文化本爲複雜的有機體，上古之情形既不同於今，則謂上古之事務可用以作現今政策之判斷標準者，蓋未嘗明進化之理。歷史之所以爲將來事業之助者，蓋在其能顯出現今社會所保存之原始的不合時宜有妨進步之分子，與除去此種種分子以實現進步之方法耳。

至於新歷史之範圍，則凡一切人類事業與活動之全體胥爲其所應注意之點；非若舊日史書之僅截取人類活動之一方面，且從此片段中取一二驚人駭衆之事業而鋪張揚厲之也。故新歷史家決不至如舊史家之以一方面之活動——如政治者，爲綜合人類活動之線索；而惟憑其見聞之所可得者，盡力建設一完全而又合理之過去全景，且又側重各時代之特著精神而已。夫將吾人所知之一時代之風俗制度文物理想萃於一書，其所供獻於吾人者，必較彼拘拘以述政治事實爲務者精確普遍而明晰，此固可斷言者。其範圍既若是其廣，則將來之綜合歷史，必爲協作的，此又吾人所可信者也。

新歷史範圍推廣之方向有三：所述人類之意趣與活動加廣一也；上及吾人關於人類行爲起始之時代之知識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漸成爲世界之事業史三也。有此三者，而新歷史之範圍，遂非昔日之史所能企及矣。

先論歷史所記人類意趣活動之種類加廣。蓋自新歷史觀，人類之行爲，無一方面無注意之價值；然稍加思索，卽知爲與人類之存在與發展有莫大勢力之活動——如經濟活動，社會關係，工程學，自然科學與政治，法律，宗教諸制度者，尤當與以相當之注意。而注意經濟社會關係則尤爲新歷史特殊之

點。新歷史固未必如馬克思之信經濟決定論；然其信經濟爲文明之一重要基礎，每一時期之科學知識足以決定經濟競爭之形式，而經濟歷程之性質，又可決定其時代之社會的關係與制度之大部分，則固莫之能易也。

且新歷史之敍一民族也，務求其民族所以有光榮之道而不沾沾於軍務兵事之間；其鼓勵愛國也，在用和平之道，而不以敵愾同仇之式；科學家也，製造家也，其所造福於本民族及全世界之民族者，蓋勝於帝王將帥多多矣，然而人類莫之重且莫之知者，是亦歷史家之過也。

新式歷史尤與人類學結莫大之緣；關於人類存在之時期，與其所以演成今日狀況之知識，均大爲擴充。在歐美各國向日之史書，悉謂人類起於紀元前四千年之頃，謂之上古。然至今日邁爾（Meyer）作空前之上古史，且以人類學一卷爲其導言。所謂「有史以前」一語，亦變而爲有紀錄史以前之義。蓋以人類學之探考，吾人固有精確之證據，知構造完全與近代人相似之人類，在歐洲已生於五萬年前；而此類人之祖先之居於歐洲者，且二十五萬年。吾人固不能謂此五萬年中人類之活動經營爲非史而忽之也。抑吾人所以能了澈現在之狀態者，正在關於此五萬年之知識耳。近日學者憑地質中之遺蹟以考察此原人之生活，其精詳較吾人對於紀元前三千五百年時之人類情形且猶過之。以是之故，近日之歷史莫不有些許人類學冠於其前。然既以此五萬年之長期間加於歷史，則歷史上之分期，自不能無所更變：所謂上古者，實起於古生期之後半，而終於萬五千年前新生紀之始；而所謂近代，則自新生紀之始迄於紀載之始。自此以降，由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以迄於今，直可謂之現代史。而自三千五百年以迄千七百五十年之間，實人類史上之一至

不足重輕時代，人類重要之進步，則在此時期之前後耳。

此種人類進步歷程之觀念，其時期之久長，非通常年鑑所能夢及；而初民之狀況，又與高等動物相似，則其對於人類將來之發展與真目的，有一新解釋，此無可疑者。往昔之歷史家多以神學說史，以爲：於今之人刻薄陰險奢靡成風，故此種人視人類之發展，實爲人類之墜落，而人類之目的應在於返古。特居今之世，則皇古之世，爲史家所不屑道。以彼視之今古之相異，卽爲文明與進步之所在。故由今視昔，則今日實爲現在文明之極；由現在觀未來，則未來又有極大之光明。社會進化是動的，是進步的，此誠足使吾人對於將來抱樂觀之態度也。

此種新歷史不惟追溯人類之起原，且於已經遺失之文明，亦能發見。東方諸國，地中海諸邦，均得以此顯現其真價值。又如歐洲北方之塞可特人，當羅馬之時，其文物制度固儼然可與希羅齊觀，於製造今日西歐制度風俗佔重要之位置。乃史家忽焉不察，以爲西歐文明均日耳曼之特產，迨庫摩勒諸人作，而此說始破。然今之教科書，敘新歐之興起，猶恆冠以日耳曼民族之南侵焉，則亦不免時代錯誤矣。

復次，敘近日歐洲史者，尤不能不求歐洲以外之勢力。蓋十六世紀間西歐民族好奇之心，以科學之發展而益加甚，且以嫉視意大利專擅東方商業之故，西葡英法競從事於海外領地之擴張；影響所及，遂致中產階級之興起，封建制度之破壞，民族國家之建立，代議政治之發生，科學之發展，爰及商業與經濟制度之改革，皆擴張領地之所致。卽如產業革命爲人類史之一大事實，若非商業革命於生產之銷路，原料之徵集，有以植之基，則亦不能成功。而產業革命之結果，益使國家從事民族帝國主義，爭拓海外地盤。世界民族之接觸機會益多，國際關係日

密，一國之勞工運動，恆直接影響數國之商業；一國之政策往往涉及全球之治安居今日而欲了解一民族之現在與將來之地位，決非僅知其國之事務所能有功，此近代史之所以漸成為世界史也。

如上所述新歷史之範圍，亦可明矣。然人類歷史究有何意義，是何動機，於是而有史觀。史觀者，釋歷史之性質者也，所見亦因歷史之範圍而異其趣。近日釋史者約有七派，各有特長；舉而名之：則有人物派，經濟派，環境派，精神派，科學派，社會學派，與歷史無一定之目的與傾向派。此七派中，現代歷史家均有之。人物派者，謂歷史為偉人之事業，其所與以注意者即為偉人，英之卡賚爾其最著者也。至於傅爾苞與馬克思所創之經濟史觀，世已熟知，毋俟贅述。若環境派，則以為一民族所處之天然環境，如物產天氣形勢之類，於民族之歷史發展關係特著。赫廷頓之書，敘文明中心由埃及遷至北歐之理由，蓋發前人所未發焉。至於精神史觀，實為理想主義之旁支，德之郁根其最著者也。以科學之進步釋史者，則起於康德塞而孔德柏克繼之。自此以後，人多忽而不察；近日瑪紋魯濱孫之流，始漸加以注意，然猶未著也。雖然，諸史觀中最有希望者此而已。至於社會學派，在現代則美之吉丁斯，英之霍布好斯，法之都爾罕，其最著者也。然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表現新歷史之精神者，則綜合史觀也。綜合史觀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觀。依此見解：無唯一之原因能釋一切歷史事業，捨一時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決定一時代之事實；發現所以形成一時代之人生觀，決定一時代生存競爭之分子而評量之敘述之，則史家之責也。英之瑪紋，美之布銳斯持，鐵爾聶，魯濱孫，其最著者也。使歷史而果為有益於人之學科也，則固舍此莫屬矣。

丹麥近代的繪畫

俞寄凡

丹麥的藝術,和荷蘭有密接的關係,亦素以鄉土美術,稱美於世界。一般的畫家,都喜歡從國土的市街和國民的生活方面收取題材,而從事於充滿熱心的夢一般的描寫。他們的技巧,非常的精確,且有一種柔軟纖細的情調。足以尊敬的畫家,確亦不少。

愛克斯勃 (Eckersberg 1783-1853) 珂勃克 (Koebke 1819-48) 等,都善於用新色彩的柔軟的閃光,描寫風景及國民生活的明快的斷片。

浮梅倫 (Vermehren 1823-) 也是趨於這樣畫道上的。這許多畫家的作品,都以技巧占勝位,一八六七年在巴黎的展覽會中,惹起人們的深的注意。

丹麥的國民性,元來是富有興奮及彈力的。至於近代,那輩美術家更覺醒了一層,都不願被故鄉所拘束,而相競的遊於德國,巴黎,意大利等美術都市,很容易的攝取「外光」「印象主義」等的精華。

不過像過渡期的勃洛虛 (Blosh 1834-1890) 雖說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善於模倣新的美術,然已把個人性和國民性完全喪失。所以他雖久居羅馬,完成技巧,得到大的美術智識,但是他的作品,到底超越不過平凡的範圍,這是很可惜的。

幸有許多大家,在巴黎研究省略的技巧,歸國後,試用於國民性上,以收效果。像夏亨生 (Johans en 1851-) 確是能以真實素朴的技巧,描寫充滿感情的家庭生活的羣像畫。他那種巧妙的技術,確是能把悲哀的家族情調,表現得十分深遠。他又善於描寫充滿柔潤情調的風景畫,灰白銀色的空氣,濕潤的晨景,一切的物象,都好象包着薄霧。這是因為有深的同情和純粹的自然感情,所以能把鄉土的感

覺，很純潔的表現。食桌，瑞典的風景，都是他的傑作。

繼承夏亨生的精神，而直截真實描寫國民生活的風俗畫家，則有托麥生(Thomson 1847-)亨生(Hansen 1853-)，等他們最喜歡描寫漁夫舟子的生活，他們聚集於 Skagen 小漁村中，從事製作。

恩吉爾(Ancher 1849—)是一個天才畫家，善於描寫風俗畫。他所描寫的漁夫的臉，充滿着深刻的表情。卽姿態和運動，亦能很自然的表現。他的妻安娜(Anna 1859-)是和他同傾向的女流畫家。最愛寫國民風俗，傳道師之會合是他的佳作。

哈謀效(Hammershöj 1864-)是一個光線畫家。他最愛描寫黎明薄暮的朦朧色彩和穩靜的夜景。他所描寫的室內畫像，女郎讀書，裁縫等，都有一種奇異的光線作用。靜的時候是他的傑作。

丕特生(Pedersen 1854-)是現代的一個印象畫家，善於描寫風景畫，常常遊於意大利求取題材。

柴脫孟(Zahrtmann 1843-)喜歡堅硬的色彩，是一個脫離古代因襲的歷史畫家，和法國的有名的歷史畫家可立於同等的地位。不幸的皇女含着深遠的趣味，確是他的傑作。

克來爾(Kröyer 1851-1909)是一個新藝術的天才，他所描寫的羣像畫，受到各方面的賞讚。他從 Copenhagen 的繪畫學校出來後，便遊於巴黎，後來又到西班牙意大利去研究。一八八一年的沙龍展覽會裏他有一幅出品，畫題是意大利的製帽匠，受着人們的讚美，他的名亦由此揚於世界。Skagen 漁村中的美術家之朝餐是一幅外光佳作。後來他又描寫了許多「風俗畫」「風景畫」「海洋畫」及「羣像畫」——畫室中的四音合奏，畫室中的晚間音樂會，人物的配列，光線的採取，肖像的真確，都有獨到的優處，都足以顯出他的超越的手腕。



德國外交總長賴鐵諾之暗殺

德意志外交總長賴鐵諾博士(Dr. Walter Rathenau)於六月二十四日晨間在途中爲刺客所暗殺當卽中彈殞命刺客未獲，賴氏爲德國政治實業界之偉大人物又爲現內閣之中流砥柱，此次遇刺，不特爲德國人民所痛悼，且多數社會黨內閣之運命亦不免因此動搖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保守黨議員無不大爲憤激輿論皆以爲此次事變係出於保皇黨之指使而國會議員海



德國外交總長賴鐵諾

爾費列許(Herr Helfferich)尤遭衆人之注目蓋因海氏本爲皇黨首領而賴鐵諾氏自赴諾亞會議返國後宣言德國應始終履行凡爾賽和約大遭右黨之忌嫉近來德國到處有反革命之示威運動，皇黨勢力殆將復活，而賴鐵諾暗殺事件適又發生於海氏抵柏林之後一日，故海氏實不免處於嫌疑之地位觀賴鐵諾被刺之日總理佛爾德在國會演說謂『吾人之敵乃灌注毒物於國民之傷口之人此等敵人必乃屬於右黨者也』其所指蓋甚明矣現政府懸金一百萬馬克以購刺客，然卒未能獲得英相喬治在國會演說，亦稱賴鐵諾爲歐洲最偉

大人物之一，而以賴氏之死將危及德國民治爲慮，可見此次暗殺案之重要也。

賴鐵諾爲德國著名之政治家，實業家，科學家，社會運動者及著作家。其父愛彌爾賴鐵諾 (Emil Rathenau) 爲德國實業界名人，曾手創著名之普通電氣公司(簡稱A.E.G.) 當美人愛迪生發明電燈時，愛彌爾即着手經營電氣事業，積資數百萬，在全球各處均設分行，至今A.E.G.猶爲德國最大公司之一焉。

賴鐵諾幼年於精神物質科學無所不習。氏於哲學，物理學，化學，及工程，均富有研究。當二十六歲，曾發明提取亞爾加里之新法，特醵資設立工廠以經營之，在德，法，瑞士，波蘭，均有分廠焉。厥後任A.E.G.之職員，至荷蘭，英國，阿根廷及小亞細亞諸地考察公司營業。任職三年後，脫離A.E.G.任蘇列許(Zurich)電汽銀行 (Elektro Bank) 行長，該銀行爲其父所經營。未幾，又改任柏林銀公司 (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 職務。柏林銀公司爲德國最大之銀行會社，握工商實業之樞紐。中間賴鐵諾受公司委託，旅行世界各地，建立工商會社多處，且在南非英德屬地內服務多年，因此積得無數經驗，卒成經濟界金融界有數之人才。一九一五年，父死，賴鐵諾繼任A.E.G.之總理，任內合併小公司多家，使A.E.G.成爲碩大無朋之大托拉斯焉。

徘徊歧途之德國



戴那一頂帽子好呢？

大戰發生，賴鐵諾對於政府多所效力，軍需之供給，金融之流轉，大都出於賴氏之擘畫。戰後，共和建立，賴氏入新內閣，任改造總長。新國初建，瘡痍未復，生產之振興，經濟之重造，全賴大實業家以經營其間。而其間握新德意志經濟之命脈者，厥維石丁納 (Stinnes) 與賴鐵諾二人而已。今年春間，佛爾德內閣改造，賴鐵諾改任外交總長，充凱痕會議之全權代表。德國賠款，獲得協約國之多種讓步，大半出於賴氏之力。厥後復任基諾亞會議之全權代表，在賴卜羅與俄外交委員姬采林簽訂俄德條約，協約國爲之震驚，因此對德不能不表示讓步。其所造於共和

德意志者實多，初不意返國未久而卽遭暗殺之慘也。

然賴鐵諾不特為一實行家，謀略家，且更為一著名之學者及著作家。所著關於社會及經濟問題之書籍多種，皆為一時之名作。其在戰時所著之"Von Kommenden Dingen"至一九一八年末，卽銷行至六十五版，另有一種銷行三十九版，第三種銷四十版，第四種二十版，第五種達二十五版，可見德人信奉賴氏之深矣。賴氏著作多經他國迻譯。如新社會（英譯名 The New Society）一書，概括賴氏之社會理想，則尤為世人所傳誦者也。

賴鐵諾氏之社會理想主張溫和的改革，以能實行為指歸，既反對舊式自殺的資本制度，復反對急劇的馬克思主義。彼嘗言曰：『吾嘗充分理解科學，然後吾能將一切哲學的及社會的問題熔為一爐而求得解決。』又曰『眞實之世界，乃心的世界，非吾人所生活之物質的世界也。』『懷疑者乃欺詐，厭世者實愚騃。』彼主張嚴肅，高唱簡單生活。『人生之毒非生存之競爭，唯為細事，為虛無，為無價值之事而競爭，則始生活之蟄眠矣。』觀以上數語，則賴鐵諾氏之人生哲學又不難概見焉。(W)

日本內閣改組之經過

日本自去年十一月間前內閣總理原敬被刺身死，卽由高橋是淸氏以原敬內閣大藏大臣及政友會同黨之關係，組織繼任內閣，以維持政友會之政權。當時高橋氏以與前任內閣黨系相同之故，於前任之閣員概不更易。不知前任原敬氏之組閣，表面雖為完全政友會之執政，內中實不免意見之歧異。其所以不致參商者，賴原敬氏之意氣感情以維繫之耳。高橋氏組閣以來，至本年二三月間，因受議會方面之排擠，以引起內部之分裂。其間雖費盡種種調和之手段，而卒不免如當初政論家所逆料，至六月初而高橋內閣八閱月之壽命，於以告終矣。


日本新首相加藤友三郎

日本自大隈重信，加藤高明，以對華二十一條惹起國內外之紛擾後，彼等所屬之憲政會，因此大失世界之同情與國內之人心，其政權亦不得不因此而移轉於政友會。政友會執政以來，三年於茲，雖無如何之失政，而未能迎受國內之新潮，以及華盛頓會議中所持較為平和之政策，不免為國中一部分人所不滿。因是本年日本第四十五次議會中，有彈劾內閣案之醞釀，憲政會，研究會等在野政黨乘勢鼓動，朝野喧騰，幾有卽時驅政友會下野之勢。幸在貴族院中占有勢力之研究會方面，驟然冷靜，高橋內閣乘此時機，一方面使第四十五次之議會

不得延會，以減其紛擾之勢，一方而將癥結所在之大問題，如學校昇格問題，鐵道敷設問題等暫時擱置，以圖於下屆議會開會以前由內閣先行決定適當之處置因是而高橋內閣於對外一層雖能苟延殘喘而對內之紛擾乃一發而不可收拾矣。

文相中橋德五郎以對於學校昇格案有食言之嫌，頗爲各方所攻擊，鐵相元田肇亦爲議會方面所不滿。高橋氏乃於三月二日貴族院預算委員會秘密會議中宣言：兩相之受攻擊爲兩部之局部問題，當由兩相自負其責，而非內閣全體連帶負責之問題云云。其意卽在由兩相退出內閣，以圖內閣之改造而使對於政友會內閣久懷厭倦之人心，因此可以一新其興趣。然兩相方面以自己本身亦爲政友會之中堅分子，不容於政友會內閣中被排去職，乃爲極端之反抗，以原敬氏「一蓮托出主義」爲藉口，中橋出走興津，牽連及於內閣全體，高橋氏不得已乃向貴族院取消前言，並聲明他日昇格案發生問題時，內閣全體當守其一蓮托出主義，連帶負責，於是中橋回京，而多日哄動全國之內閣改造問題，至此暫告第一段之結束。



相形見絀之兩會議

中橋氏以本屆議會中貴族院未將學校昇格案通過，遷怒於高橋內閣之不使議會延會，偕其徒黨排擠高橋，使於政友會中失其信用。高橋氏則以中橋之學校昇格案失議會之信用，恐於下屆議會中引起糾紛，危及內閣全體，而失政友會多年把持之政權，亦向黨中提出內閣局部改造，驅中橋元田兩氏出閣，並於五月一日逕向內閣提出要求各閣員提出辭表，以求遂其逐去文鐵兩相之計劃。於是由內閣本身問題而牽及於政黨本身問題，以中橋之「二枚舌」而更加以高橋之二枚舌，至五月六日而未得解決，高橋氏又不得已而聲言內閣之改造現在非其時機，以表示其中止改造之態度，而日本全國極端注意之內閣改造問題，於此暫告第二段之結束。

自兩次改造問題發生後，內閣內部久已貌合神離，同床異夢，一切政務均有停頓之勢，高橋氏以爲自此以往，不特將來不能得下

屆議會之信任，卽欲求如前此之勉強支持亦不可得，乃決意向政友會提出兩相之下野，俾政友會不致因此爲他黨所攻擊而失其政權。當時政友會中曾爲各種調停之方法，及迫令中橋元田兩氏之自行出閣，至有在黨中提出除兩氏之黨籍以相威嚇者，而內閣問題反因此愈陷於絕境而不能有解決之望。至六月六日而內閣總辭職之趨勢已成，總理高橋是淸，外相內田康哉，內相床次竹二郎，海相加藤友三郎，陸相山梨半造，文相中橋德五郎，農相山本雄達，藏相（高橋兼）鐵相元田肇，法相大木遠吉，遞相野田卯太郎等相繼辭職矣。

高橋內閣總辭職後，憲政會之加藤高明曾竭力以求繼任，卒因其本黨之不爲世界及國內所歡迎，而繼任總理爲高橋內閣中之海相加藤友三所得。加藤友三氏爲薩閥之軍人而無黨籍者，任歷屆內閣之海相已七年於玆，並於去年曾任華盛頓會議日本使團之領袖，頗能得國內之人心及世界各國之同情。氏於六月十一日承認組閣後，其所提出之閣員如下：總理大臣兼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薩閥）內務大臣水野鍊太郎（交友俱樂部）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留任）大藏大臣市來乙彥（研究會）陸軍大臣山梨半造（留任）文部大臣鎌田榮吉（交友俱樂部）司法大臣岡野敬次郎（同）遞信大臣前田利定（研究會）農商務大臣荒井賢太郎（同）鐵道大臣大木遠吉（同）國務院總裁小笠原長幹（同）

新伊索寓言



他怕要拋棄了現成的骨頭去撈水中的影罷

日本半年以來爲全國上下討論集中點之內閣問題，於此已告終結。我中國之應爲注意者，卽其對華政策之如何，據事實推想，加藤氏爲前內閣之一閣員，且爲華會之負責者，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又由前閣聯任而來，於高橋內閣較爲和平之對華政策，一時似不致有所變更；又加藤內田兩氏亦曾對國內外聲明仍復確守前內閣之對外政策；吾人惟望其言行一致，且不爲在野各黨所迫而改易其初衷耳。（S）

俄國合作事業之復興

俄國勞農政府之經濟政策最近顯有變更，而其最可注目者則合作事業之重興是也。俄國在革命前合作本甚發達。農作物及工業製造品之生產分配大都賴合作會社以經營之，迨蘇維埃政府成立以生產及分配之集中為其經濟政策之原則，以合作事業之有妨於國家經營也，故竭力遏抑之。凡為合作會社所經營之事業皆收歸蘇維埃管理。然政府試行共產政治三載後因技能人才之缺乏於經濟方面生多大之阻礙，於是不得不改絃易轍回復資本主義之舊途恢復私家經營之商店工廠政府已深知生產與分配決不能全由政府支配，而除政府以外運用生產與分配之良好機關，在俄國先已有之，卽合作會社是也合作事業本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之橋樑今勞農政府既自共產制度折回舊途，則舍合作制度固末由矣。

俄國向來之合作組織，可分二種：一為勞動者合作此類合作至一九一六年始聯合結成全國之集中組織；二為私人合作會社，此類會社至一九一七年末共達一千五百所，有會員九百萬人。所謂勞動者合作實卽生產合作，至第二類之私人合作會社，性質實與抛盤定貨無異，乃為謀會員私人利益而設者。至革命以後，政府遂將一切合作會社均收歸國有，由政府出資償還合作社股東之股份，造成一集中之大合作社，以全國人民為會員而由政府經營之。在大戰前，俄國合作會社會員之衆多，事業之廣大，佔全世界第一位此種會社皆設有工廠，機房，店鋪等。卽如俄羅斯帝國之第二金融機關，莫斯科平民銀行，亦為合作組織之一部分。組織既如此廣大，故勞農政府一時亦不克盡數收歸國有。其結果則有許多合作社辦事員起與政府反抗其後政府雖自行管理食糧之分配，而各地合作會社仍自由活動，一如舊時云。

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勞農政府下令，恢復合作會社之原狀。於是合作事業始脫政府之迫壓而復興。合作會社不復為國有，各種私人組織之會社接踵而起，政府復與以扶助及獎勵。故至今未及一年，俄國合作運動幾已全取政府之分配管理權而代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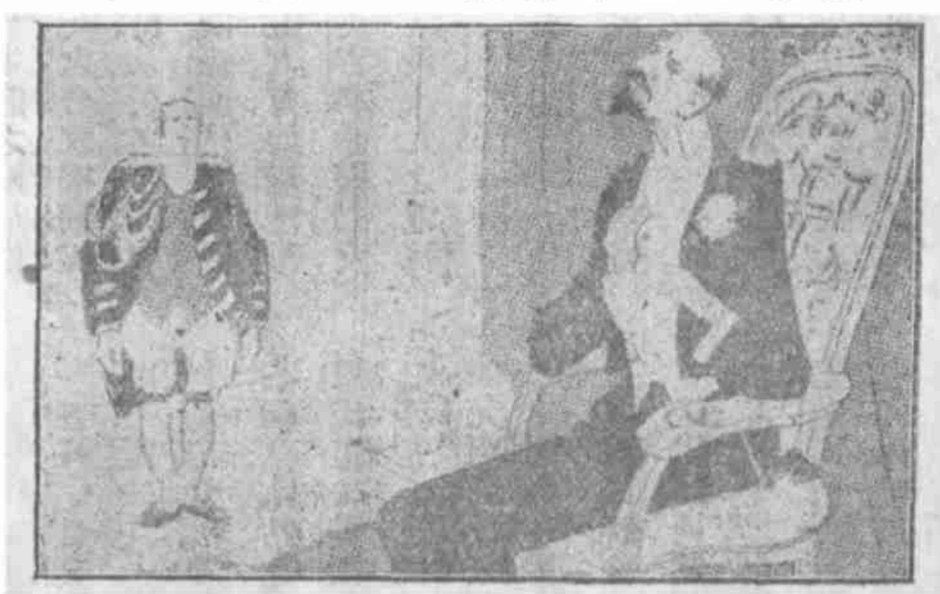
"過激派"之今昔觀一一九一八年



"誰反對我，我就要和他搗亂"

現在俄國合作會社辦理兩大任務其一爲購辦外國商品此由Arco即全俄合作會社辦理之其一則爲輸出農產物於國外此二部分現在均甚發達。近來俄國農民自瑞典輸入大宗之農具，皆由合作社代爲購辦分配，幷任教導農民之責。即此次饑荒賑濟物品之徵集及輸送發放，亦多由內地合作社扶助賑災機關以辦理之。至各大工廠近亦多由合作機關管理經營，分別與政府訂立契約，或向政府租得其經營權。去年七月全俄合作大會開會時政府代表出席宣言謂『蘇維埃政府承認合作爲俄國經濟改造之重要工具唯此最足協助人民之政府以建立國家之經濟生活』云。由是可見俄國經濟政策改變後生產及分配事務固已大部移於合作會社之手中矣。(W)

"過激派"之今昔觀——一九二二年



"叫那些歐洲使臣進來簽訂商約罷"

大亞美利加婦人大會之經過

美國各聯邦及南北美二十二國婦女代表於本年四月二十日起在美國馬利蘭之巴的摩爾(Baltimore, Maryland)舉行大亞美利加婦人大會(Pan-American Conference of Women)計會議九日，議決重行事件多種。是實亞美利亞婦女空前之大會議也。

本屆大會最重要之結果，則爲組織一常設機關，定名曰大亞美利加協會(Pan-American Association)當選職員如下：

名譽會長美國卡德夫人(Mrs. Carrie Chapman Catt)

會長美國派克夫人(Mrs. Maud Wood Park)

名譽副會長烏拉圭露絲博士(Dr. Paulina Luisi)

副會長墨西哥討萊史女士(Señorita Elena Torres)

巴拿馬凱爾華女士(Señora Esteor Miere De Calvo)

巴西露茲女士(Donna Bertha Lutz)

卡德夫人與派克夫人爲美國婦女運動之著名人物。其餘當選

人物，亦皆南北美著名之女子也。

大亞美利加協會之宗旨如下：『促進婦女教育之普及及提高；謀得已婚婦女對於其私有財產及私有工資之權利；求男女之均等擔保；鼓勵婦女之結社，辯論及公衆演說，謀婦女才能之解放，使有自由使用與發展之機會，改造輿論，使贊助婦女之參政權利；促進大亞美利加各國之友誼及了解，使西半球獲得永久之平和。』

大會之所欲建立者，不特西半球諸國之友誼關係而已，且更及於世界平和問題。歐洲各國婦女團體亦紛紛致電大會，如瑞士，丹麥，挪威，瑞典，法蘭西，匈牙利，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英吉利諸國婦女，皆表示其對於大會之希望；而尤以芬蘭國會女議員八人之電報為最可注目。

大會曾向合衆國政府提出請求書，請其速即謀促進國際大聯邦之組織。此外復議決創立一減兵委員會，設立常設機關於華盛頓。

除南北美婦女代表之外，歐洲名人與會者亦頗多，而最可注目者，則為英國第一國會女議員阿斯德夫人（Lady Astor）。夫人曾在會中為驚人之演說，其最警闢之語有曰：『男子昔嘗竭其生命以圖世界之改善，今則為吾女子捐助其生命之一切以圖世界改善之時矣。』（W）

英國豫算案

五月一日，英國財政大臣賀恩（Robert Horn）在衆議院提出一九二二——二三年之財政豫算案。歲入計共九萬一千零七十萬五千鎊，歲出九萬一千零六萬九千鎊。所得稅已較上屆略減，茶，烟草，咕咕之捐稅亦略減。外債數目共約一百十萬萬鎊。又據賀恩氏報告，英國結欠美國之外債，在兩年前為十三萬萬零一百八十七萬五千鎊。彼時匯價為每鎊換美金三元三角。目前美金兌價為四元四角，故債額已減至九萬四千六百八十二萬鎊。將來滙兌如能恢復戰前原狀（大概不久即可恢復），則將減至八萬五千六百零三萬鎊云。

歲出項內國債還本及付息三萬三千五百萬鎊，陸軍軍費六千二百三十鎊，海軍軍費六千四百八十八萬四千鎊。又據報告上年度英國所得稅收入共計為三萬九千八百萬鎊，可見英國財政狀況自休戰以來已漸趨樂不觀難即復原狀矣。（W）



無線電最近的進步



無線電應用的推廣

高山

無線電的發明，原不很古；從前發明家意大利的馬科尼 (Marconi) 初次試驗的時候，只用一種裝置極簡單的發電站中間重要的部分便是一個傳導電的部分，卽架空的電線 (Aerial)。這電線在發電的一方的便稱送波線 (Sending antenna) 在接受的一方的則稱受波線(Receiving antenna)將這電波線高高的用柱架在空中，發電的時候將電向那送波線放出來，那電波從空中發去可以直達受波線接受起來。

受電站的裝置，外部與發電站很相像，也一般有架空的電線。不過在發電站中置電氣接續處 (Spark gap)，在受電器則爲檢電器，又與這器相平排的有一個受話器。凡遇電波過來，到受電站，有些能力便被架空的電線所吸收，在電線間起波動，後遂流至受話器，就將一片隔膜 (Diaphragm) 推動；如果發電站一邊的電鑰只管關住，便不絕的有電波過來；受話器中的隔膜，也就不絕振動，而發一種有音節的聲音，或者便記下點畫來。

這不過無線電報構造的大要；實際上自然還要複雜得多，而且因爲要使那一站所發的電報，不致與別站所發的混淆，更不能不使一局中發出往受電站去的電波有一定的長度了。

後來照這無線電報的道理略加修改，發電站裏所發的電波便有各種強弱的距離，使電波到受電站之後，通到隔膜上，那膜就和平常電話機的受話器中的振動膜一般的振動，於是遂發出言語來了。無線電報自發明之後，用途初不十分大，所用的地方不過爲兵艦商船等處；至於無線電話的用途則比較的更狹小，供商用之處，尤其少些；而且也更容易被人接去，這尤其是不便的地方。

到了近來一二年間，從前看作極專門而且神秘的無線電，忽然

一變而成為一種日常用品了。許多學校公司及家庭間都裝設接受電話的機器，可以隨意聽新聞說教音樂名人講演等等，聽的時候，只要將聯於受話機上的聽器，如平常電話接線生所戴的樣子的，戴在耳邊，開動機器，便立即傳出聲音來了。

美國自近一二年，無線電的音樂講演新聞等風行以來，這些音樂新聞等便都漂浮在空氣中間，只要在發電站的區域之內，設一個受電機，便人人可以聽到這種音樂新聞了。聽說在美國，「你要聽空氣中的音樂麼？」一句話，已成為通常的口頭語，由此就可以見無線電機傳達音樂及新聞的盛行了。

但是這些音樂新聞之類，他們怎樣能夠散佈於空中呢？無線電的大要，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那發電的一方面，必須設有一個發電的站。例如美國尼偉克的發電站中，更設有一間房，名叫技術室(Studio)與平常音樂室相像，沒有什麼大差別，裏面也陳設着大鋼琴及別種樂器，只是有一點特別之處，便是牆壁窗戶等上面都蒙着厚幔，下面則鋪着厚毯子；這種裝飾，就是要使室內寂靜，除樂音之外，不得再有雜音，否則雜音便一同發揚出去，必使音樂混亂不清。在這種室中，每到晚上，常有歌者及隨同彈奏的人進來，對着微音器 (Microphone) 而立，別有電線一面與微音器相連，一面直連在壁上的一個銅片上。不久歌者便對微音器唱起歌來，音樂也同時奏起來；聲音雖並不很響，但是很清晰。唱的時候，那歌者唱到聲音漸次加強 (Cre-sendos) 的時候，他的身子漸漸移近微音器，唱到聲音漸次減弱 (Diminuendos) 的時候則漸漸離遠；因為如此前後移動，可以不必竭力提高聲音，而聽者却很能分出音調的高下。

上節所講的只是發電站中技術室的情形，至於將聲音傳導出去的機器，則裝置在屋脊間，係一很小的房間，裏面滿裝着線輪開閉器及計量器等種種器具。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是一塊銅板上所裝飾的五個筒泡，形狀和大的電燈泡相像，這是傳音的主要部分 (Transmitter) 有電線與技術室中的微音器相連。下方由歌聲及樂音而促發出來的電流，經過這發電機而到屋脊上面的架空的電線上，遂放散在空氣中間，向四面放射開去。

技術室傳出來的聲音，既已由電波放散在空中的以太中間，成了波浪播揚開去了，可是平常往來的人，是不能覺察的；那麼怎樣纔能聽見呢？因此所以非有受電機不可了。

受電器的形狀有各種不同，感受電氣的力量也很有差別。大概說起來，在去發電機不遠的地方，電波比較的強些；所以在附近地方，簡單的受電機儘可應用；但距離一遠，便非用感覺靈敏的受電機不可，如用簡單的受電機，便不能明斷聽見了；可是這也隨時不

同如在冬季寒冷而且皎潔的夜裏聲音格外能聽得清楚些，夏天則比較的不佳在酷熱的烈日中則尤其如此。

但如果發電機優良受電機又感覺靈敏，那麼聽到的聲音常很清楚，或者竟和原來的聲音一樣；可是傳來的聲音精確與否也往往隨樂器的種類有點不同，大概如提琴 (Violin) 豎琴 (Harp) 洋號 (Cornet 有活塞裝置的號筒)，橫笛 (Flute) 簫 (Clarinet) 等聲音容易清楚。鋼琴的音調則比較的容易失眞。平常聽音器都是戴在耳上的居多但也有用喇叭，使傳來的音擴大不必用套在耳上的器具而可以使多人聽到的。

美國依斯頓 (Eiston) 說，有時從無線電上傳來的音樂歌唱的聲音竟能毫不失眞，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沒有喝采的聲音罷了。喝采的其實未嘗沒有，不過當場不能喝采，須直到聽了之後，寫信從郵局寄去罷了。

無線電的進步顯然是促進文明進步的一種工具；隨意能夠聽音樂歌唱，這還不過是一種娛樂的事；此外又能聽新聞，金融，農事情形以及社會瑣聞等各種消息，只要按時向受電機上開動機器，便能隨意聽到所要知道的情形，從前傳達緩慢的事情現在頃刻可以知道，時間因此可以節省不少。



音樂家在無線電站的技術室中奏演音樂給聽衆聽的情形

用無線電傳達新聞，這原是平常的事情，現在則更能用他傳達新聞畫了。去年冬天美國總統哈定的照相便從安那波里 (Aunapolis) 出發，只須二十分鐘時間已直接傳到法國巴黎，這傳達的方法固然不能將照相從無線電上寄到巴黎；只是因照相的濃淡不同而發出各種電波，射到巴黎受電機之後，能將那像拓印在巴黎受電機內的感光紙上了。自此以後，實為新聞界開劈一個新門徑，不特新聞可以迅速傳到極遠的地方去；遇有重要的事情，更可將撮影以極短的時間傳遞到各處了。因此世界的幅員頓覺縮小，從前非費許多日子不得聞或不得見的事情現在只需數分鐘便能知道，所以依斯頓說無

線電一經發達，世界許多事情，變了公開；從前社會事情只能印在紙上用眼睛看的，現在可以用耳聽了；名人演說只能就近去聽的，現在可以在幾十哩之外靜聽了，幷且像那哈定總統講演時的情形，也可以在遠處看見了。將來無線更進步，也許能想出一種辦法，那遠方的事情，不但可以用耳朵聽，一面還可用眼睛看，把遠地的各種情形，用電力移到目前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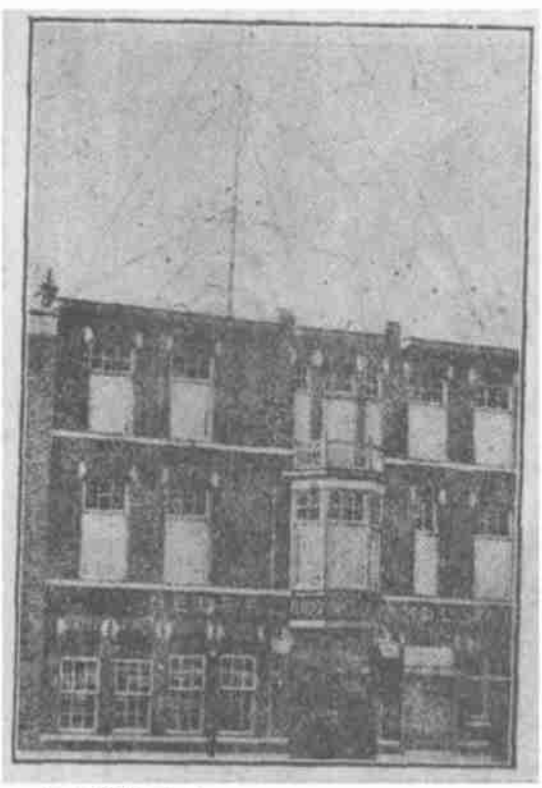
在目下，無線電的應用，要推美國最廣，但英國法國德國及日本也急起直追，不肯落後；英國對於這事，已有很大計劃；日本也正竭力建設有力的發電機，與美相抗，德國瑙安 (Nauen) 的無線電站是以精美進步著名的；幷且有許多經紀人多在辦事處設置小形的受話器了。至於法國更不消說，貝林的無線電照相器的發明，在無線電機界中已負極大的盛名，別的設置，也正在日漸改進。

無線電的音樂及講演

松三

歐美最近一二年來，無線電的應用忽然大進步，從前祇裝置於輪船兵艦上的無線電報，一變而成爲都市中人人可聽，如留聲機器一般的娛樂品了。因此有人說美國青年生了一種「無線電熱」的疾病，許多人家的家庭中，都置設一台受話器，這受話器不但裝置費用極便宜，兼且極容易管理；因此每月只消費很有限的費用，便可隨時聽音樂，講演，禮拜日的說教，等等事情了。

無線電音樂的大略情形，在本誌十七卷十五號上大略已經說過。大要不外由電局發出音樂，傳到受



室內的音樂即從屋頂上的電線傳出去

音機。上受音機接受音浪之後，將他擴大，而放將出來，由喇叭口傳出，和留聲機相似。人家只須購這樣的受音機一具，開動機件，便可聽這樂音及新聞之類了。因爲這種受音器所受電波之長度有一定，所以不致與別個電局發出來的電報相混。

發音樂的無線電局，建築也很簡單，並沒有什麼複雜的地方；往往只是一個長形的房間，於一處置有發電器具，別的地方，裝些鋼琴之類，音樂家合奏的聲音向發電機放出，能够使幾千聽衆很明晰的聽到這種聲音。如那葛蘭格爾(Grainger)哥陀斯基(Godowsky)

辣契曼磊諾夫 (Rachmaninoff) 霍夫曼等都是目下流行的彈奏手。聽說近來一二年間美國裝置無線電的學校，公所，教堂及人家等合計起來已經有七〇〇，〇〇〇之多了。

無線電輸送音樂，原不過是無線電報的一種變相，所以講演之類，同時也循同一道理而發明；只要在發電站裏很清楚的講說，就能把言語輸送出來，許多聽衆聽見。聞美國已經有大學擬用無線電講授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以及經濟，法律，數學，心理學等科目之說。幷且據波斯頓的消息，搭夫支專門學校 (Tufts College) 的教授數人，已經開始實行，由教務長兼近代語教授弗氏 (Charles Ernest Fay) 主任這事，所講的有許多科目，教授的要旨則務求通俗，使青年或幼年的人——十五到二十五歲的人，——聽了都能夠明白了解。

幷且聞搭夫支專門學校新設的無線電教授科，便擬用能將聲音擴大的聽器，以便一個聽器可以容許多人同聽這種講義。只是現在搭夫支無線電教授還不能使聽者與講者互通意思，聽者還不能質問講者，講者即也無從回答；現在如遇到疑問，只好向郵局遞送；惟將來也許能夠辦到罷了。



靜聽無線電話的情形

學校中裝置受話器的固然很多，設有發電機的也很不少。例如威士干遜大學的物理學部，即設有一個無線電站，專報告氣候，市情，及各種有益於農業的新聞。此外也有音樂之類，使聽衆只費少許的時間，而能得極有益的新聞知識。

現在美國的無線電發電站，都有極强的放電，有極清楚的發音，每日很有規則的排定新聞，說教，音樂，市情等等。那電音一發，電波便在空中向四方傳播開去，如石子投在水中，發生浪波一般的掀動，傳到各處所裝設的受話器裏，只要機關一開，那新聞，說教，講演，音樂，便可以隨便選擇所要聽的聽了。這樣很整齊的按時發電音的

電站很多，在美國如設在尼窩的WJZ（發電站的名稱）東比的斯堡的KDKA及斯潑林菲爾特的WBZ支加角的KYW波斯頓相近的IXE等都是著名的無線電站，其中尤以尼窩的WJZ一站一天有一天的電訊發出，星期日有說教，平日則有兒童故事，衛生方法，音樂等，從這發電站裏發出來的電音，就近地方的人家都只消用廉價的受話器便可接受；但一到五十英哩以外，平常廉價的結晶檢電器(Crystal detector)便不通用，非用高價的眞空管檢電器(Vacuum tube detector)不可了；但價目也並不很貴，大約在五十美金的樣子。如果地方距離發電的地方愈遠，則器具愈非精良不可，因之價格也愈加增貴，大概遠離一哩，增加美金一元的樣子。

貝林氏無線電的改良及照相法

KZ

法國的工程師貝林(M. Eduard Bélin)經了許多的研究之後，發明一種無線電照相器具，能在數千里之外，以最短的時間，毫不費事的攝得遠地方的影像，這不是二十世紀的創聞麼？

貝林前曾用無線電照相攝離巴黎二百英里遠之安脫衞北大賽會的情形，只須費八分鐘的時間便完全成功，這事在本誌十七卷二十三號的科學雜俎欄內已經介紹過。現在這幅圖畫是美國大總統哈定去年在安那波里演說的照相，當時貝林氏便是用的無線電照相器，只費二十分鐘的時間，將哈定的照相渡過大西洋由安那波里而到巴黎了。

哈定總統的照相



只在二十分鐘內，將美國總統哈定在安那波里演說的照相，拓影到法國巴黎了。

這幅遠地拓來的「新聞照相」雖然不能十分清楚，但形容舉止，卻都歷歷可辨；將來只要就這方法上改進一點，那就更加完美了。

無線電照相的原理，無非要使

從那邊放射出來的電流，照原來的照相的濃淡而生強弱，射到這邊之後，用這電流的強弱去調節射在感光紙上的光線的強弱，而使感光紙上顯出一種像來。所以無線電照相器具的重要部分便是兩個能旋轉的筒子，一個在發電的一方，一個在受電的一方。裝置的方法，是那個傳達出來的筒上黏附一張所要傳達的圖像，在一個接受的筒上，則附有一張感光紙；又旁有一道光線可以射到

無線電照相中送影的機器



一，旋轉筒。二，膠印的浮像。三，微音器。四，隔膜。

這感光紙，那光照在感光紙上的強弱，係受那邊發電機所發出來的電波的節制，那電波的強弱，既隨所要拓印的圖畫的濃淡而定，所以因所要拓印的圖畫的明暗而影響於電流，由這電流而影響於受電機方面照射於感光紙上的光線，感光紙則因光線的強弱而成影像，因此發電機方面的像，可以拓到幾千里外的感光紙上去了。

但最重要的，便是這遠隔幾千里的兩個能轉動的筒，運動必須沒有快慢，筒的轉動，係受小形發電機的主宰，再設有調節計，以管轄筒子運轉速度相等，這是很重要的。又如發送一種圖像往遠方，如距離愈遠，那麼旋轉的圓筒必須轉得緩慢：如地方相去不遠，可以二秒鐘旋轉一度；但如距離太遠，有時須慢至四秒鐘僅迴旋一次，因為如路太遠，必須留起電波傳達的時間，因此筒的旋轉必須慢些。

但平常無線電，受電氣的擾亂是常有的事；譬如有時候空中盛大的電氣能夠打消摩爾斯氏電信記號的點畫。所得記號遂極其紛亂，每每有一種消息須反復打好幾次，纔能明白了解。可是一個消息而要反復數次，多費時間，不能不減少無線電台的發電數目，而且也因為怕電氣的擾亂，不能不揀一日中天氣最好的幾個時間內打發電報。

無線電照相中受影的機器



一，旋轉筒。二，阻光圍壁。三，圍壁。間孔隙。四，感光紙。五，光源。六，鏡。七，反射鏡。電流計。八，磁石。

平常無線電還有一種不便利的地方，便是消息一經發出，別的受電站也可以從旁接收，全不能保守這消息的祕密。現在許多工程家都想設法保守這種祕密，凡由某處發出來的電信，使別的電站不能收受，只是這事很不容易辦到，因為發出來的電波縱使有長短不同，但只要別的無線電站也能夠容受這樣的波長，便能接收他的電信，現在貝林正計畫造一種傳達祕密消息的器具，使別處電站不能接受，這實在是無線電界一個極大的改良了。

最簡單的受話器

健孟

從前美國科學與發明這種雜誌上，曾懸一注賞格，徵求最簡單的受話器的製造法，那編輯者說：這種受話器的裝置是要裝得極簡單，不必對於無線電機有什麼多大知識的人也能裝置，而且所用的材料，要各家人家都能找尋得出來，造成的器具，不必加上什麼機件上去，就可以實地應用。

這個廣告發出以後，不到多少日子，收到造好的受話器八百多具，裝置的樣子，至少有一百多種，其中確有造得很輕便簡單的。所錄取的第一名，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年，他所以被選取為第一的理由，因為他確能適合徵求廣告中所說的要旨，「構造簡單而材料隨地皆有」的一句話，并且這一種構造，不但最完全而切實用；便是價值之便宜，也出乎意料之外的，據說做好一具只需美金四角之譜。

據那發明的人說，做那受話器的器具，只要一把小刀或剃刀，及一個小釘子就夠了；而且若是準備好材料之後，只要半個鐘頭就可做好；那製造的材料是：

紙筒一個（徑大四寸，）
書釘十三個（小的，）
又二個（大的，）
紙夾三個，
第二十六號粗裹面的銅絲二盎司，
矽石或石榴石一片，
針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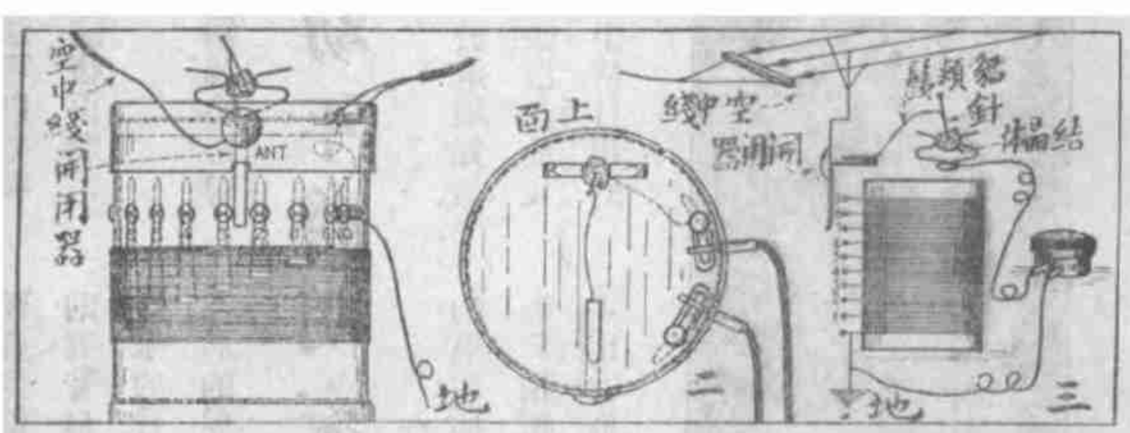
構造的方法是先將紙筒鑽孔九個，各離筒口一寸；孔與孔的距離各半寸，每一個孔內加書釘一個，并用鋼筆醮墨水在釘下從左至右記明號數。在第一孔之下加兩個書釘，又在下面加一個紙夾，記明GND（地）字樣，又在半寸以下，鑽一個小孔，線輪便從這一

點上纏起。

線輪纏法，便是取銅絲的一端，通過這所穿的小孔，將銅絲的頭纏在GND的一個釘上，(在筒的裏面。) 幷且照例纏在那釘上的一截銅絲，必須將所裹的剝去。

其次乃將這線緊緊的纏繞起來。一共繞七十轉，每遇以下的轉數，必須作一汰潑(Tap)那應作汰潑的轉數便是第十五，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五，第四十，第四十五，第五十五，第七十這幾轉上。

從第一圖中可以看出汰潑怎樣的做法了。造這種受話器最重要的地方，便是線輪當纏得極緊，又若與書釘相觸的地方，線外包裹的物質應該去掉。照下邊第一圖中所示，線的第十五轉是第一接觸，(Contact)第二十轉爲第二接觸，如此類推。以上的裝置裝好之後，其次當做開閉機關了。第二圖所示便是那開閉機關的做法。方法是取一個大書釘釘在蓋的旁邊，將釘的一脚彎在蓋的裏面，又一脚伸在蓋的上面，將他彎轉。



最簡單的受話器的裝置法

隨後再將蓋蓋上，再把在裏面的一隻釘脚向下彎轉，使恰好搭在書釘上面，如果太長可以將尖頭折去。

還有一個大書釘，便釘在蓋的地方，釘脚向上，位置正與開閉器相對，幷且將脚彎屈，使他能够箝住一塊小的礦石，如第二圖中所示的樣子。又用一段裸赤的金屬線，(大約第二十四號的正好)做爲「貓頰鬚」這條貓頰鬚一端纏在針上，別一端則纏在開閉器的彎轉的一隻脚上

這種受話器怎樣施用的呢?聯接的方法，便如第三圖中所示。但電話的受話器接受電話，却不能不用受波線，那發明以上的簡單受話器的人說，做受浪線的銅絲半磅就够了，大約十八號的銅絲，長可得一百尺。再買兩個磁製的挽電線的短莊，價值不過五分，銅絲的價錢，則也不過三角美金的樣子。

把這電線通到戶外，架在樹上，或別的什麼柱子上，但至少總要到三丈高，而且能够使受波線延長一點，則格外好些。一端通入屋內，與受話器上的開閉機關聯接起來(聯在寫有ANT的地方)但那電線通入屋內的一部分，必須用橡皮封裹起來，不可任他裸露

著。

那受話器的一方面須有一線通於地下，最好的方法，可以把那銅絲與相近的自來水管聯住。先將那管的一段刮光，隨後再將電線纏在管上，幷且纏得極緊。

施用這受話器的方法極簡便，只要將貓頰鬚這支銅絲略略彎曲，一端纏在那支針尖抵在結晶體上的針上。將針在結晶體上移動，直到信號聽見，幷且在同時移動開閉器，移到與那個書釘接觸，則聲音最响，便安放在那里。用這種器具便能聽 WDY 及 WJZ 打來的音樂極其清楚，有時竟把那聽器離開耳朵約六寸遠，音樂及別的聲音還能夠辨別得很清楚。

無線電器的幼年發明家

高山

無線電在美國，近年來忽然發達起來，美國人民對於這項知識，差不多已成很普通的知識。多數青年學生常常自己去設法改良受話器；有的竟能造出極小的受話器來，小的只有像平常日用的火柴盒子一樣大。又有些則可以裝在一個平安剃刀的盒子裏，或可裝在鈔票夾裏面。前次美國紐約的一種講無線電的通俗雜誌(Popular Radio)載一種最小受話器造成的新聞。這種受話器在今日恐怕要算世界最小的了；造作的人名爲阿凡尼(Alfred J. De Giovanni)，年紀只有十四歲，是賓塞爾佛尼亞州的諾克斯維地方的一個聯合高等學校裏的學生。他所造的受話器沒有一英寸整方，比之於美國的一種銅幣只稍微大些；然而用起來卻非常便利，在諾克斯維地方能接受東比的斯堡無線電站所發的電話，兩地的距離約有十五英里，聽來却很清楚。所以有人說這樣懷中可以帶的受話器，不久必定能廣傳開去，到那時候，人人在身邊備一個，好像現在的錶一樣了。



不及一寸正方的一受話器也能聽音樂及講演了

美國多數的幼年人差不多把無線電當作一種隨意的玩具了。紐折爾西有一個幼年人，關哈脫(Alfred G. Rinehart)最近想出一種受話器，可以如指環一般戴在手指上，幷且他想出一種方法，用一柄陽傘當作架空的屋外線。

另一個紐折爾西的幼年人希曼(Kenneth R. Hinman)也做一種受話器很簡單而且輕便;米爾善阿夫(A. N. Mirzaoff)在紐約科學與發明(Science and Invention)說起這十三歲的發明家道:

『這少年發明者把那小形的受話器裝置得極簡單;除卻那主幹部之外,一切機件都裝在一個如平安火柴匣大的盒子內。這樣簡單的器具,不特可以接受無線電碼,并且可以聽無線電的音樂,故事,說教之類,凡是從二三十里以內打來的,都能夠聽得很清楚。纏繞在外壳的則有線輪,那箱抽開來,裏面放一個礦石檢電器,搆造極簡單,却極其適用。』

原來希曼自幼對於這類知識是很有專長的;他自幼好造作精細的器具。他纔過幼稚院的年齡之後,便不必預先畫圖,能用厚紙板,糊成自轉車及自動車的雛形,形狀極相像而且精巧。後來一年年的過去,他對於機械的趣味也漸漸濃厚起來,并且注意到電氣上面去了。他最早的電氣試驗是用一個微音器,設法用電線接連起來,使膳堂裏所裝的鐘聲透達到樓上去,聽得很清楚。這就是他最早的電氣工作的試驗;現在他以十三歲的年紀,能製造這樣巧的受話器,可以見他的創造的天才了。



裝有受話器的鈔票夾展開的形狀

不但如此,近來美國有一個少年名叫摩爾(Raymond M. Moore)的,更想出一種法子,把受話器裝在鈔票夾子裏面;這夾子折疊起來仍然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鈔票夾,可以隨便納在袋裏,展開來時,裏面也不過綴着兩札電線的圈輪罷了;這實在要算無線電的受話器中最輕便的裝置了。

救生船上的無線電

喬風

無線電的用處，不僅可以足不出戶而聽遠路的講演，音樂，歌唱之類，在實用方面應用尤大。如每到晚間可以聽天文台上的消息，知道最近將來之氣候轉變，又如各種食物的市價也可以從無線電上得到消息，這等設置，與農人的作業上有極大便利，所以美國農人稱為聽這類新聞的無線電話的最有興味的人。

但是無線電的應用還不止此，近來救生船及飛艇上面也裝設無線電了。平常無線電的發電或受電的站，必須用架空的電線，為放出電波或收電波之用；救生船上是決不能裝這樣笨重的機械，和這樣高出空際的電線的，而且救生船出發的時候，往往在暴風雨中，所以這類裝置決不能用，便是電波線突出甲板不十分高，總是不很方便，因此非將這一部架空的電線設法改良不可。

其後經過一時期的研究，遂發明一種線輪的電波線，不必很高的聳起在空中了。數年前，有兩個斯坦待特局的局員曾用線輪電波線的器具裝在潛行艇上，只有一支電線在甲板上，兩端繫在艇的兩端的金屬上，而且並不很高。

救生船上的無線電，照這簡便方法，就可以裝置了。美國一隻裝無線電的救生船有三十六尺長，船底的龍脊，用鐵製的用格梭林機驅船前進。無線電的受波及送波器都安排在前面，從電機上發出來有電線三支，一支向前與船底相連，兩支向後，也與船底相連，一種線輪的搆造便算成就，其中船底也算線輪的一部分。

發電器裝在船上與岸上的站上的，統統相同，都含一具五瓦特的無線電話機。不過從船上發出來的的波長為三八〇密達，從岸上的站上發出來却有六七五密達。這等器具裝在船上最不佔空間，而且又很妥帖。

不特救生船上可以裝設這類無線電，便是飛機上面也一樣可以裝設，因此能將上面情形隨時報告聽者，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科學新進步中的創聞了。



歷史學家的維廉第二

德國利俾瑟(Leipzig)地方的一家書肆，新近出了一部歷史著作，標題叫作從一八七八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開頭的比較史表，這書的著者就是威震一世的前德國凱撒維廉第二。從此這位德意志的末代大皇帝，瑞士鄉間的鋸木匠，便又加上了一個歷史學家的頭銜了。

這部歷史著作的編輯體例，也平常的很，就是把歐戰前三十六年間各國宣戰，媾和，談判，訂約，以及帝王會議的一切大事，都依照時日先後纂成一部編年歷史罷了。但因為著史的人是歷史裏面的中心人物，所以這書就覺得有分外的價值了。這書裏至少有兩個事實是從來未經有人說過的。第一就是在一九〇〇年(日俄開戰的前四年)俄皇就通知德皇及德相苦勞(Bülow)說俄國不久就要和日本開戰了，這個消息使他們很喫了一驚。還有一樁事實是在一九〇九年，英王愛德華和德皇說，美國人看見德國海軍擴大都有驚惶的樣子，這實是很可笑哩。

此外有許多關於歐洲政局的紀事，但大多含有宣傳性質，就是要把大戰的戎首，諉之於別國。在這書裏引用許多名流的言論，報章的紀載，證明德國並不是歐戰的戎首。對於歐戰爆發前的一段紀事裏，說：『德意志政府經過一番考慮以後，以為與塞爾維亞交涉，這是奧國自身的事情，德國政府不應該加以干涉。』這一類的解辯到底中用不中用呢，後來的歷史學家應該負考核的責任了。(魯)

紙幣世界的中歐洲

大戰後紙幣的跌落，再沒有像中歐諸國那樣了。在法國瑞士以東的各國，匯兌率都跌得個不成樣子。平常買一盒洋火就要整百整千的紙幣。英法瑞士等國的貨幣拿到了那邊，便視同奇寶，而美國金洋更是貨幣中之大王。比如在奧國，一元美金可換得一萬克倫，在戰前便值二千美金。在俄國一元美金可換二十萬盧布。在波蘭大概也是這

樣。紙幣的價值跌落，物價便高漲到千百倍了。同時紙幣的需要也更加增多，印刷所便有應接不暇之勢。在奧國發行小額的紙幣，實際所得的價值，還不及紙費和印刷費那樣大，譬如印一克朗的紙幣，紙費和印工却不止一克朗，因此政府反大虧其本。所以各國政府索性專印大額的紙幣，——票面一百克朗，一千克朗的紙幣。俄政府所發紙幣票面都在一萬盧布以上，但是不久一萬盧布的紙幣價值又跌到最低限度——就是紙費印工——之下。因此紙幣的兌價，是極不穩定的，差不多每天都有漲跌。有許多勞動家和資本家爭執的事件，都從紙幣而起。紙幣大跌一回，工人便要求廠主增加工資，但等到工資剛纔增加，紙幣早又跌到原值之下了。這樣的循環下去，所以到處都造成了無數的糾紛。

堂堂的「百萬翁」(Millionaire) 在目前却算不得什麼了。在戰前有一百萬個克朗，值中國四十萬塊錢，自然是一個大富翁了，但在現在不過值得二百多塊錢，用得略闊綽一點，只消一天就完了。因此有許多富翁，闊人，王孫公子，他們向來靠一定的存款爲活的，現在都變成沿路的乞丐了。在平時擁有數十萬家私的富人，現在買一條褲子，就要耗去一半家私，那不是很糟嗎？

靠一定的薪俸和工資爲活的人，都不免叫苦連天，因爲薪資無論怎麼大，總是不夠耗用的。官吏，教師，軍官，郵務人員，信差等，却最爲窘苦。中歐洲的大學教授所得的薪俸每月不過值華幣五六元，多的也不過十多元。維也納的郵務員，每月薪水五千個克朗，似乎是很好聽的，但是換算一下，每月却祇有華幣一元一角的進款。大理院的法官，都着着破衣服，而且都自己修補他們和他們的孩子的靴子，因爲他們的一年的薪水買一套新衣和一雙靴子還不夠哩。

最幸運的便是那些自有土地的農民了。蘋菓每枚可以賣一百個馬克，所以種着二三百株蘋菓樹的農民，他的進款比擁有千萬金的大富豪還多。他們收入的紙幣都是用磅秤稱的，聽說奧國的農人竟至用紙幣來塡塞草褥，就此可見農業勞動者的富庶了。

因爲貨幣的兌價逐日跌落，今天還不知道明天的市價能值得多少。所以對於錢幣毫不珍惜，手頭有幾疊紙幣，便拼命的浪費，維也納的居民雖然餓着肚子，喫不到一頓飽飯，但是跳舞演戲，娛樂等事，歐洲不論那個都會都比他不上。全個中歐羅巴現在差不多都瘋瘋癲癲了。

紙幣的兌價，跌到這步田地，差不多已沒有救濟的辦法了。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資本主義的破產，因爲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貨幣制度之上的，貨幣失其價值，甚至跌落到不值什麼，那除實施社會主義用工作劵來替代惡幣，還有旁的救濟的方法嗎？(魯)

俄國的新資產階級

歐洲大戰爭的結果在各國造成了許多新的資產階級,在美國是叫「戰爭百萬」(War Millionaires)在法國是叫「新富翁」(Nouveaux riches)。就像俄國自從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受政府的禁壓,早已絕跡,但新資產階級却代之而興。這種新資產階級的勢力比舊資產階級還大。據德國出版的"Sotzialistichesky Vestnik"報上達林氏(D. Dalin)的報告,蘇維埃政府不但不加禁壓而且還保護着他們哩。

這一種資產階級分子也頗複雜,有的是軍隊裏的逃兵,有的是在沒收商店時捲逃的店員,有的是偷竊原料脫逃的工人;有的是在近城的鄉間販賣牛乳蔬菓因而獲利的農民;有的是公行賄賂的蘇維埃官員;有的是專敲竹槓勒索陋規的「乞卡」(乞卡即非常委員會專辦捕殺反革命黨等事務者)暗探;有的是因遠處私販食品而獲利的鐵路車手或工程師。在這些新富人中,也有小販,脚夫,信差,罪犯,外交人員各人種,各民族,各階級的老,小,男,女的人們。差不多各色人都有。在別國裏的資產階級不是貴族階級便是商人,就是比較的優秀的人,而俄國的資產階級却不然,大部都是些無賴狡猾的人們,因為在俄國從事正當的職業是決不能賺得多大的錢的。

蘇維埃政府起初對於這些新資產階級自然盡力禁壓,并且用極嚴峻的刑罰加之於投機營利的人。但因食物缺少,工業生產困難的緣故,政府越是禁止商業買賣,私行買賣的反而更多,私商反而獲利更多。到了後來,蘇維埃的官員,「乞卡」的暗探都被私商用賄賂買通了,人民公然在市場經營投機,政府竟沒法禁止了。到了去年夏間,因為受饑荒和封鎖的影響,政府不得已宣佈新經濟政策,容許商品的私自買賣,并承認一部分的私產制度。這麼一來,那些新資產階級便得了法律的保護,公然出現於市場。這種改革,雖算不得是共產政治的末路,但空想的社會主義,一部分受現實的資本制度的屈伏,這是顯然的事情了。(愚)

法治國的慘殺事件

在政治修明,法律嚴密的文明國家,仍舊有放火殺人,私行吊打的那一類的慘酷的事情,這大概沒有人會得相信能。但在實際上,可眞有這樣的事情,在「自由之邦」的北美合衆國裏,每年大約有幾千百人受慘刑而死,在報紙上面差不多天天有關於聚衆行兇或刼殺獄犯的紀載。在南部如喬治亞(Georgia)密失昔比(Mississippi)塔克

薩斯(Texas)各州，慘無人道的事情，差不多司空見慣，而被犧牲的，大多是些有色人種，有許多是被羣衆虐殺的，有許多是被暴徒刺死的，雖然有警察，有政府，却不能奈何他們，這不是可怪的事情嗎？

近來美國衆院的一部分議員，因爲覺得鬧得太不像個樣了，所以於今年提出禁止私刑法案(Anti-lynching Bill) 在這法案裏規定凡地方官縱容就地的暴民，或者對於囚犯，對於個人的生命保護不週，因此發生聚衆殘殺的事件時，均應受嚴重的處分，如遇有這一類的事情發生，負責的地方官員，應處五年以下的徒刑，或五千圓以下的罰金。如查得地方官員自身有參加羣衆殺害的嫌疑時，情節較輕的科五年以上的徒刑，重的科死刑。各縣(County) 如遇有死刑事件發生，應由縣政府向被害人或其家屬賠償一萬元之撫卹金；如被害人沒有家屬，就把這撫卹金收入合衆國國庫。這個議案提出後，有許多南方議員都竭力反對，說是侵越地方的權限。但從以下所舉的事情看來，爲保全自由的美利堅的名譽及光榮起見，這法案實在有行施的必要呢。

從一八八五到一九二〇年美國各州暴民用私刑殺人的案件共有三千四百起。單在一九一九年這一類的案件有八十三起，其中十一起的被害人是被活活的燒死的。有一個徧身被剮得粉碎；有一個被沈入水底；更有一個是被打死的。有三十一個是被鎗斃的，二十四個是被縊死的。被殺的原因大概很細小，有的是因黑人偶然的侮辱了白人，有的是因爲選擧時激烈活動惱動了羣衆。甚至有因爲病狂而被羣衆殺害的。殺戮的方法更是異常慘酷。有一次在整千整萬的瘋狂的羣衆面前，把一個人燒死，那人經過了五十九分鐘的燃燒，纔宛轉呻吟而斃。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有三個黑人被暴民殺死，兩個是殺死的，一個是鎗斃的，原因是因爲偷了三四個猪。事後動了黑人的憤怒，暴民中的一個白人因此被殺，隨後白人又殺了一個黑人。因爲三四隻猪却殺了四個黑人，所以一條黑人的性命只值得一隻猪了。在喬治亞州，某次有兩黑人因爲殺了一頭騾馬，被一羣暴民治死，所以黑人的性命簡直比騾都不如了。又有一次，有一個白人叫作佛蘭克的，因爲犯了細小的罪名，被法庭判決監禁，不料激動了衆怒，被一羣暴民，攻入監獄，把佛蘭克刼出，拖走了幾十哩路，隨後用利刀短棒治死，尸屍已被糟蹋得不像樣兒了。這一次行兇案雖然大家都知道是誰主謀的，但是後來誰也不曾受過刑罰。這些可憐的犧牲者，在文明國的國土上白白送去了性命，竟無處伸冤，這不能不說是開明國家的一大黑幕了。(魯)

社會調查

內蒙古人民之生活狀況（續）

王華隆

十五　娛樂

內蒙民多質樸，其娛樂之法，率不近於奢華，惟以未開化之民，而有種種文明游藝，實出人擬料之外。茲分爲六條，略述其梗概於左：

（一）跑馬　蒙人以牧畜爲主要生業，馬占畜中之多數，故跑馬爲其日常之事，尤其素好之事也。時或立標杆於牧場，比賽其速度，交換乘之，使其勞動均一，通曉其性質，而調教自易。常見五六歲兒童，隨長者至牧場時，縋於馬背上。十歲前後，則能自乘，以手執鬃，無用鞍鐙之必要。男子如此，婦女亦然，少成若天性之言有以也。特於鄂博祭日及大喇嘛廟會期，（鄂博及大喇嘛廟附近，均有寬闊之跑馬場）舉行尤盛，四近之嫺騎術者，每引走馬（良馬之稱）赴場，比賽電逐雲飛，爭先恐後，僅上身少動，而下體之位置並不搖移，終日馬上不見倦態，控馭之精，世少倫比。以速度最快而先至標地者爲勝，勝者王公必給獎品，以示鼓勵。以人民如彼健全之體格，又得王公如此之提倡，無惑乎其馬術日精，而著名於世也。

（二）角力　角力爲蒙人最嗜好遊戲之一種。平日聚衆三五，時常摔角，特於鄂博祭日爲正式舉行期，角者著短衣，或袒身入場而鬬，以推倒對手爲勝。王公或本村紳士授勝者果品布類，以資獎勸。此風盛行於大漠南帶及山嶺地方，而邊城附近則罕見焉。蒙民健壯，豈無故哉。

（三）舞蹈　蒙人富於感情，頗有團結心，舞蹈一事，恰爲其表現。每當春秋晴日，晚間聚數人或數十人於屋包附近，高聲歌唱，手舞足蹈，聞之亦有韻調，但莫解其意義云。

（四）樂器　蒙人之樂器甚爲簡單，其著者爲喇叭，（大者長七八尺，短者尺許）單槌大鼓，（打時用一木槌）胡弓，月琴——前二者喇嘛誦經時用之，後二者常人多用之，尤以胡弓爲最普通，音律

頗低，常集合數人共同彈唱。富家自備此器者固屬不少，而通常數家共置一樂器，閒時同彈，亦爲其團結心之一種表現也。近來交通日便，內地之樂器，漸漸輸入，笙管笛簫等，蒙人多有通者，尤以喇嘛爲嫻熟云。

(五)棋術　蒙古棋與內地之棋不盡同，不知其所自始，局縱橫九線，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棋以形而不字；將刻塔，象刻駁或熊，衆棋環擊一塔，以無路可出爲敗。

(六)臨時娛樂場　蒙地喇嘛廟所在，多有廟，附近各有廣場，惟平時空懸，必廟會期內，(多半陰曆正月舉行，以三天爲通例)始有種種娛樂事情，多則十餘日，少則三日，或一日不等。他若改良說書場，戲場，公園等，實蒙地所未見也。

十六　宴會

年節慶典，宴饗會飲，爲人生高興之事，固無所不可；惟上行下效，舉國盡在醉鄉，此投彼報，終年不離宴席，非惟浪費巨款，經濟界受莫大之影響，亦且延誤時日，政事上生叢脞之悲觀。當此生存競爭之日，安可流連忘返，優遊卒歲，以促危亡乎？吾內地士夫，久中宴安之毒，而蒙地同胞亦然。噫！我五族民國前途，不亦大可懼乎？盍弗猛省？予日望之！茲舉內蒙宴會之處所，時期，次數，及食品於左：

(一)宴會之時期及次數　蒙人既耽於宴樂，其次數自難定算，且王公之與平民，富豪之與貧家，亦各有不同；大抵每逢年節，必宴饗賓客。在邊城北帶地方，亦有「會年茶」之名詞矣。五月五日，七月十三日，(卽鄂博祭日)八月十五日前後，常有宴會。平時亦常舉行，每月或兩三次，貧家或一次云。

(二)宴會之處所　蒙地除邊城北帶地方市鎮外，概無包席飯館，故宴會王公則於公所，一般人民多在家庭舉行云。

(三)宴會之飲食品　宴會之飲食品，通常爲炒米，牛羊肉，麥麵，牛乳，乳酒等；王公富豪，則或用駝峰，野雉；近來交通便利地方，亦漸知用內地種種之山珍海味焉。

十七　衞生

蒙古爲未開化之民族，腦中實無衞生觀念；顧其人民體格魁梧，精力完足者，殆受自然之影響有以致之也。茲分爲積極消極兩方面述之於左：

(一)消極方面之衞生　淸潔爲衞生之一要務，蒙人未之或知：衣服，洗濯，修補，概不注意；汚垢襤褸，虱類叢生。食具食品，更不知檢查，不知選擇；胸懷木碗，腰繫刀箸，常以牛糞上烤肉，半生不熟，含血呑食，率不精細咀嚼。食畢，以舌舐食器，並以衣袖衣襟拭其口，蓋取

其便也。多食炒米（見飲食章），不易消化（蒙人多貪食；）吸飲生乳，易致下痢；（沙漠附近蒙人，多飲生乳，邊城北帶蒙民，多飲熟乳。）且糞尿易混入井水中，屋內放置乳缸及乳盆，夏日多發膿氣。地炕概輔毛毡，蠅類尤繁。包（或屋）之中央，安置鍋皂，煮飯熬湯，煙氣濛濛。宅前積糞如小丘，伏天臭氣逼人，此衣食住之不適於衞生者也。且一般人民不解醫術，病不用藥，惟日求鬼，或請喇嘛誦經送鬼（見宗教章），或延巫覡「跳來青」（見宗教章；）喇嘛雖有稍解醫理者，（謂之喇嘛先生或喇嘛醫）而頗貪報酬，貧家苦難診療，且亦不知診療也。此尤爲不適於衞生之大者

（二）積極的衞生　蒙古位於寒漠，北風凜烈，弱兒多死；適者生存，必天然有一種抵抗力也。初秋涼氣侵人之時，小兒多赤裸遊走，並不現畏冷狀態，不拘男女，均習冷水浴；常見爲父兄者，抱三四歲之幼兒，至井旁以涼水洗其身，然後用手擦其皮膚，寄生遊牧，以騎射爲常事，其身體之鍛練，匪伊朝夕，無惑乎其冒霜衝雪，馳驅牧野，而毫不倦憊也。且地大人稀，空氣新鮮，雖有種種不潔，而遊牧每易其地，且人民喜飲熟乳，及好食乾製品，頗有益於健康；故其人民有病者較爲少數也。總之，其消極之條件，多爲積極之條件所打消，故一般人民體態魁梧，皆具軍國民資格，籌邊者烏可忽諸？

十八　生計

內蒙地廣人稀，民無奢望，衣食概稱足裕；生計比之內地，頗形易。邊城北帶，地漸開墾，人多務農耕，有餘食，號稱飽暖。高粱，大豆之產額，與東三省相伯仲，除自用外，每年由京奉路輸入內地，由南滿路輸入日本，由東清路輸入西伯利亞者不少，實蒙境一穀倉也。大漠南帶及興安嶺地方，春秋冬，或則遊牧，或則狩獵，逐日遊走於山林隰野之中，冬則閉包門，（蒙古包之門）閒居敍天倫之樂事，頗有古風云。

十九　教育

教育事業，與其民族之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即文明之程度愈高，教育之事業愈發達；教育之事業愈發達，其民族之文明亦愈進化；二者互爲因果。是則欲增進蒙族之文明，殆不可不從教育上入手也。欲改良其教育，則現在之教育狀況，必知其梗概焉。按遊牧人民，逐居水草，實無教育設備之可言；其王公及官吏之家，請教師教其子弟，先學蒙文字母及普通名詞，單語，次及公文書，目的在使其成長後能任王府之事務，並無研究學業之志向。其男子娶後，有不學之習，或亦教育不發達之一因也。前淸時兼有教以滿文者，民國成立以來，日見衰退；特是邊城北帶，（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翁牛特，喀爾喀等旗，）開墾發達，與漢人接近，通華文華語者頗不乏人；

就中尤以喀喇沁右旗爲內蒙文化之中心，有崇正小學堂，守正武備學堂，毓正女學堂，共有學生百餘人。附近各旗，亦擬倣辦。惟大漠南帶，（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尙爲天幕生涯，不知學堂爲何物，以言聲光化電，則其夢想所不及也。然若極力提倡，則安知十六世紀草昧未開之美洲，不有今日文明之觀也耶？是所望於吾國之執政者！

二十　狩獵

蒙人體力健強，向好騎射，確具尙武精神。狩獵者，彼等尙武之一法也。茲就其規模之大小分述於左：

（一）個人狩獵　蒙男最好出獵，或隻身而行，或結隣家三五同志者，騎走馬，驅獵犬，執沙鎗，帶藥兜，同赴山林中覓鳥獸。所得以狐兔狼爲多；狼狐之肉不適於用，每取其肝，胆獻喇嘛醫作藥劑，剝其皮以易米布。兔肉蒙人或食之，多用其皮做帽以禦寒。蒙人性愚，每因逐一狡兔而跑死走馬，以爲達到目的，志願已足，馬又何足惜哉！經濟家無不笑之。

（二）部落狩獵　由佐領或台吉等，集合一村落或數村落之兵勇，舉行之。每年少則二三次，多則五六次。此爲團體狩獵之單位，旗內狩獵之預備也。

（三）旗內狩獵　由扎薩克（一旗之長，統治領內之人民，財賦等一切事務者）集合旗內兵丁舉行之，每年一次。

（四）盟內狩獵　由盟長（盟長之選任，淸代由理藩部查其資格，當候補者奏呈盟內各旗札薩克名簿，請皇帝欽任，此爲名譽職，與扎薩克之旗長異）集合盟內各旗兵衆舉行之，或聯合一二旗舉行之，今日稍衰云。

（五）欽臨狩獵　淸代咸豐以前，皇帝御駕親臨，召集內蒙各旗王，公，兵士，於一定區域，（熱河圍場縣周千三百里，四面皆有界限，曰柳條邊，八月行圍肆武）與野獸博勝負，與實地戰爭相似，頒布賞賚，整軍經武，實寓於其中焉。民國以來，此風渺矣。

二十一　牧畜

浩浩蒙疆，沃衍千里，誠世界第一天然之牧場也。蒙人因天然之利便，以牧畜爲生涯，牲畜有牛羊馬駝四種；羊最多，牛馬次之，駱駝又次之。產額之多寡，因地而異，大抵自東南徂於西北，其數漸增。邊城附近開墾逐漸發達，頗有由遊牧而農耕之趨向。錫林郭勒盟人民不解耕稼，生活端賴牧畜，實爲內蒙畜產最富之區；就中尤以烏珠穆沁部爲巨擘，浩濟特阿覇垓部次之，哲里木盟達賴罕旗及西拉木倫河北各旗，畜業亦盛；至於蘇尼特附近黃沙無垠，水鹹草稀，

爲蒙境之不毛地，牧畜事業，亦有遜色焉。

（一）家畜之種類　內蒙家畜，因地而異，其類繁雜，茲就普通而論，分爲馬，牛，羊，駱駝四種述之：

（1）馬　高原地適於產馬，內蒙地勢高亢，故馬爲通常之飼養物，產額以烏珠穆泌部爲最多，其品格優美，體質強健，各部發育勻稱，素有良馬之稱。庫倫，鄭家屯，實爲兩大馬市，東三省及直山，陝，甘，北部，人民業此者頗多，俗呼之爲馬販子。由馬市買馬，若干匹驅至內地市場轉賣，獲利甚厚。三十年前，馬一匹，價銀不過二三十兩，日俄戰後，價格騰貴。內蒙全境，約二百餘萬頭。四月至八月爲交尾期節，牡一頭能配牝十餘，生產率百頭加三十至五十頭不等，牡者可供用七年，（由四年至十年）牝者可供用九年，（由四年至十二年）駕車騎乘，均適宜云。中國內地之馬，即由蒙古傳來也。

（2）牛　內蒙各地，均有產，數無大差異，哲里木盟爲較多，卓索圖盟次之，烏珠穆泌部所產者，體格稍巨，比內地之牛爲大，約重四五百斤，以黑黃二色爲多，雜色及純白純黑者亦有之。內蒙總數約一百五十餘萬，四月至六月交尾，牡一頭可配牝者十五頭，其生產率百頭加四十至七十頭，牡者可供用六年，（由三年至八年，）牝者供用八年，（由三年至十年，）駕車有長力，比馬之速率爲遲，而穩重過之，可無覂駕之虞，邊城附近，牛車頗多云。

（3）羊　有山羊，綿羊，兩種，前者色雜，白黑數較少；綿羊毛甚豐澤，可用作毡幕，每年一頭剪毛之量，平均一斤或二斤，皮質柔軟，輕細，能保持體溫，價值頗高，比山羊皮爲佳，其肉適口，爲蒙人之主食品，故畜養之數爲最多，計達四百三十餘萬頭。四月至十一月交尾，牡一頭，配牝二十頭，生產率牝百頭加四十至七十頭，六年後即衰老，衰老後所宰殺者，不特肉味不美，即皮毛亦不佳矣。

（4）駱駝　內蒙交通不便，轉輸概用駱駝，惟發育較遲，三歲以下，不堪負載，七八年後，方能勝任，沙漠之地，水草（飲食品）不便，一度飲食，三五日內，任重遠行而不疲，負擔力比於普通之馬勝二三倍，長途搬運，以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爲度，商人每一人能指揮十餘頭或數十頭，載運貨物，結隊而行，俗呼之爲駱駝隊，夏季常晝息夜行，蓋以駱駝畏暑，晝行恐有害健康，夜牧更不便監視也。能供使役五十餘年，爲他畜所不及，誠搬運之利物也。內蒙駱駝之產，以錫林郭勒盟爲最多，昭烏達盟次之，察哈爾又次之，東南部則較少，蒙境產額，已達萬五千餘頭。

（5）其他家畜　犬有獵犬，家犬二種，獵犬體輕敏，足矯捷，主人出獵時，用以搜索獸迹者也，（用以逐狐兎者頗多）家犬體

格較獵犬肥大，性獰猛，見未識之人卽吠噬，用以守夜，強於更夫（耳聰敏不眈眠，有微聲卽起吠）蒙人頗愛之，常終日飽食於室內云。驢騾原非蒙產，概爲移住者之所飼養，雞猪則邊城附近一帶之飼養物也。

（二）家畜飼養法　家畜中以馬之飼養較爲簡易，自春初草榮，以至秋後草凋之期，均放諸山野，任其飽啖，不必另給食料，嚴冬積雪，則與以少許乾草，每一人可看護二百餘頭，成羣牧放，謂之馬羣。倘欲任選一二於其中，必由牧者以捕馬竿套之，方能擇出，否則不自離羣而獨處。牧者於馬之臀部或前足之左右側，必一一方施以烙印識別，印槪爲二寸方形，以卍𣥒△△○○等式爲多，又有剪尾剪耳，與烙印並用者。他畜則必日居宇下，（牛圈羊圈等）不厭其煩，蓋恐馬賊與猛獸（多羣狼）之襲取，且便於取乳也。去勢之法極簡單，與豚之去勢法無異，羊於生後五個月行之，牛馬則二歲至三歲行之，用尖刀切斷其腎囊，而取其睪丸，約二十日前後卽愈矣。

（三）畜毛及畜皮　內蒙所產畜毛，以羊毛爲最多，駱駝毛次之。羊毛可分爲二種，脫毛與打毛是也。冬季全體所生細毛，至來年四五月，俗謂之變毛之時，自然脫落，是爲脫毛。秋季主人用剪或鋼鐵箍子剪取羊毛，俗呼之曰打毛，此毛比脫落之毛稍佳，惟不若春毛之長，故僅用作毡，而不適於製造絨類也。羊毛中之最佳者，每百斤値銀不過三十兩，其下等者則十二三兩耳。駱駝咽下，背部，肩胛部，臀部，均生有細毛，纖維極強，頗富彈力，用作毛繩毛袋等物，最稱適宜。向例年由察哈爾等處輸入張家口者，不下三十餘萬斤。發育完全之駱駝，通常一年得收取四五十斤，其價值粗毛百斤十二三兩，絨毛二十五兩內外，亦蒙古收入之一也。

畜皮以羊牛馬駱駝爲多，騾驢次之。蒙民多賣與小庫倫，亦峯，多倫諾爾，鄭家屯諸市之皮鋪，獸皮上市，年中不斷，猶以冬日爲最多，每年輸出內地及俄國日本者不少，其年額如左：

羊皮	二百萬張
牛皮	十餘萬張
馬皮	八萬餘張
駱駝皮	五百餘張
騾驢皮	四百餘張

二十二　宗教

蒙古爲未開化之民族，頗崇拜自然現象，近水則敬河伯，居山則祀山神，他如風雲雷雨，亦莫不畏拜，然不得以宗教目之。有所謂喇嘛教者，在蒙古境內頗可稱爲最有勢力之宗教也。一般人民均篤信之，不僅婚喪大祭，請其誦經，卽平日，喇嘛亦常臨民家，王公富戶，

甚至家中日日有喇嘛若干人念經，爲之祈福，中資之家，五日一次，或七日一次，貧家每月一次，數月不請喇嘛誦經者，未之有也。多則數十人，少則三五人，請一喇嘛自誦者則出於萬不得已也（財政．關係。）旨酒嘉肴，毫不之惜，且有酬資，此爲一家私自之誦經；若夫一村或數村公共者，則所謂太平經是也。當七月開時，由屯達（蒙人一村有長一人，謂之屯達，卽村長也）張辦，以公資請喇嘛十數人或數十人誦經，三日或五日七日，因村落之貧富而有不同，此名之曰太平經，亦謂之乾粥經。蒙人迷信之程度，卽此可見一班。然喇嘛之在蒙民中，猶爲稍解事理者，今之經營邊宇，殆當注意，以教育漸漸破除其迷信，或爲改良宗教之一道，教育家有研究之責焉！

（一）喇嘛之意義　喇嘛二字，初爲其教僧正之尊稱，習用既久，遂爲普通喇嘛僧之稱號。漢書無此名詞，元明史中作「喇馬」，是爲見於中國史傳之始。蒙人呼喇嘛曰「喇阿瑪」，又曰「喇嘛突讓」，西番語上曰喇，無曰嘛，喇嘛者，無上之意，卽梵語「兀吠喇」亦猶漢語稱僧人曰上人之意耳。喇嘛自稱其教曰佛教或佛陀教，而不曰喇嘛教，高級喇嘛且自稱活佛，而亦不以喇嘛自稱也。

（二）喇嘛教之由來　西歷紀元前七世紀之中葉，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於印度，後傳入西藏，（相傳南北朝末葉，西藏盛行「蓬教」。爲一種崇鬼神之邪教。唐初，棄宗弄贊君臨西藏，遣使赴印度求佛典，是爲印度佛教入西藏之始。時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西歷六百四十年。其後玄宗天寶六年，西藏王璣爾孫惕安時，有北印度烏仗那之僧散汰喇噶希塔及巴突瑪散摩叭都者，覺陁羅尼秘密修法，至西藏始傳密教，卽今喇嘛教也。此教屬於「豨叭」密教之一派，最崇拜三眼六臂，有破壞性，奇怪猥褻之豨叭神）與其地固有之邪神教混合，而喇嘛教出焉。及蒙古侵入西藏，挾喇嘛教以歸，厥後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內外，利用宗教以服民心，遂委大喇嘛以西藏之政權，崇之爲帝師，法王，廣布教於大陸，蔓延傳播，及於全蒙。後以蒙民誠心皈依，浸濡愈甚，遂有今日迷信之程度焉。

（三）喇嘛教之分派　喇嘛教之宗源於佛教，本在超凡出俗，嘗艱茹苦，積善根於現世，冀成道於未來，故巡禮念佛，乃其本務，烟酒娶妻，所在嚴戒；然歷年久遠，思想漸變，而破戒之徒，或出於其間，厥後有目擊僧侶之腐敗妄行者，心知其非，遂起而唱改革之聲，派別於以生焉。分述如左：

（1）寧麥巴派　此爲最舊之派，以僧侶衣帽皆用紅色，故又謂之紅教。許肉食娶妻，任加持祈禱之事，自開宗至今日，教義上絕少革新，今在西藏占絕大之勢力，寺院頗多，惟蒙古境內勢力甚微，寺院亦少。

（2）嘎噠讓派　此派起於宋仁宗皇祐之時，後三百五十年

有宗喀巴者，大唱改革之說，遂改興額爾哥叭派，即黃教也。故此派可稱爲黃教之先輩。

（3）薩斯喀派　此派約後於嘎噠謨派二十年而興，乃由寧麥巴派分離而獨立者也。然自額爾哥叭派既興以後，其勢遂微。

（4）額爾哥叭派　此派僧侶皆黃衣黃帽，故亦謂之黃教。初稱加達門派，自明永樂時，僧傑宗喀巴革新以後，遂有此名。宗喀巴見當時紅教之腐敗，（破戒律，蔑教旨等不規則之行爲）奮然突起，大唱改革，務謹嚴其戒律，儀容則仿自印度僧徒，衣帽皆用黃色，改宗以後，大受羣衆之信仰，以旭日東升之勢，流布於蒙藏等處，因歷代活佛多屬於此宗，遂常壓倒各派，他派多改宗從之，迄於今日，其勢力未嘗稍衰，內蒙極大寺院，多屬此派云。

（四）喇嘛之稱別　喇嘛者，蒙古僧侶之通稱，而其階級各有不同，稱號因之亦異，茲就現在最普通者，分述如左：

（1）佛爺喇嘛　通稱曰活佛，本限於前藏之達賴喇嘛，（藏人謂之「喀爾福林頗采」意卽大德中之大德；蒙人之稱達賴，則大海之意也，現爲額爾哥叭派之管長，）若後藏之班禪喇嘛，（其始祖稱凱珠布格博克巴勒藏，十五世紀末葉人，爲第一代達賴喇嘛羅倫嘉穆錯之法弟，師事黃教始祖宗喀巴，今與達賴喇嘛分掌黃教）及北京雍和宮之呼圖克圖，庫倫之呼圖克圖，及多倫鄂爾呼圖克圖等數人，然蒙藏各處大寺院巡錫中之大喇嘛，往往僭稱活佛，自居佛爺喇嘛之尊號，以圖蠱惑人心，究竟孰爲眞活佛？孰非眞活佛？則吾不可得而知矣。

（2）多倫鄂爾呼圖克圖　此乃佛爺喇嘛之一，而所以另加敘述者，以習慣上之稱號有異，及呼圖克圖之名，亦有由來也。喇嘛教雖自元初卽見知於蒙古，然其主長之有呼圖克圖之稱，則創自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當時由阿巴岱汗之懇請，轉生於蒙古，其在世時，爲全蒙人民所崇敬，今住外蒙庫倫之呼圖克圖，卽其後裔，而呼圖克圖坐牀於內蒙多倫鄂爾乃始於淸代聖祖康熙三十年四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土謝圖等喀爾喀七族來歸，帝因幸多倫鄂爾，五月，大宴諸汗，台吉等，錫土謝圖車臣二汗稱號，封扎薩克圖汗之弟策妄扎爲親王，依次襲汗號，並封諸部之濟農諾顏，以王，公，貝子，貝勒等號。凡三部，三十七旗，授扎薩克。又爲收攬蒙古民心計，建彙忠寺於其地，命內外蒙古各送喇嘛一人至寺，更由西藏迎第五代達賴喇嘛大弟子章嘉呼圖克圖，使主持焉。內蒙多倫鄂爾之有呼圖克圖，自此始，至今猶稱呼圖克圖云。

（3）扎薩克喇嘛　位次於佛爺喇嘛。佛爺喇嘛爲信仰之中心，扎薩克喇嘛則綜攬政教兩權，統轄管內之土地人民，處理寺

內一切事情，其權力無異於扎薩克。此等喇嘛，多出自名門王公親族，常被推任，以背後有勢力爲之擁護也。北京雍和宮佛爺呼圖克圖下有扎薩克喇嘛二人活佛專以誦經爲事扎薩克以處理事務爲職，一掌內務專理寺內諸事，一掌外交專理與政府交涉及其他外來各事，職掌各殊，互不相犯。小庫倫（卽綏東縣）有錫呼圖克圖喇嘛，又其一也；至喀爾喀青海等處，其數尤多。

（4）大喇嘛　不問其宗派品級如何，但爲一寺之座主而爲首席者，通稱之曰大喇嘛。此等喇嘛，大抵有王公台吉等之門閥，或有勢力者之子弟充之。惟向例須參拜西藏之總本山一次，奉貢受戒後，方能就職；然以地處偏僻，且朝山之貢物未易措辦，故亦有參拜未了而當此職者，若無相當之人，則自西藏招聘高僧充之云。

（5）廟喇嘛　此等喇嘛，與普通所謂喇嘛，無甚差異，因區別於有高位之種種喇嘛，特冠以廟字，亦一般人稱呼之習慣也。受札薩克及大喇嘛之指揮，平日奉佛事，並參與民間冠婚，喪祭一般之禮式。凡旗民子弟除家督相續之男兒外，其他皆由七八歲時送之入廟，剃其髮，此名之曰沙彌。衣食等費，均由家供給，每家一人或數人，王公台吉之子弟亦然。新入廟之小喇嘛，除大喇嘛特別許可外，概不准隨意採家，日常起居廟內，伺師命而讀藏經，采薪洒掃牧畜及一切雜務，亦均由此等喇嘛任之，視其動作之勤怠及修業之多少，爲升級之標準，亦有終身不脫廟喇嘛者。

（6）黑喇嘛　凡俗人之鰥夫寡婦，因爲亡者祈求超昇，不着法衣袈裟，不修持經文，惟日常手持捻珠，口誦「唵嘛呢叭咪吽」以送一生者也。（藏語意卽「嗚呼，蓮華上之寶珠」但就原語譯之，止爲「嗚呼，蓮華上」而已。蒙人以此語有不可思議之功能，一若此道不可須臾或離。夫此簡單之語，而有如此之神能，誠非吾人所能解者，意者藏人對於蓮華上置之觀世音菩薩，逐日祈禱，故每念及此六字，卽如觀世音降臨歟？藏人素信達賴喇嘛卽觀世音菩薩之化身，以信達賴之故，因而崇拜觀世音菩薩；以崇拜觀世音菩薩之故，并及此六字而篤信之，此蒙藏人民，所以謂此六字爲拂萬難之良劑，而更視爲宗教之綱領者，蓋有由來也。）

喇嘛平常在寺院，每日朝夕，必一次佛前誦經。其受招請赴俗家誦經時，則因法讖大小而人員不同，小者小喇嘛一人，大者大喇嘛與高級喇嘛數人或數十人；王公法讖，則舉廟以從。每年七月，舉行盂蘭會一次，是爲念大經。

喇嘛戒律甚嚴，然惟高級喇嘛實行，下級喇嘛在廟則言行惟謹，出廟則恣情妄爲，雖不娶妻，究多妾媵，現在庫倫一隅，其依喇

嘛以爲生活之娼妓竟達數百名。而蒙古婦女又有一種特別迷信，謂與喇嘛私通能生佳兒，故下等婦女之與喇嘛奸宿者尤多。即五台山『石頭砌牆屋不倒，喇嘛入室狗不咬』之諺語觀之，可知其一斑，此亦我佛如來之所不及料者也。挽回頹風，其可緩哉！

喇嘛時常巡錫於各地，一以募集淨財，用供廟內支用；一以巡禮聖域（西藏之總本山，山西之五台山等處）稟受活佛戒律；負袈裟徒步數千里者，往往見之。且有一步一磕頭，費數年之時日而至聖域者，皆以得活佛之一瞥爲無限光榮，其迷信之程度，可謂極矣。

（五）活佛之定法　以抽籤定活佛，其事頗趣。蓋世界宗教之教主，未有如喇嘛教以抽籤之方法，決定所謂化身轉生之佛陀者，此喇嘛教之所以爲喇嘛教也。其抽籤之方法如左：

化身轉生之事，創於明初黃教之始祖宗喀巴，自是以來，每於生存之時，巡錫各地，察美好圓滿之兒童，默識於心，至於死時，預言而遺囑之。自後弊端叢生，蒙古王公欲使其子弟爲轉生者，以擴張其勢力，增進其財產，多有贈金寶貨物於達賴班禪，以博其歡心；而轉生者大半爲蒙古王公之子弟，殆與世襲無異。所謂聖童者，紛然羣出，互相競爭，故第七代達賴時，（班禪之第六世時）清庭爲防遏弊害計，遂定抽籤法；時在乾隆五十六年，帝乘征服廓爾喀之餘勢，對喇嘛教之選舉達賴，實行干涉。始作金瓶二，一置於中藏之大招寺，定達賴喇嘛者也；一置於北京雍和宮內，定蒙古之呼圖克圖者也。此抽籤定活佛之由來也。其法自許多之聖童中，擇活佛死後十個月內產生之小兒十二人，漸次剔除，至剩三名爲止，是爲活佛之候補者，書此三人之姓名於紙上，投入金瓶中，在佛前讀降聖經後，任抽出一籤，定爲活佛。抽籤時，理藩院及扎薩克大喇嘛均到場，以示慎重。惟清政府所定政策，使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轉生於西藏，故其抽籤未嘗在北京舉行，向來皆在西藏，由達賴，班禪諸汗，及駐藏大臣蒞會行之。新呼圖克圖當選後，送之特建之寺中，由高位喇嘛監督，住寺年餘，經清廷發給新呼弼勒罕之認可證，及移送蒙古之許可書，然後由蒙古諸王，籌備典禮，迎之入境云。

（六）佛像經典法器　佛像種類之最多者，喇嘛教中亦在百種以上。佛像之始，自印度「豨叭」密教，輸入於西藏，其後以次增多，漸化爲西藏式，其中八九皆爲鬼怪羅刹，或奇異猥褻之像，吾人觀之，咸生奇異之感。

蒙人以有佩佛，爲有所依託，無論男女老幼，其胸前皆懷一佛，名之曰懷中佛。男子銅鑄，女以布製，銅者上刻佛名，布者上圖佛像，雖顛沛流離之際而不棄，且信仰之程度，尤以危急時爲最深云。

今日喇嘛所用之經典，悉爲西藏文字，世傳元時嘗譯爲蒙文，今已無存。喇嘛之尊重經典與尊重佛陀相等，日本西本願寺別院駐北京布教師某發願抄寫藏文之阿彌陀經，請於大喇嘛，堅辭不許，後重賂之，始得以乾板影寫，即此足以窺見其對於經典之尊崇矣。

喇嘛教之法器，與內地佛教所用者無大異，惟有幾種特別品物，蒙藏人士咸以爲護身寶符，分述於左：

克利加龍王及金剛五鈷釬　活佛死後，將其死屍腐敗所生之汁液，和土塑成「克利加龍王」及金剛五鈷釬之像，謂旅行時佩之，可免盜刦及爲彈丸刀劍所傷。此風西藏最盛，內蒙亦有之。

瑪尼恰爾　喇嘛教之迴轉經器也，其狀爲六角形，高一尺五六寸，廣約四寸，周圍刻西藏文字，其中置西藏文字幾千之書，謂一度回轉，其功德篤於誦經幾百萬遍，故轉之者極多云。

念珠　以堅木製成者多，亦有用玻璃、水晶、赤檀香、胡桃等類造成者，誦經時用以記遍次，或套項上，垂於胸前，蒙人頗尊視之。

祈禱筒　桶狀，用風與水迴轉之，間亦有用器械者，自縱軸突出高凸線，恰如卷絲，參議之人通行於前，必迴轉焉，但轉須自右迴行；喇嘛自左迴行，以示與俗人別也。

祈禱壁　特爲貯藏刻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之板而造成長而且薄之石綫者也。蒙人以建此壁爲功德無量，喇嘛爲騙取民財起見，恆遍遊境內，應人所需，於岩石或石板上刻此六字云。

（七）喇嘛廟　喇嘛廟建築頗稱宏壯，極大之廟，於周圍作土城，中設正殿，供如來佛像、十八羅漢、四大天王等，而於左右前後，建伽藍數所，通常唪經之際，多在四周之堂宇內，若打鬼會、盂蘭會等大法會，則在大殿行之；然具此規模之寺院，蒙境不多見也。中等寺院，大殿以外，無他堂宇，即有一二，亦不甚軒廠；其更下者，不過一矮小之寺廟，住喇嘛三五而已。

蒙古喇嘛廟前方立有石碑，高約丈餘，寬約三四尺，厚尺許，刻文牛與少女交合，有武夫怒目切齒，手執長鎚，腰繫少女首數十，騎牛背上，似轄牛狀，並塗采色於其上，觀之令人起一種奇疑之感。相傳古昔建某寺塔於西藏，歷十四年始告成功，凡搬運建築材料，悉賴牛力，及竣工，其蹄腿均已磨去，監工者掩牛之功，未報西天我佛，牛因勞而不得封獎，大怒而行淫，所過少女，類皆汚之，後我佛知之，爲保蒙女貞潔起見，遂令武神下界監管該牛，武神腰中之女首，即神牛所汚者；是後我佛勅令，凡蒙境內有廟之處，必樹牛碑，蓋不沒其搬運之功也；其使武神騎其背者，則表現其行淫之罪，而並監督其行動焉。又一說，燕王掃北，祗遺一少女，天神使牛王下界與之交合，一乳而生七子，爲今日蒙古人民之祖，故蒙人敬之云。

（八）送鬼及跳來青　蒙民迷信神魔，病不飲藥，惟曰有鬼，請不

設法驅出，則病無以愈，此送鬼及跳來青之習所以生也。分述於左：

(1)送鬼　人有病時，請喇嘛若干，淨手用芝麻油和小麥粉(他麪亦有用者)作鬼形，(麵鬼之大小不一，大者高五六尺，形略如人，咬牙瞪目，望之愕然，小者較少)作畢，齊聲誦經，令小喇嘛吹喇叭，打大鼓，由室內送麪鬼於野外，舉火焚之，然後衆喇嘛撤步反身，向病者家中疾馳，蓋恐鬼知其回路而復回病者體也。

(2)跳來青　巫覡假療病以惑人之俗：病家請巫者一人，左手持鼓，右手以鞭擊之，身亂動，口嗚嗚，於院中循圓路疾馳，使病者追隨其後，迨病者疲倒於地，巫者止步莞爾笑曰「鬼已無力，脫離人體矣。」是謂之跳來青。

二十三　雜俗

內蒙風俗，除前所舉諸大端外，左列數事，亦與人生有關係焉。

(一)蓄髮辮　蒙民株守舊制，除喇嘛與尼外，一般人士皆有蓄髮辮之風，故內地文明人(剪髮者)一至蒙境，彼皆以喇嘛呼之，或問以寶刹云。

(二)天足　蒙民一切事情，皆樂於模倣漢人，而纏足獨否，此蒙古之所以爲蒙古也。故無論處女老婦，其對於足之主義，概取放任，甚至着鞋不着襪，或竟赤足遊走，以爲發育成長之促進手段，無惑乎漢女多孱弱，蒙女多健強，且能習騎射，與男子競上下，而享同一之幸福。東西洋之旅行家見之，無不嘖嘖贊稱，良有以也。

(三)拜火池　蒙民室內必修火池一個，以磚石爲之，或以木鑲邊緣，時時拂拭，四季不毀，冬且添火取暖，每日不斷淨香，焚香致敬禮，來賓概不准以手足觸之，尊崇之程度，與佛龕相同，或謂其內供「孟良」，不知其何來也。

(四)懸挂白布條　蒙人迷信鬼神，已如上述，故每於大門上，或門外樹上，懸掛白條，謂能免惡鬼，使不敢入門也。風吹布搖，遠望之若萬國旗然。

(五)放血　蒙民篤信喇嘛，病不延醫，歸請大喇嘛或喇嘛醫，以針刺其前額，使出靜脈血，是名之曰放血。

(六)猪五查　年節以及婚喪大典，蒙古有送禮之習，王公富豪，多以猪羊馬相贈，而一般人家，尊視猪尾閭處之骨肉，重約四五斤，謂之猪五查，茶煙米麵之四色禮，亦不若猪五查一塊，易得其歡心焉，此殆一特別習慣也。

(七)男女平等　蒙古婦人與男子分擔家務，勤勉耐勞，或且過之，居家則共作，外出則偕行，頗有平等之觀。邊城北帶地方，時有婦女騎驢，而男子執鞭以隨其後者，其不蔑視女子之人格，蓋與西洋同風，亦吾等所不及料也。

(完)



微聲

夢雷

一

在一個大雜院裏，（大雜院是北京一種住房的名稱；就是一個住宅分居許多的人家；這種，大多是貧民和苦力所居。）靠南的二間小屋，是院主李思住着。李思是一個很勤苦的中年人；他雖有這處房屋，但還是在人家拉包車。他有一個老母，二個兄弟，和一妻一子：今天他的主人上天津去了，所以他能回家過一天快樂的日子。

李思抱着他的孩子落兒，坐在門口瞧胡同裏往來的車子；在這時候，有個外來的鄉人，惶恐而無主意的在他門口一帶來回的走着。他——那外來的鄉人——是一個年强力壯的青年：他圓而黑的臉，鑲着兩只笨大的眼；多筋而厚的手，提着一個衣包。他的腦充滿了鄉村風味，於是這胡同雖不是北京熱鬧的地方，而往來的車子，已經很能使他眼忙了。當他看見一輛汽車經過的時候，他驚異的張了眼，一直送到他視線不達的地方。他自語道：『這大概是三國演義上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馬之類了！』

李思看見了那鄉人，默想道：『那鄉人很是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

鄉人看見李思坐着，他想問個訊，就走向李思去。

他走到李思身旁，不覺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去了。他想：『我又不認得人家，我問他用什麼稱呼呢？……老哥？……不好，……噁……這樣罷：用打聽末了道聲勞駕。』於是他又走向李思去；走到那裏，又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他這樣來回走了好幾次，最後他硬着頭皮，紅着臉，吃吃的問李思道：『打……聽打聽，這裏這是太平胡同麼？』

『聽他的口音，竟是我們同鄉了，』李思這樣想着，答道：『不錯，這裏就是太平胡同。你尋誰？』

『太平胡同六十三號，有位姓李……』

李思不等鄉人說完，放下了落兒，站了起來道：『這裏就是六十三號，我就姓李，你莫非是……』鄉人道：『怪不得面熟得很，我是朱良，你莫非就是姊……』他遲遲的不敢說下去了。

『呀，原來是良兄弟！我一見你就想有點像，……只一時想不起來；你……』李思捉住了他的手說。

『姊丈……』朱良作了一揖，眼圈微紅了。

『你怎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李思說。『我們且進去。』他就和朱良一同進去。『良兄弟來了！……』他高聲告訴他的妻。

李思的妻正坐着理頭；她聽見說他的兄弟來了，他的血，立刻脹起來湧到心頭，接着快而重的一陣心跳；她站了起來，而她的兄弟已經發現在她的面前了。

『姊……姊……』朱良嗚咽着叫。他的眼淚已經不由自主的流了出來。

李思的妻拍着朱良的肩說道：『兄弟，我在家裏的時候，你不過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六年不見，長得這……麼……高了！……』她也嗚咽着哭了。

李思拍着朱良道：『到底還是小孩子，要哭呢。——』回頭向他的妻道：『兄弟來了，不問……到陪

着他哭起來了。瑚兒在家麼？』

李思的妻道：『不在家；你買點兒點心去罷。』李思走了，她對朱良道：『家裏多好麼？你怎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

朱良擦乾了淚答道：『家裏多好；只因家鄉年年荒亂；今年張家二叔進京辦貨；爸爸說，家裏年成又不好，柴米又貴；還是進京請姊丈尋個事做做。就請二叔帶我進京來了。』

『咳！爸爸不知道，北京就兩年也尋不着事呢。——可是你既然已經來了，我就叫他替你留神尋個事。尋得着呢也罷了；尋不着，你就好好住在這裏玩幾天再回家。——你書念到怎樣了，有進步沒有？』李思的妻問。

『姊姊進了京，我又念了兩年書；後來爸爸說，年紀大了就叫我下田。(種田)』朱良說。『去年冬天，二叔叫我到一個肉鋪裏去算算賬；後來肉鋪倒了，我也就還家了。——反正現在寫兩封平常信，還能够。』

李思的妻道：『真的，人家看了你寫來的信說：字又寫得好，句子又通；……稱贊你好幾句呢。你姊夫就是吃虧在不識幾個字，……』

『現時姊夫做什麼事？』朱良問。

李思的妻答道：『你姊夫拉了六年車，積了幾個錢；就把這所房子買了下來；現在他還拉着車呢。我老和他說：這所房子收下來的房錢，一家子已經足用一月多的了；爲什麼還要牲口般的拉着車？他老是答道：「我又不識字，除了拉車，還做什麼呢？」兄弟，你姊夫真是一個勤苦老實人；你來了，也好學學他。——我也有六年不在家了，家裏的事，一點多不知道；爸爸替你說媳婦了沒有？』

朱良紅着臉道：『已經娶了！只是她害人，不多幾時就生了一個孩子。從前我們自種自吃，到也過得

去了；這時多了兩口人，自己田裏的糧食，只吃得九個月了……』

李思的妻笑道：『真是，自己有了孩子，還是這樣孩子氣。娶妻生子，是大事，難道爲了窮就不娶妻了麽？——阿彌陀佛，爸爸現在有了孫子了。』

李思提了一塊羊肉幾根葱進來道：『咱們自己做羊肉餅吃罷。』

他們一邊做着餅，一邊談論着。

『現在的事是真不易尋；除了拉車。』李思在一只小白爐旁烤着餅說。

李思的妻大聲道：『他很認得幾個字；難道當個把門房還不成麽？』

『不是說不成，是沒有位置。就說工廠裏尋個工做做，還很難呢！在北京吃着白飯想尋事做的，不知有多少啦。』李思用火筷鼓着煤說。

『倘是沒事，拉車也好。……』朱良想：『你拉幾年車就買房子，我不能麽？……』就說：『拉車也好。』

『拉車？』李思覺得奇怪的說。『一，你不認得北京的道路。二，你吃不了這苦。我勸你在這裏玩了幾天，還是回家種田。』……『或者——』他烤好了一個餅，給朱良道：『你一定餓了，先吃罷。』

朱良吃了一口餅，想道：『我找個什麽事呢？……拉車麽？……種田麽？……』

二

一天晚上；院內的人們，大半是睡着了；忽然一陣的打門聲，鼓般的響着。『一定是我們的醉鬼回來了。』一個婦人的聲音，在一間最小的房裏傳出來。『來了……』接着開房門的聲音；開大門的聲音；關大門的聲音；雜亂而有輕重的脚步聲；……關房門聲；不大忽兒，小房裏就微微有點光亮射出來。

在這間小房裏，除了：一張大牀，一張櫃子，和一只

小爐之外，是一樣東西多沒有了。在牀上是已經躺着兩個小孩；醉鬼也睡在牀上，吸着燕牌的紙煙；臉上還微微有些醉態。他的妻坐在一旁問道：『今天一天拉着幾吊錢？後天就是月半了！……上午麵舖和「外國鷄」（北京的車夫呼車主叫「外國鷄」）多要錢來了。怎樣罷』

『一共多少錢？』醉鬼迷迷花花的問。

『多少錢？……』醉鬼的妻說。『糊塗！……五塊錢車租，三塊錢麵錢。——你今天到底拉了多少錢？拿出來明天好買麵；我們今天還沒好好的吃頓飯呢。』說着，她就去探醉鬼的衣袋。醉鬼乘勢忽然的吻了他妻一下；接着躺着嬉嬉的笑。『不要臉的狗骨頭！說正經的，誰和你——』醉鬼的妻，打了醉鬼一下說：『拿錢來，……』

『錢？拉倒拉着十來吊錢啦；可是——』醉鬼用柔聲說。

『錢呢？——可是怎樣？給相好（相好，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姘頭。）的了。』她用凶很的目光釘住了醉鬼。

『放你媽的屁！』醉鬼有些發火的罵他妻。『化了，怎樣？……給了相好的了，怎樣？……』

『倒是怎樣化的？』她火到眼多發了光。

『化了就化了，你們管得着麽？我馬牛般的拉了一天車；快樂快樂化幾個錢，還不許麽？——老實說：喝酒喝了；賭錢輸了。』醉鬼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六七個銅子，一擲道：『還有這些；拿去。』

『除了賭錢喝酒就沒有什麽可玩的了？』她質問他。

『那是：……有錢的，沒了事就聽戲，瞧電影，上公園，……我們呢？……聽戲？瞧電影？……除了賭錢，喝酒，或者化三十銅子上花枝胡同（北京最下等的娼女所在）——』

『有那一天，你們賭錢被警察捉去了；才是阿……彌……陀……佛！』她無可辯論了，才說這麼一句。

『渾蛋，放……屁！』醉鬼用力的說。『他們——警察們——只知捉賭，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賭……多是些渾蛋！……』

『你才是渾蛋！……』她指着她的孩子。『你想家裏兩個孩子多不管；一個錢也不拿家來；渾蛋不渾蛋？』

『我自己多管不了，還管孩子？』醉鬼說

『拉車的多着呢；沒有像你這樣的！你——看！李思也是拉車的；他拉了六年車，怎麼就把這處房屋多買下來了。他多麼勤苦；不要說喝酒賭錢……！連煙多不吸的；就是天橋（在北京前門外，是一個大市場）多不大去玩的；他現在有了這一處房屋，還一天到晚拉着車。要是你有了這處房子，早賭死，醉死，生梅毒死了！……人家一家子多麼和氣？這叫天理昭彰：愈愛化錢的，愈不給錢他；愈不愛化錢的，愈多給錢他。要是你有了錢麼，早「猴兒穿衣服，燒了毛」的好像有這麼回事的，棄了妻子望人頭上扒，了！……』

『本來，猴兒有了衣服，還要毛做什麼？』醉鬼說，『古人說得好：「人生行樂耳；……」有了錢不化，藏着，不是同沒有錢一樣。再說李思，一個造糞機器和養人機器罷了！——不要煩！我可要睡了。——哈哈！你能說我，我到也要說說你了：你既說我不勤苦；那末你呢？……你看對面屋裏的王寡婦；他一天到晚替人家縫衣服；他兩個孩子，還靠着她上學呢。你呢？項好還要我做好了飯送到你嘴邊罷？……』醉鬼用指擊着牀說：『你譬如我是死了。』

『你活一天，我就得吃你一天；實在除非你死了！』她玩着她自己的衣角說。

『我到過不過的時候，就自殺了！隨便你去過快

活日子。——我死了，我到也快活了！……』醉鬼深思的說。

『你死了，倒也罷了！你就死得了。——孩子們呢？……』她替孩子們蓋蓋好被說。

『孩子是你生的，我本來不要什麼孩子。』

『誰叫你娶我的？……』她冷笑着說。

『我爸爸的主意；不是我自己用四人轎來抬你的。……』

他們兩人多沒有什麼可說了；於是相對默然了半天。

『今天是過去了；明天一家子吃什麼？』她起首的問醉鬼。

『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醉鬼無可無不可的說。

『放屁！一定不許你當！……』

『不許當？……』

『不許當！……』

『不許當。那我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只得——我只有三條路：一，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二，倘是不許，我也不管你們了，我走我的路，反正我一個人終餓不死；三，我現在也活夠了，我就死，也沒什麼。……你說怎樣？』醉鬼正經的說。先前，他們不過說着玩的；現在是已經「以假作真」的正當談判起來了。

『哼！……』他的妻冷笑着說：『走，就走；死，就死；你愛怎樣辦就怎樣；我的戒指是無論如何多不能當的。』

『一定？……』

『誰說不一定？——你倒走一個我看看；死一個我看看。』

『哈！這有什麼，走，就走。……』醉鬼說着，站了起來就走。

『好哥，我說得玩的；給你戒指罷。……』她沒法，

只得除下了她的戒指給醉鬼。

『這個節，又能平平安安的過去了！』醉鬼拿着戒指嬉嬉的說。

三

王寡婦，一針一針的在縫着一件衣服。『怎樣呢？……』她在默想着以後的生活：『現在的生活程度是一天高似一天了！什麼多貴了幾陪；我十個指頭，現在是任不住兩個小孩的上學了！怎樣呢？……』

王寡婦是一個忠誠的婦人；在五年前，她的丈夫就死了！他丈夫死的時候，她的大兒子誠兒才八歲；實兒才六歲這五年中間她用十個指頭養成了兩個孩子，並且還能使他們上學；她是怎樣一個有魄力的婦人啊。

現在，各樣東西多是貴的；她十指所換來的錢，如何够兩人的學費？她在解決這個問題。

『不叫他們上學罷，一點知識沒有，將來怎樣做事；叫他們上學罷，又沒有這些錢財；……』她無從解決的想着。她覺得煩惱起來，就躺着來迴她的心思。

在平常，她自起到睡，除了做飯；針和線是一直在她手裏的；她雖住在這雜亂的大雜院裏，但除了有事，她從沒和人家談論過；他不笑的臉，現出霜雪尊嚴的樣兒；但她一見她兩個孩子，就立刻發出她從心底裏出來的極甜密的笑容了。

誠兒和實兒跳着回來了。王寡婦就替他們擦臉，換衣服；他替誠兒擦臉時，看見臉上還有些淚痕，就問道：『今天又是爲什麼？』

『沒什麼，——』

『爲什麼哭？——』她說到哭字，誠兒已經哭了。

『剛才我和哥哥從學堂回家的時候，碰着了宗兒，他打了我一下；哥哥有氣，也打了他一下；他就哭

着告訴他爸爸他爸爸就罵我們……』

王寡婦替誠兒擦着眼淚自己想起丈夫來；一陣心酸，不覺也哭了起來。實兒看見他們哭，也哭起來了。

在我們看來，誠兒們不像是她的兒子，因爲誠兒們穿的衣服，非但不破，而且潔淨；她自己不過穿着一件破衣罷了

在晚上，他們就商量上學的問題。

『我晚上賣賣晚報不好麽？頂少一天能賣四五十份；我和兄弟的學費已經夠了。』誠兒說。

王寡婦想道：『好是好的，只怕誠兒吃不了這苦。——古人說得好：「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不怕他們現在吃苦，只要他們將來有用……』她就決然的道：『好的，只是你要和兄弟一塊兒一個人晚上怕……』

明天，誠兒們在街上賣晚報；王寡婦在家裏縫衣服。自此以後，非但有上學的錢，並且一月可以積蓄多少錢了。

（未完）

老年

俄國乞呵夫著

耿式之

省議員柯西高甫從前是建築家，他現在剛回到他的家鄉去，他是被派遣回來修築他家鄉的教會墓地的。他生長在那鄉村裏，在那兒長大起來，在那兒成了親，可是他從火車裏走出來，他真認不得了。

一切都變了樣子，好比說十八年前他離開家鄉到聖彼得堡去的時候，這車站的一塊地方是許多野孩子常來追鼬鼠的地方；現在你走到大街上去的時候，就能看見一所四層樓的維也納旅館，裏面有很多房間，可是在那時候祇有一座骯髒灰黑的古牆。不過古牆和房屋固然是變了，尤其大變的是鄉村裏的人。柯西高甫問一個旅館裏的腳夫，他就知道他所能記憶出來的人裏有一大半是死去了，或是變窮了，或是不知去向了。

他問那腳夫道：『你記得柯西高甫麼？柯西高甫是個建築家，從前曾同他的妻子離過婚的。……他在司維利彼街裏有一宅房子的，你一定記得的。』

『不，這個名字的人，我一個都記不得。』

『怎麼了，這不會不記得的。這樁事在那時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連所有的馬車夫都知道這件事，辦他的離婚案的人，是律師沙波金，就是那大騙子…………那著名的光棍，就是在律師團裏受鞭打的那個人……。』

『你是說伊萬尼哥列乞麼？』

『正是的。……他現在還活着麼？死了麼？』

『謝謝天，他老人家還活着呢。他現在隨着一個官做書記，很得意的。有二宅房子在開比乞納街裏。新近把他的女兒嫁出去。』

柯西高甫在屋子裏踱開着步。一時他的腦子裏湧出一陣思潮來。因爲氣悶了，他決定去訪見沙波金。他走出旅館的時候，已經下午了，他靜靜的走到開比乞納街裏去。他找着了沙波金，沙波金在公事房裏，但是幾乎不認識他了。沙波金從一個敏捷警覺老練橫暴的律師，而變成一個謙遜灰髮縐皮的老人了。

柯西高甫先說道：『你不記得我了，……你已經忘了……？我是你的老主雇柯西高甫。』

『柯西高甫？那一個柯西高甫啊？』

沙波金記起來了他認識他了，可是一時有點驚詫後來他們就彼此感嘆，問答，彼此記憶起來。

沙波金嘻笑道：『永碰不到的……永想不到的……你要些什麼？你喜歡香檳酒麼？或者你愛吃蠔肉麼？我親愛的人，在從前的時候，我真拿了你不少的錢——多得我覺着我現在不應該站在你面前見你了。』

柯西高甫說道：『請你不要管他。我現在沒有時候，我一定要到墓地裏去檢察那教會地。我是派遣來的』

『好呀，我們吃一點東西，喝幾杯酒，再一同去罷。我買了幾匹好馬！我陪你到那兒去，叫教會守門人來引導你。……一切事都讓我去預備。……但是我最愛的人，你怎麼了？你不躲避我麼，不怕麼？請你坐近一點。現在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從前我真是一個騙子，有一點滑頭。……但是我現在比水還靜了，比草還謙遜了。我已經老了；成了一個家。有了兒女。……老死的時候到了！』

兩個朋友吃了一點，喝了一點，走進馬車裏，一塊兒向那墓地去。

沙波金坐在馬車裏，回憶以前的事，說道：『是的，那時候真是個好時候。我現在還記得，不過不能信他是真的了。你還記得你怎樣同你的夫人離婚麼？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恐怕你已經都把他忘了，但是我記得真清楚，好像昨天我替你辦這件事似的。我的上帝，在那時候我怎樣的壞心腸啊！那時候我純粹是一個敏捷詭辯的奸鬼，滿肚子是哄騙的經驗和計畫……我常常鑽進許多複雜的事情，看見有大利的地方，尤其是去得快些，好比說，你的一椿事。在那個時候你酬勞我多少？五——六百。這些錢定可以把什麼人都壓倒了！你離開到聖彼得堡去的時候，你把這椿事完全交給在我的手裏。

「隨你怎樣去辦罷！」可是你以前的夫人雖然是商人家裏出來的，倒也很是驕傲自私的。要賄賂她去叫她自認其罪是難的——極難極難的。我常到她那兒去，同她商量談談話，可是她看見了我，她就對她的女僕人說：「媽沙，我早就告訴你，我不相信接近那班滑頭的」我想出這個法子，那個法子……寫幾封信給她，想出其不意的遇見她——弄到後來，還是不成。我祇好請第三個人來從中設法。我同她搗亂了好久時候，終究她只要你答應給她一萬塊錢算了事。她沒有這一萬是決不肯的。所以她後來退讓了……她哭了，她吐涎沫在我臉上，但是沒有法子，祇好退讓了，自己承認有罪。』

柯西高甫說道：『我記得她拿了我一萬五千，不是一萬塊錢』

沙波金慌了一時，說道：『是的，自然了……一萬五千，我說錯了無論如何，這全都過去了，現在已經完了。現在我爲什麼不可以老老實實的說出來？一萬塊錢，我是給她的，那剩下來的五千是我從那兒留下來給我自己的。我把你們兩人都騙了。……這全都過去了，爲什麼要含羞呢？並且，彼特羅夫，如果不從你這兒拿錢，另外還有誰那兒可以拿錢呢？我試問你……你那時候闊得很，財運很好。你任意的成了婚；你又任意的離了婚。你在那時候想發一注大財。我記得你用一張股票得了二萬。不是你，我從誰那兒敲竹槓呢？我還是老實說，那時候，我被我的忌妬心占了，你想你得了這麼一大堆錢，人家都脫下帽子恭維你：但是這些恭維你的人要爲幾個先令的事，在公事房裏鞭我，打我的臉。不過現在說他作什麼？這時候該把他忘記了。』

『請你告訴我，沙菲雅米卡諾納(他的離婚妻)以後怎樣的過活的？』

『她有了一萬塊錢之後麼？不用說是壞了。……

祇有上帝知道，她被神經，或是被驕氣，或是被良心，變成那樣一個人了，因爲她從那時候以後，她已經爲金錢把她自己賣掉了——也許她本心是愛你的緣故；不過到後來她喝酒了，你要知道，她拿了那些錢，就軋着許多做官的四處亂逛……喝酒，送情，淫佚……她有時有一個官到旅館裏去，有時她不喝葡萄酒，玫瑰酒，她要喝最强性的白蘭地酒，把她醉得發瘋了。」

『是的，她的脾氣是很古怪的。我同着她，吃苦吃足了。她總是因爲一件小事就動起氣來，神經就亂了……以後怎麼樣呢？』

『一個星期過去了，二個星期了……有一天我正坐在家裏寫字。忽然門開了，她進來。她說道，「把你這斷命的錢拿去」就把那個包袱擲在我的臉上。……她一時發狂了……五千塊錢就又擲掉了。她祇用去了五千」

『那末你拿了這些錢幹什麼呢？』

『這全都過去了，事情是做過了。爲什麼瞞着不說呢？……我實在拿了這些錢。你現在爲什麼這樣瞪眼看着我？……看以後的結果。這完全是一篇小說，一陣靈魂病！兩個月過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喝醉了酒，走回家來，心裏突突的跳。……我點亮了燈，就看見沙菲雅，米卡諾納坐在我的沙發上，也喝醉了，瞪眼四面望着，她的臉上帶着一陣野氣，好樣剛從瘋人院裏跳出來似的。她說道，「把我的錢還我。我變了，我的心了。若是我要走到狗羣裏去，我要沒命的跑去了。快一點，你這滑頭，把錢給我。」這多麼無恥呀！』

『那末，你呢……你把錢給她麼？』

『我記得……我給了她十個盧布。』

柯西高甫皺眉道：『啞……真的麼？若是你自己不能給她，或是你不情願她，你可以寫信給我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我並沒有知道。』

『我親愛的人，她後來在病院的時候，她親自寫過信的，我爲什麼還要寫呢？』

『那時候我正忙着辦理我的新婚，所以一切的信，都沒有十分留意。……不過你是一個圈外的人，你對於沙非雅，米卡諾納並沒有什麼仇意……爲什麼你不幫助她呢？』

『彼特羅夫，這件事不能把我們現在的地位去評判他。現在我們是這樣想，但是我們在那時候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我或者情願給她一千盧布；但是那時候就給十個盧布……她並不拿這錢去瞎用的。這是一段很奇怪的故事。現在這時候該忘了。……不過我們到這兒了！』

那輛馬車停在教會墓地的大門前。柯西高甫和沙波金跨出馬車，經過大門，沿着一條極寬的門路走進去。那些凋零的櫻桃樹，櫻樹，古舊的十字架和

紀念碑都閃耀着白的霜，那炫彩的日光在片片的雪花上反射着。在所有的墓地，你總能嗅得出有一種薰香和新掘出的泥土的氣味來。

柯西高甫說道：『你們有這樣一個雅緻的墓地。這差不多是一個櫻桃園了。』

『是的，不過被許多賊偷去了不少紀念碑，真是可惜。看那邊，在那生鐵紀念碑的後面右面一點，沙非雅，米卡諾納是葬在那兒的。你喜歡去看看麼？』

兩個朋友向右面轉去，踏着很深的雪，對那鐵碑走去。

沙波金，指着一小塊白色的大理石，說道：『在這兒底下。有一兩個下官把這塊念紀石放在她的墓上的。』

柯西高甫慢慢的脫下他的帽子，低下他的禿髮的頭對着那雪堆。沙波金偷看了他一眼，也脫下他的帽子，又是一個禿頭在日光底下射着光。四面的

靜默，正好像那個坟彷彿空氣也死了。兩個朋友呆看那塊石頭，靜默着思想着。

沙波金從靜中說出來道：『她現在安睡着呢！她從前自己認了罪，喝了白蘭地酒，現在她不管了。彼特羅夫，信我的話！』

柯西高甫肅然說道：『什麽？』

『就是說，以前種種是無論怎樣的厭恨，總比這樣好一點。』說着，沙波金指指他的半白的頭髮。『在老年的時候，死一個字，我連想都不想了。…………如果在那時候我要碰見她，我或者要設法愚弄她，但是現在……咳，現在！』

一陣愁雲湧上在柯西高甫的心裏，禁不住的他要極熱情的哭一場，好比他在少年時常爲愛情而哭的一般……他覺得那些眼淚就要流出來了。他的眼睛裏出來一層水氣，他的喉嚨裏好像擠出一塊硬東西似的，但是……沙波金站在他的身邊，柯西高甫覺得在一個律師面前顯出軟弱來倒是羞恥的。他急忙轉過臉來，走向教堂裏去。

兩句鐘以後，他同那守門人佈置好了一切，查看了教堂，就趁着沙波金正在外面同那教士談話的機會，趕緊出去流了一陣眼淚。他偷偷的走到那塊小石邊去，不時的四面探望。那塊小白石碑嚴肅的看着他，現出何等的悽涼情懇，好像在下面是一個貞潔的閨女，不是一個淫蕩的離婚妻一般。

柯西高甫想道：『只要我能哭，能哭！』

但是哭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雖然那位老年人强把他的眼睛流出幾滴水來，强把他的喉嚨發出幾個聲音來，可是他的眼淚不流了，他喉嚨裏的硬東西不擠出來了。……柯西高甫等了十分鐘，他就搖擺着他的手臂，走去找沙波金了。

新時代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部叢書編輯的起意，不外以下的三層意思：

(一)想普及新文化運動。

(二)為有志研究高深些學問的人們供給下手的途徑。

(三)想節省讀書界的時間和經濟。

現在已出四種。以後當陸續出版。

編輯人

李大釗　李　季　李　達
李漢俊　邵力子　沈玄廬
沈雁冰　周作人　周建人
周佛海　夏丐尊　陳望道
陳獨秀　鄭太朴　戴季陶

女性中心說

日本堺利彥編述，李達譯，原文係美國社會學者烏德所著，本科學態度，羅舉生物界昭著事實，證明自然中女性實處於中心地位，數千年來之傳統思想，以男性為中心者，從此粉碎無餘地了。實為有功於世道人心的科學上的新發現。　定價四角

社會主義與進化論

日本高畠素之著，夏丐尊李繼楨合譯，此書用社會主義者之眼光，批判并介紹有關社會之生物及哲學上各派學說，讀之不僅能明瞭社會主義與各派學說之關係，且於社會主義之眞義更得正當之見解。　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馬克斯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馬克斯與達爾文兩種主義為近代最有力之思想，學術政治咸受其影響。此書比較兩氏學說而研究之，與前出「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一書，頗多互相發明之處。原著者為英國班納柯克氏，譯者施存統。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

馬克斯學說概要

是書係日本高畠素之所著，施存統先生翻譯。內容分五章：(一)馬克斯及其近時批評家，(二)唯物史觀，(三)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四)資本主義生產及其破滅，(五)共產主義觀。提綱挈領，詳加解釋，譯筆亦極詳明，洵為近世最有價值之書也。　定價每冊三角



兩副面孔的奴隸（寓言劇）

美國 Mary Carolyn Davies 著

子貽譯

（場上佈一個樹林，林中有一條道路。路旁邊有好些野玫瑰花叢和其他樹林中間的植物。在路的兩邊站着兩個女子，等候着她們。還不會相互的覷看過。這兩個女子是穿着那一種便於做事的大衫，那種大衫的特色就是：假使配上了一頂皇冕便可以扮成一個女皇，假使沒有便成了一個農婦了。那第一個女子是帶着一頂冕那第二個女子却將一頂在手中很不經意的提着。）

第一個女子 （向那對面的女子看了一看）你是等候着誰呀？

第二個女子 我是等候生命。

第一個女子 我也是等候着生命呢。

第二個女子 他們說他是要走這條路上來的，你信這話兒麼？

第一個女子 他是無論那一條路都要過的。

第二個女子 （還是很快的呼吸着。）我跑過去迎接生命。

第一個女子 你不怕他麼？

第二個女子 怕的正是因爲如此所以我纔跑去迎接他呢。

第一個女子 （同她自己說，）我也跑過去迎接他罷。

第二個女子 啊！他來了呢！

第一個女子 不，這不過是那樹葉子的爭鬧的聲音，和那些逼着要他們走的風兒。

第二個女子 但是那樹葉子却並不走。

第一個女子 他們總得有一天走的日子，那是那風所知道的。

第一個女子 你爲什麼不帶上你的皇冕？

第二個女子 我們爲什麼要帶皇冕呢？

（她將她的皇冕安放在頭上。）

第一個女子 你不知道麼？

第二個女子 不。

第一個女子 那就是那一切的智慧——在那生命的面前帶着皇冕。

第二個女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

第一個女子　懂得那智慧的自然很少——

——就是那些最需要他的也不——

第二個女子　他來了！我聽得一聲聲音呢。

第一女個子　這不過是那一瓣花片兒的聲音，夢想他自己是從一顆玫瑰花樹上弔下來的呢。

第二個女子　我已經等候了——

第一個女子　我們都盼望他呢，我們都是叫喊着要他來，但是當他來了的時候，他便要傷害我們，磨難我們，他還要殺死我們，除非我們知道那個祕密。

第二個女子　什麼是那個祕密？

第一個女子　就是，他是一個奴隸，他是假裝着的！他是假裝着的！但是他心裏總常常明白他自己是一個奴隸。只有那些知道他這個祕密的人，他見了纔害怕。

第二個女子　你再告訴我一些罷！

第一個女子　對於那些怕他的人們他是一個暴君。他只服從——那皇帝和皇后！

第二個女子　這便是——

第一個女子　——我們對着他總不能不帶上皇冕的緣故！

第二個女子　你作麼知道這些？

第一個女子　這是那坐在我們城門外面的一個老軍的聰明的人所告訴我的。

第二個女子　他作麼知道的呢？因爲他也是一個皇帝麼？

第一個女子　不，不因爲他也是那害怕的人們中的一個。

第二個女子　（做夢似的，）我聽得說過生命是很美麗的。他眞是美麗的麼？我又聽得說過他是非常的醜陋；他的嘴是闊大的，並且是露出牙齒，他的眼睛是歪斜的，並且他的鼻孔也是很厚；究竟他是不是這樣？——或者他——實在是很美麗？

第一個女子　或者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來——啊！

第二個女子　啊！

（在那路的最遠的轉角上，生命慢慢的踱了出來，他走路的神氣彷彿是一個戰勝者一般。但是他的容態上却很帶着一些醜陋，一條太陽的光線忽然間射着那女子們皇冕上的珠寶，並且這時候生命也看見了他們了。於是他便灣腰曲體的走着，彷彿像一個駝背的奴隸一般，但是現在他却是美麗了。）

第一個女子　他看見了我們的皇冕了！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記着！當你還依然是他的主人的時候，你纔是安穩的，永遠不要忘却他是一個奴隸，而你却是一個女皇。

第二個女子　（同她自己說，）我總永遠不要讓他看見我沒有帶着皇冕。

第一個女子　咄！他來了！

第二個女子　他是很美麗——

第一個女子　當他是一個奴隸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不理會)他是——很美麗——

第一個女子　生命！

(生命鞠躬到地俯伏在她的脚邊。)

第二個女子　(很快活的)啊！

第一個女子　生命，我要一大盤的乳色寶玉。

(生命鞠躬以表示答應，)

第二個女子　噯唷！

第一個女子　還要珠子！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還要一所小堡，周圍用籬笆圍着的。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是的——

第一個女子　我要一個美麗的皇子，對於我想着那些悅耳的說話。我還要一個草莓餡子的饅頭，皮上面有那些細小的花紋的去罷，把這些東西替我預備好了。

(生命鞠躬着答應並且轉身要走。)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瞧見了麼？我們一定要這樣做。我們一定要這樣的擺佈他，只有這樣沒有別樣法子。現在——你來，試試罷。

(她從那路旁的花叢裏摘了一朵玫瑰花，並且將手指旋繞着他。)

第二個女子　生命(生命跪了下來，)我要一件金子的大衫。(生命鞠躬。)

第一個女子　對！

(在他的低下的頭的上面，那兩個女子看着他這樣的容易降伏，便很高興的笑了起來。)

第二個女子　我還要一個小花園，在那裏我可以散步，並且思想那吹着的喇叭。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這的確是一條很好的方法。

第一個女子　(將那奴隸——當他正要出去的時候——叫了回來。)我想要一匹灰色的駿馬。(生命鞠躬。)我還要一個小書童，要有金色的頭髮的，並且面上還要有一個酒渦。

(生命答應着並且打算退去。)

第一個女子　(又做手勢把他叫了回來。)生命！(一起重要的後想起來的事情)要有兩個酒渦的！

第二個女子　還要一個琥珀的項圈！去給我拿一個琥珀的項圈來！

第一個女子　(擲去她手中的玫瑰花，)還要一朵新鮮的玫瑰花。

(生命鞠躬；轉身要去做那吩咐他的事。那兩個女子看着這個經過的事和那成功，便不禁笑得前仰後合。)

第一個女子　生命！

(生命站住，)

第二個女子　你去幹什麼？

第一個女子 來這裏！

（生命走近她她很快的一下把他頸上所掛着的金鍊搶得了一條。）

第二個女子 （受驚。）你作麼敢？

第一個女子 你所看見的你一定要動手拿。（她又抓住了他的手腕並且拉下一隻鐲子來。）

第二個女子 （受驚，）啊！

第一個女子 去罷！

（生命出去）

第二個女子 但是為什麼——

第一個女子 生命是不喜歡求乞的人的。你看他自己也是一個奴隸呢。

第二個女子 他是這樣的美麗。

第一個女子 不要忘記他是你的奴隸…………這顆玫瑰花叢（用手觸着他）也是一個皇后，但是她却忘記了這件事了。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指點那路旁的白骨，）那也好像是花叢的一部分）。這是那些別的忘記了這件事的人們的骨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委實是這樣的美麗！

第一個女子 當你還是他的主人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是仁厚的！

第一個女子 祇當你還是不怕他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但是你搶了——

第一個女子 我們惟有對待生命必須要無理。

（她們聽得悲傷哭泣的聲音和一個嚴厲殘酷的口氣吆喝着一個沒有看見的人羣。）

第二個女子 這是什麼？

第一個女子 來！我們不能被瞧見了！（拉着她的同伴躲在戲臺旁邊的花叢後面。）

第二個女子 有什麼危險麼？

第一個女子 咄！假使他看見了你！他是常常守候着那最初的恐怖的表示的。

第二個女子 什麼是最初的恐怖的表示？

第一個女子 是一個念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能够看見我們的念頭麼？

第一個女子 祇要那種恐怖的念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假使一個人把那種念頭好好的藏了起來，連他自己幾乎也不知道呢？

第一個女子 就是如此也不相干，但是言語却更是危險。假使我們說我們是怕的，那末我們便更怕得利害，因為無論什麼一說成了言語，便也做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了。

臺後的聲音 啊，主人！慈悲罷，主人！

第一個女子 這可把他給弄壞了，這種卑屈的聲音。這是能教壞一個很好的奴僕的。祇要能够相當的對付他——

（一個男子走了進來跪在地上，對着那臺後的生命，畏縮害怕的樣子。）

第一個女子 （偷偷的走近那男子並且

和他說。）但是他只是一個奴隸。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奴隸麼？

男子　你為什麼這樣說？你試看看他的可怕的面孔，無論是誰要是看見過了他的面孔還能疑惑他不是一個主人，並且是一個暴虐的主人麼？

第一個女子　假使你沒有使他成一個主人，他自己不能夠成一個主人的。

男子　你這是說的什麼？你這說的是眞的麼？

第一個女子　是的，這是眞的。雖然這是可以說得出來的，但是這却依舊是眞的。

男子　（要想站了起來却又跪了下去了。）是的我覺得這是眞的了，但是走你的罷。

第一個女子　（又躲到那花叢後面去。）啊！

（生命進來，走過戲臺的面前，他的手中是拿着一條多刺的鞭子，趕着一羣緊擠着半爬在地上的男女們，他們都跪下來去和他的袍子接吻。他的口是闊大並且是露着牙齒，他的眼睛是歪斜的，並且他的鼻孔也是很厚。他實在是醜陋得可怕。）

生命　你！把你的理想給我，三個理想！你祇有這一些麼？

青年　生命搶了我的理想去了。

工人　他也搶去了我的了。

青年　但是我只有這幾個。

工人　當你辛辛苦苦的再去弄了幾個來，他又會搶了去的呢。

生命　（對一個老年的婦人講。）你每天要化十二個鐘頭去做你所厭恨的事。但是你還得有一個鐘頭去做你所心愛的工作，使得你的創痕可以天天是新的，使得你的刑罰可以格外的覺得利害。

老年婦人　啊，慈悲罷！不要這樣的狠罷！讓我忘却了我的心愛的工作罷！

生命　狗！我給你什麼你就拿什麼！你要想懇求着在我這裏弄到一些東西那是不能的。

一個人聲　給我一個夢！一個夢使我的手腕有力一些！

第二個人聲　給我一些些愛情，使我的日子不是這樣的可怕！

第三個人聲　祗要安息，一些些安息！一些空閒的時間，去想想那海，和那在風裏吹動的草葉。

一個婦人　主人！

（生命將鞭子抽她，那婦人喊了起來。生命倒退着離開了他們幾步，並且跳舞了一個譏笑的跳舞。那跳舞却愈加增高了他的怒氣，他可怕的大笑，並且將那鞭子向衆人亂打。有幾個被打死倒在地下了，他又將一個跛足的用手扼死。最後他把他們都趕到臺後去，有幾個人偷偷的把那屍體也拉了下去。）

第二個女子　啊！我永遠不要看見他的面

孔像他們所看見的一樣！

第一個女子　你總不會除非你跪了下來——永遠不要跪下，小的皇后。

第二個女子　我總永遠不向着生命跪下。我總要像你所教給我的挺直的站着，並且我還要說，『給我再去取一個項圈來，生命——』

第一個女子　現在我要去一會來，我就要回來的不要忘却了。（她出去）

第二個女子　我還要說——

（生命的聲音可以聽得從臺後出來，第二個女子便畏縮了起來了。生命進來）

第二個女子　奴隸！我要那一條有紅寶石的練條！（當生命服從着走近過來，她便把那練條從他頸上搶得了。）還要這個！

（抓住他的手並且從他手指上脫下一個戒指來這個奴隸依舊是鞠躬。她偶然向那屍首曾經躺過的地方看了一看，並且便不覺的發抖起來。）

生命　（舉起頭來剛剛看見那個恐怖的樣子，從這時候起他的態度便慢慢的從一個奴隸變成了一個暴君。）你怕我麼？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怕我的很多呢。

第二個女子　你是一個奴隸。

生命　怕我的很多呢。

第二個女子　你不過是一個奴隸。

生命　一個奴隸也可以變成一個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我可以變成——

第二個女子　你是我的奴隸。

生命　假使我是你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你是一個奴隸。

生命　假使我是你的主人我一定是很好的待你，你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啊！

生命　你是很美麗。

第二個女子　這是因爲我的皇冕所以我纔是美麗。

生命　假使你將你的皇冕從你的頭上取去，你一定依舊還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那是我不會做的。

生命　你是和那蘋菓花片的微微燒紅一樣的美麗，當那太陽照在他旁邊大的花朶兒上，你是和那深林中的小池一樣的美麗，那就是在手中捏着百合花蕊的。你是和那——

第二個女子　（轉身說）我想他是要我害怕，所以我就這樣的說罷。我聽說男子們是這樣的，我是並不害怕但是我不妨這樣的說說教他喜歡。

生命　你怕我麼？

第二個女子　是的。

生命　你眞怕麼？

第二個女子　是的，我是害怕的。

生命　啊，那纔使我喜歡呢。

第二個女子　（轉身說）我知道我一定能够使他喜歡的！她說隨便什麼譬仿說，是恐怕要是說成了言語便可以做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但是她總不能知道一切！她無論如何總是不能知道一切的！而且教他喜歡實在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而且還是這樣的容易！我是並不怕他，我不過是說說怕他就是了。

生命　你肯不肯把你的皇冕除了下來。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沒有東西比在風中飛舞的女子的頭髮更爲美麗的了，我可以看見你的皇冕底下的頭髮，你的頭髮要是在空中飛舞起來一定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將皇冕除下。）這是祇能暫時的。

生命　是的，你是很美麗。

第二個女子　（對她自己講；）或者我是不很聰明——

生命　你是好像一朵新開的花，你的忽然發現的顏色將過往的鳥兒的眼睛都閃壞了。

第二個女子　她說我一定不要——

生命　你是又像那過往的鳥兒，你的頭髮飛動起來好像是太陽的光線一般。

第二個女子　他却並沒有傷害我。

生命　你的皇冕是好像那從海底大船上所取得的寶玉所編成的一般。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皇冕麼？

第二個女子　（很留心的拿着送過去，但是忽然又變了計。）不——

生命　讓我替你在手中提着，我會給還你的。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我會給還你的。

第二個女子　假使你一定會給還我——

生命　（拿了那皇冕。）但是你的頭髮要是沒有皇冕便更是美麗了。（將那皇冕丟去。）

第二個女子　你這是算什麼？

生命　這不過是玩着的。

第二個女子　但是你答應了——

生命　那也是玩着的。

第二個女子　但是——

生命　呵呵！跟我笑罷，這是多麼的好玩啊！

第二個女子　（笑，於是便又發抖起來。）

生命　（很得意。）給我跳舞罷！你是年青的。你是快樂的。跳舞罷！

第二個女子　我的跳舞是要說什麼呢？

生命　你便說這是春天，並且是有新醒轉來的小河在那裏流着，並且是巴不得立刻就流到海裏去。你便說在那裏有一朵白色的花蕊在那月光底下慢慢的開了開來，並且是有一個青年的姑娘熟睡在一間掛着窗簾的屋子裏。你還可以說那太陽已經把她驚醒過來了——

第二個女子　（跳舞了這些樣子，起初她

還怕着他，但是到後來她忘却了那害怕，並且便任意的拚命的跳舞起來）現在，給還我的皇冕罷。

生命　你用不着皇冕，美麗的一個。

第二個女子　我是怕你了！

生命　怕我！我做了什麼了？

第二個女子　我不知道

生命　不要怕。

第二個女子　我是怕的

生命　我對於你一定是要做一個很和善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一個和善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你是我的奴隸呢。

生命　我永遠不會再是你的奴隸了。

第二個女子　假使她的話是不錯的？假使這是眞的？

生命　你說什麼

第二個女子：沒有什麼——

生命　你一定要叫我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不，不這是我永遠不肯的。

生命　（斜睨着她，）叫我做主人，那末我就很好的待你了。

第二個女子　不，我不能。

生命　（在那路上拾起他的鞭子，將那鞭子玩弄着，但是依舊笑着向她。）那末我一定很好的待你。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這是很好聽呀。

第二個女子　你可以給還我——

生命　貪心的女子！祗要我不教訓你就是了。

第二個女子　你不會打我麼？

生命　假使你不服從——

第二個女子　（很輕的說，）你不會打——

生命　那末，你一定要跪下來。

第二個女子　（記誦）永遠不要跪下，小的皇后——

生命　你一定要向我下跪。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舉起鞭來似乎要打的樣子）跪下罷！奴隸！

第二個女子　你是很和善的！生命，你是很和善的，你不是對我說了許多美麗的話麼？

生命　跪下。

第二個女子　你說，你一定常是很和善的——

生命　你服從不服從？

第二個女子　我總永遠不——

（生命將鞭子在她肩胛的四周做勢要打）。

第二個女子　（喊叫，）不要打我。我跪下就是了。（跪下）

生命　如此，這樣我纔能贏得服從。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這是很好聽呀。

第二個女子　慈悲罷！發一點慈悲心罷！

生命　不要啼哭。(將脚踢她。)

第二個女子　(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饒了我罷！

生命　我必得要打你，因為那些怕我的人們的啼哭的聲音在我耳中是很好聽的。

(打她。)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將鞭丟在一傍。) 但是那哭不出來的哭聲却更是好聽——(他抓住她，他們便扭打起來。)

第二個女子　他是太強壯了——我不能再和他奮鬭了！

(他們又爭持了一會。生命將她扼死，並且將她的身體推倒在地上。於是很可怕的笑着，他又走下臺去了。)

第一個女子　(很高興的跳躍着進來口裏唱着。) 噯唷四月兒裏，

噯唷噯噯唷，

全城子裏，四月兒裏，

都是很高興！

(她從花叢裏摘了一朵玫瑰花。)

噯唷，四月兒裏，

在那快活的四月兒裏，

愛情騎着馬來了，

不提防在那太陽的底下，

我在路上碰到了他！

噯唷，四月兒裏，

噯唷，噯噯唷——

(忽然間看見了那屍體，她便停住不唱，並且站着呆呆的觀看。於是她幾慢慢的走近前去整理整理那死的女子的衣服，並且在那身旁跪了下來。她低聲的說道。)

她是很年輕的……他是很暴虐……(撫摹那屍體。) 她從前也是一個皇后。她曾經奪了他的首飾，看哪，那在她死了的頸上的不就是他的紅寶石的練條麼？在她手指上的不就是他的戒指麼？但是他却是太強了……太強了……(她站起來，顫抖着，並且便不覺害怕畏縮起來。) 生命已經壓服了她了……生命已經把他們都壓服了……有一天……我恐怕……

(生命進來，還是那個醜陋的暴君，她還是畏縮着他的眼睛慢慢的向那臺上溜看，但是剛剛將及他要看見她之前，她却先看見了他了。她立刻站直起來，依舊顯出她的驕傲的本態。當她開口說話，生命又變成了那奴隸了。)

第一個女子　(很不留意的將那玫瑰花擲去也沒有看見那花是落在那屍身上了。) 生命，給我拿一朵新鮮的玫瑰花來！

(生命很卑屈的鞠躬，並且便出去做她所吩咐的事。)

(幕下)

在新文化潮流中的出版物！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各種「叢書」

趁暑假的機會求得新智識的工具

書名	內容
世界叢書	蔡孑民胡適之蔣夢麟陶孟和諸君校閱故所有出版物量雖不多而質極精要已出九種
共學社叢書	梁任公張東蓀蔣百里張君勱諸君主幹關於各國文學的介紹及研究尤多已出三十八種
北京大學叢書	胡適之梁漱溟諸君著作萃最高學府之精華已出五種
尚志學會叢書	張東蓀周宏業諸君著譯已出十一種關於柏格森的著作譯述尤多
新時代叢書	周作人陳獨秀沈雁冰諸君著譯爲研究高深學術之途徑已出四種
文學研究會叢書	葉紹鈞瞿世英諸君著譯爲專門研究文學之用已出四種
南京高等師範叢書	陳鶴琴鄭宗海俞觀海諸君著譯這叢書是注重教育方面的傾向的已出六種
武昌高等師範叢書	已出人體生理衛生提要一種爲武高教授薛德焴君所編
新智識叢書	過耀根黃士恆黃理中諸君著譯已出十三種
兒童文學叢書	嚴既澄計志中諸君編輯爲供給兒童自讀的書籍已出二種

最錄

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

北京大學校史學系主任 朱希祖

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羣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布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一，葡人割據澳門之略史；

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節略（附圖）；

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節略；

四，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一；

五，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二；

六，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三；

七，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四；

八，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五；

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之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

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爲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

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

十二，國人宜羣起請願政府，速向葡政府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款及第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

一 葡人割據澳門之略史

歐洲人與吾國通商者，首由葡萄牙，而割據吾國土地者，亦首由

葡萄牙。葡萄牙殖民政策，素以武斷主義，海盜行爲，馳名於世界，所至之處，首以傳教導其先路，不成則繼之以武力，此殆爲彼國人之信條，讀近世史者類能知之。當十五世紀時，惟西班牙與葡萄牙稱雄於海上，其時羅馬法皇，至兩分世界之海，西以與西班牙，東以與葡萄牙，故葡萄牙得以首先經略東洋，以印度之臥亞爲根據，廣拓殖民之地。其足跡所至，先據海岸樞要之處，築城堡而建街市，漸次侵入內地。以故印度沿岸馬來半島及其附近諸島，皆爲其所侵佔。至十六世紀之初，遂以此法施之吾國。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船始至上川島，許其互市。其後漸行推廣，凡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沿海之處，皆有彼居留地。上川之外，如電白澳門福州泉州寧波鎮海，貿易均極盛。惟其專恃武力，行如海盜，所至之地，築城架礮，儼同佔據，漸次侵略，伸其勢力，甚者刼奪財物，虜略婦女，亂暴之極，遂招居民之惡感，羣起驅逐，如嘉靖二十四年寧波之變，嘉靖二十八年泉州之變，葡人之遭殺戮者甚多，生者逃竄無餘。至嘉靖三十六年，葡人在吾國經商之地，惟餘浪白滘一區而已。乃納賄於澳中官吏，請於阿媽港之荒島，即今之澳門半島，建小屋以曬船貨，及爲保藏之用，竟得官吏之允許。萬歷元年，吾國官吏，就半島狹處築城，使其出入必由此路，以防其爲非。當時居民咸懷不平，欲驅逐之爲快，卒以大吏受賄不果。自是以後，葡人歲納地租，自清道光二十九年以前，皆完納於香山縣。鴉片戰爭以後，吾國威權喪失，葡人自此不納租金，且屢求澳門永居管理權於吾政府，迄未允許。光緒十三年，與訂通商條約，其第二款允彼永居管理澳門，第三款未經吾國允許，則彼國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於是澳門始爲葡萄牙所割據。光緒二十八年，與葡人修改條約，復許以澳門至廣州鐵路建築權。此葡萄牙割據澳門經過之略史也。



二　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節略（附圖）

葡人自得澳門半島永居管理權後，一再侵佔，殆數倍其原有之地，茲將其原租地，舊佔地，新佔地，欲佔地，列表於左：（圖見上頁）

原租地　澳門半島圍牆以內。

舊佔地　關閘以內。

新佔地　潭仔，過路環等。

欲佔地　關閘以北直達前山澳西對岸灣子銀坑各處，及對面山島大小橫琴二島等。

光緒二十八年，中葡修改條約時，葡人要求澳門之西對面山一島，及澳門西南小橫琴大橫琴二島，爲澳門屬地，丈量界址，爲葡國永居管理。外務部駁以中國邊海島嶼，向例屬於府廳州縣，從無此島屬於彼島之事，祗能就澳門現管界址照約勘定，不得於界之外，另有屬地，嚴詞拒之。宣統元年，葡人要求以澳門全島內河全口潭仔過路環青洲各島及其水面，全歸管轄，拒之。宣統二年，葡領干涉粵省設魚苗局於灣仔，拒之。同年，葡於青洲山海面設水礮，又於大小橫琴二島抽收地鈔，又派兵輪捕匪，我國派兵止之。宣統三年，葡派輪船率衆壞香山縣民在澳門關閘平行線以北所築沙田圍基。同年五月，葡強九澳角地主納稅，阻之。又於雞頸山東北濬河，並佔海權，阻之。民國八年，葡人復築青洲堤防，抗議無效，派兵阻之。夫土地爲立國之要素，條約爲結鄰之信券，澳門半島圍牆以內，條約上許其永居管理。其餘各地，皆不在條約所許之內，明爲吾國領土，葡人違背條約，侵我國土，有舊佔，有新佔，有欲佔，屢次興工侵我行政，或濬海，或築堤，或徵稅，鯨吞蠶食，貪得無厭，逞其所欲，不盡得吾國土地不止，此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之大略也。

三　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節略

近閱北京晨報載五月二十九日澳門電，葡兵因華人罷工，目爲排外性質，乃開槍擊斃華人數名。又三十日香港電，關於澳門罷工，當時葡兵開槍擊斃華人七十四名。又廣州一日電，據澳門總商會致當地勞動團體之電報，二十八日，該地葡國兵凌侮中國婦人，槍殺勞動者百餘名，因此中國人總罷工。綜觀三電，自以澳門總商會所言爲能負責任而可信。葡人之在中國，刦取財貨，略奪婦女，歷史上已數見不鮮，今者文明之世，猶有此強盜行爲，無怪華人之義憤；乃因而槍殺我國人數十百名，既無人道，又斷國交。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首段有言，因願倍敦友誼，俾永相安，訂立通商和好條約，彼此遵守。今葡人不顧友誼，有傷和好，不遵條約，輕視我同胞，凌辱殺戮，蠻橫無道，尤宜取消條約，驅逐葡人，不准再永居管理澳門，以保

我民命。

四　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一

條約之事，甲乙兩國，理宜共守，甲國背約，乙國自可廢約，此其理由，已甚充足，況尙有他種理由一一可申說者乎。茲爲陳之如下：

澳門本係租借地，其租額初定歲納銀千兩，自康熙三年至乾隆五年減爲六百兩，其後至道光二十九年又減爲五百兩，道光二十九年以後，抗不納租。光緒十三年，始得永居管理權於吾國，自此一變租借地爲永借地，然中國對於澳門主權，未完全喪失也。考中葡條約未訂之前，吾國於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密飭赫德派稅務司金登幹就近前往葡國商議條約，後據赫德申稱，准葡國外部電信，一，派使來華相議通商條約，二，葡國永駐澳門管理一切，三，葡國不得讓其地於他國，四，所見香港如何辦法，澳門亦類推辦理。推此四款之意，葡國本欲援香港例，完全割讓於彼，脫離我國關係。然據光緒十三年之中葡條約並未完全照准四款。本條約第二款云，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本條約第三款云，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准未經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國仍允無異。則當時正式立約時，對於澳門只規定此二款，較之預定節略，條文亦加修正，如葡國永駐澳門管理一切一款，正約改爲永居管理澳門，去一切二字，範圍已縮小，故光緒二十八年增改中葡條約，吾國得分設稅關於澳門，葡國得築廣澳鐵路，彼此利權，互相交換，二者雖皆未實行，然吾國對於澳門鴉片緝私之權，則已載於光緒三十年葡國商約矣。又如葡國不得讓其地於他國一款，正約改爲未經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是澳門主權，中國未全失也。且預定節略之第四款，所見香港如何辦法，澳門亦類推辦理，正約未列此款，足證吾國只許澳門爲永借地，不得援香港割讓於英國例，完全將主權讓之葡國也。又中葡正式條約未訂之前，金登幹預定節略四款已定之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奏上中葡交涉補救之策五條，其中四條最爲切要：一曰細訂詳約，永駐澳門一案，原因商辦徵稅，格外見讓租銀，非畫地歸葡者，且約有不得轉讓之文，可見澳門係中國讓與葡國居住，仍係中國疆土，應聲明讓與葡國永遠居住，免其租銀，不得視爲葡國屬地。其不讓地於他國一案，應聲明澳門仍爲中國疆土，葡國不得讓於他國。一曰畫清界限。有水界陸界，何謂陸界？東枕山西南濱海，是爲澳。其原立之三巴門水坑門新開門舊址具在，志書可考，彼所營礮路兵房，均屬格外侵佔，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爲界，不使尺寸有踰。何謂水界？公法載地主有

管轄水界之權，以礮碼能及之處爲止，若兩國土地毗連中隔小河，以中流爲界，此係指各國自有之地及征伐所得者，而澳門本係中國之地，不應准其永遠居住，葡人只能管轄所駐之地，宜明立規條約款，所有水道，准其船隻往來，不得援引公法，並管轄水界。一曰界由外定，准葡住澳，免其租銀，水界仍是中國所有，自無水界可分。陸界至舊有圍牆爲止，葡人於同治初年，將圍牆拆卸，希圖滅跡，然牆可拆而舊址終不可毀，將來約有成議，似應由粵省督撫臣就近派員會同葡使，親往履勘，詳查舊址，俾免影射踰越。一曰核對洋文，查赫德申稱所訂草約四條，與澳門新報所載者文義輕重懸殊。第一條派使來華相議通商條約，洋文內悉與葡國別處屬地無異字樣，草約內澳門字樣凡三見，洋文皆作澳門及澳門附地，二字意極含糊，不難將圍牆外至旺夏村陰吞在內，即附近小島，毗連村落，皆可作附地觀。至謂與葡國別處屬地無異一語，措辭亦謬。雖洋報所載，未足爲信，要其有意蒙混，藉圖侵佔，傳說必非無因，既與總署奏案不符，亦非奉旨准其駐澳本意。應請飭下總署，先將草約文詳細較對，防其狡混而免侵越。此奏於光緒十三年三月，其年十月，乃據以修正條文，成爲中葡正式條約，稍加限制，保留一線主權。蓋吾國所立條約，總以正約爲憑，不以草約爲準。且正約第二款末謂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爲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條，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惟自光緒二十八年以來，中葡兩國屢擬會訂界址，始終以界限爭執，未嘗特立專條。此皆由葡人於澳門半島圍牆以外，屢次擴張界址，侵佔吾國土地，對於原約所謂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已違背約文，毀棄條款，則吾國亦可根據一部主權，取消條約第二款第三款，收回澳門，不許葡人永居管理，其理由亦屬正當矣。

五　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二

葡人以武斷主義，海盜行爲，到處爲人所不容，前已屢言之矣。當十五世紀時，葡國獨佔東洋海權，亞洲澳洲間沿岸及各島嶼，幾可爲其獨力管理，當時印度沿岸馬來半島及其附近各島，均爲葡人佔領，其後均爲人所不容，驅逐殆盡，今僅於印度西部有三小區，曰臥亞 (Goa) 曰大茫 (Daman) 曰遜有島 (Diu)。澳洲北隅有一小島曰的摩爾 (Jimor) 而已。馬來半島及其附近各島，已全非其所有，則其招人驅除之先例一也。其在中國居留地，在廣東有上川電白，在福建有福州泉州，在浙江有寧波鎮海，皆因盜略暴橫，不能立足，則其招人驅除之先例二也。今葡人之在澳門，不改其主義行爲，則我收回其地，驅逐其人，亦理由之正當者也。

六　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三

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云：『葡人貧困日甚，各國垂涎澳門，冀以巨款購得爲駐兵之所。然名爲租界，環瀛共知，猶未敢公然取求，顯干名義。今改歸葡轄，我縱能禁葡人之不轉讓，豈能保各國之不以力爭，設竟效併吞之故智，不取之於我，而取之於人，葡爲自主之國，而無可求援，我爲局外之觀，而無從庇護，澳門最近省垣，此後水陸籌防，均難措手，實爲肘腋之患，非獨脣齒之憂。』案葡國貧弱，不能保守其土地，誠如張之洞所言，如印度沿岸馬來半島及其附近各島，大都爲他國所奪，不能恢復，已可概見。澳門半島，自明嘉靖以來，卽爲葡國所租借，尙且不能保守，屢爲英國所奪，而爲我國所取回，仍以租之葡人。清嘉慶七年，英國軍隊奉印度總督威爾蘇里卿之命，因防法人之攻擊，占領澳門，吾國大吏以侵犯國土，出而抗議，時英軍聞雅敏（Amiens）條約已成，因退去。嘉慶十三年，當明特卿守臥亞以防法人之時，復派軍隊於澳門，在當時東印度商會管理者之意見，謂已得葡人之許諾，中國政府之交涉，毫不足介懷，而廣東總督聞之，卽要求英國海陸軍隊速行撤去，且以停止通商，强行諸稅脅之，於是英提督請與我總督會談，不許，英提督遂由虎門而進，吾國軍隊阻之，乃止，因此英國軍隊悉去澳門，其地復歸中國。由此言之，葡國之不能保有澳門，已有先例，張之洞所謂我縱能禁葡人之不得轉讓，豈能保各國之不以力爭，誠屬至理名言。試觀德國租借膠州灣，其條約亦明定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應許永遠不轉租於別國，歐戰之際，德終不能保膠州灣，而爲日本所奪，我國以參戰之故，華盛頓會議結果，始得歸還我國。今葡國經革命以後，國內既未鞏固，東洋殖民地亦寥寥無幾，對於澳門，有鞭長莫及之勢，使吾國懷膠州灣第二之隱憂，是澳門不啻爲戰爭之集矢場也。葡人租借澳門期內，已被奪二次，皆我國爲之收回，其成效已彰彰明甚，今葡人不思不能保守澳門之辱，而反背約挑釁，則我廢約收回澳門，亦理直而氣壯者矣。

七　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四

我國沿海之地，惟島嶼則以戰爭失敗之故，或有割讓，如鴉片戰爭，割讓香港於英國，甲午戰爭，割讓臺灣澎湖於日本是也。而海岸之地，則自來未有割讓者，若旅順大連灣之於俄；威海衛之於英；膠州灣之於德；九龍之於英；廣州灣之於法，皆爲租借之地，且限以年月，或九十九年，或二十五年。若澳門則爲半島，陸路可直通廣東省城，實爲該省之門戶，既非若臺灣之孤懸海外，亦非若香港之矗立海中，葡萄牙有何威德，竟得駕英俄德法以上之權利，而以澳門爲

永居管理之地，直等於割讓，徒以鴉片徵稅，偷漏於澳門，無從巡緝，當時吾國總理衙門，乃出此下策，許以永駐管理澳門之權，而易以榷稅緝私之利，今鴉片既已明令禁止，不必榷稅，不勞緝私，則此項條約，當然可以取消，此亦廢約收回澳門之正當理由也。

八　廢約收回澳門之理由五

本年華盛頓會議結果，吾國對於他國已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而他國對於吾國，則允許尊重主權，如領事裁判權之收回，外郵之撤廢，等皆由此發生，而英之還我威海衛，法之還我廣洲灣，日本之還我膠州灣，亦皆由尊重我主權之故，葡萄牙既因我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亦可利益均霑，自由通商，非若閉關時代之必須獨佔一地，乃得通商也，則葡人雖無違約等事，尚宜追隨英法之後，還我澳門，以尊重我主權，不使我國歷史上永留此汙辱之點，以增進友誼。今葡人既不出此名譽光榮之舉動，使英法獨擅其美，而反違約挑釁，損我主權，則我國自動收回澳門，而葡人仍可在我國各商港自由通商，亦理由之正當者也。

九　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之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

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云：『葡人至貧至弱，素為各國所輕，食用則仰資粵產，貿易則專仗粵商』。案葡人自光緒二十八年即西曆一九〇四年得廣澳鐵路建築權，至今無力建築。英人於一九一〇年得廣九鐵路建築權，四年之後，即已建築成功，其貧而無能力，已可概見。嘉慶之時，葡國較今尚稍強盛，然澳門兩次為英所奪，皆賴吾國奪回，其弱而無能力，亦可概見。光緒三十年葡國商約定議之時，旅澳華民不過八萬，全仰給於廣東，每年准其購運食米三十萬石，載在約章，一九一五年澳門預算收入，一九一七八八一，（以葡幣頁多為單位）其中大部分多恃鴉片及賭博之稅。所謂食用則仰資粵產，貿易則專仗粵商，亦不誣也。葡俗賭風本盛，其賭法有似前年上海所發現之閘北賭窟，然往往於廣廈麗室間為之，今其本國雖已禁止，而澳門則依然如故，吾國廣東賭風，甲於全國，溯其淵源，蓋亦由葡輸入，澳門本為鴉片漏稅之唯一區域，今吾國已禁止鴉片，而澳門則依然如故。澳門圍牆本防止拐騙盜賊之逋逃，今藩籬已撤，澳門為吾國匪類之逋逃藪如故，葡國教育本不發達，澳門學校，更覺稀少，大半為未受教育之人，而又加之以上三害，自易蔓延成風，故澳門政治之汙濁，為吾國通商口岸之冠，葡人之失體統，無能力統治澳門，實屬無可諱言，葡人應深自懺悔，速將澳門歸還中國，免使此一方之人民，長受此黑暗汙濁而無清明之

日也。

十　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

歐美東亞各友邦，對於吾國皆有租借及割讓之土地。此次吾國主張收回澳門，得無相顧驚愕以為吾國排斥外人，收回利權，相率而出於干涉，以為此例不可開？其實各友邦似斷不致誤會而出於此也。各友邦中本無無故而割據吾國土地者，亦無背約侵略我土地殺戮我人民者，故吾國亦斷無無故而索還租借地及割讓地之事。澳門一區與日本俄國毫無接壤關係，更不致出而干涉。惟英有香港九龍與彼相近，法有安南廣州灣與彼相近，或未免發生影響。然英法二友邦，方將自動還我威海衛廣州灣，則我收回澳門，亦斷無干涉之理。所可慮者，英國與澳門關係較深，葡人必要求英人相助拒絕。試觀五月三十一日北京晨報載港督準備汽船助惡一條，謂澳督薛爾瓦本擬赴葡京，業已行抵香港，今晚將仍折回澳門，刻港督已預備汽船，聽候澳督使用云。其實港督備船候澳督使用，實係普通友誼，非助惡行為。而葡人割據澳門，實係英人赫德助成，光緒十二年，葡京理斯波阿預訂節略四款，即赫德所派稅務司金登幹所訂，此次吾國若提出廢約，收回澳門，葡國必仍求英人干預其事，毫無疑義。然吾國於此宜要求英人勿責吾國之廢約，宜責葡國之背約拒絕干預。且英國亦當深思吾國之所以失却澳門，全係英國輸入鴉片而使然，且經手斷送澳門者，亦係英國人。英國此時，理應以還我威海衛為辭，使葡國亦還我澳門，以贖前愆，一洗從前流毒助惡之汚點，則吾國感激英國，豈有涯哉？此則英國之一好機會也。若英國不願助我收回澳門，亦深望英國不助葡國拒絕我收回澳門，將來若不得已中葡用兵，英國務宜嚴守中立，葡國屬地在印度者如臥亞如大茫如逖有等處，英國宜嚴禁供助餉械，此亦不失友誼之一道也。

十一　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

據一九一五年統計，葡國在澳門防兵之數，四百八十八名，內華兵一百六十四名，此次廢約收回澳門，葡若不允，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然或有慮葡國興兵報復不敢發難者。察葡萄牙本國革命之後，改國體為共和國，本未固，內部時有動搖，亦有如吾國現狀者，固未暇勤遠略，即欲興兵，則遠涉重洋，懸師萬里，絕少呼應之地，毫無萬全之策。其在印度西部，雖有臥亞大茫逖有三

小區。然其防兵之數共一千零八十二名，澳洲北的摩爾島之東部，防兵三百二十三名。顧此失彼，必不足以爲我患。葡國之得澳門，其商務不振，鐵路未築，本無甚利於其本國，故其失澳門，未足爲彼國之致命傷，必須出死力以爭之也。澳門既失之後，吾國仍許其在各口通商，彼果商務振興，仍不難取利於吾國。固無興兵報復之必要也。彼果兵力充足，則報復宜先施於印度沿岸，馬來半島，及其附近各島，何以數百年來，未聞葡國一興報復之師，奪回舊有屬地耶？故吾國人宜勿過慮，斷然行之可也。

十二　國人宜羣起請願政府速向葡政府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款及三款檄使葡人退去澳門如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

葡萄牙背約侵略我土地，殺戮我國民，我國民若再隱忍，則國權之喪失，無所底止，人種之輕賤，無立足地，故宜羣起請願政府，速向葡政府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款第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及其新舊侵佔各地，收回自管。一面通告各國，俾咸知其曲在葡而不在我，不致誤會。尤宜與英國外交官特別疏通，說以三策，上者請其助我，次者請其中立，下者助葡拒我，必觸動我國民歷史上對英之惡感，或不利於英人，如此則英人必知所趨就。而我政府亦當盡保守國權保護國民之天職，勿任葡國侵略殺戮，或有所推委。吾國南北統一，當然以嚴毅對待此事，即南北未統一，而對外交涉本來一致，北當交涉之衝，南當出師之任，無所用其推委。須知葡國自光緒十三年訂約以來，勘界之事，從未履行，以便其侵佔，侵佔不已，必遭人民之反抗，即時有遭殺戮之虞，將來若再提勘界之時，亦不免有決裂之事，與其貽禍於將來，而糾葛不已，不如用武於一朝，而斬除一切。吾國民宜速奮起，以爲外交當局之後盾，外交當局萬不宜懦弱無能，無以慰我國民也。

民國十一年六月四日

裁兵私議

（錄申報）　丁錦

無中外，無上下，無南北，有公認之要務焉：裁兵是也。美國債權遍五洲而裁兵，英國屬地滿四海而裁兵，列強戰勝外患，不以擁兵爲酬庸；法國時虞報復，不以多兵爲防敵。吾之兵如何？使官日肥，使民日瘠，使國日亂，法不能行，政不能舉，教不能興，財不能理，外交不能辦，自治不能成，終之而互殺焉。故外國兵愈多，國愈強；中國兵愈多，官愈強，國愈弱。裁兵者，利民，利國，利法，利政，利教，利財，利外交，利自

治，終之以利兵而害官，害貪官。

與貪官而謀裁兵，何異與虎謀皮！然而官無反對以自暴其貪者，亦無實行以自表其不貪者，巧其辭曰：『裁兵美舉，吾願之，惟步驟如何？脫有不諱，孰負責者？』今南北上下，裁兵之聲，囂然復起矣，求其有答此者乎？無有也。一若吾人但說不可不裁之理，冀官勸聽，官自有法，不勞吾人代答者。嘻！官固若是其說理乎？步驟不定，固儘推諉，籌制無方，亦且觀望。未裁有預備，將裁有約束，既裁有補救，簡言之曰裁兵辦法。辦法政府不敢定，督軍不肯定，當定自吾民。有辦法而不實行，復當有辦法之辦法。謬舉崖略，與同胞一商榷之。

第一　裁兵辦法

甲　未裁時之預備

中國人好作官，好作大官。督軍已爲民所深惡，復故設巡閱使，以媚軍閥。論功論資，論德論才，無一出乎他督軍上，而與者與，受者受，不惟目中無民，亦不復有其他督軍。此不先裁本末倒置，論理不圓，論情不公。故第一當裁撤巡閱使。

養兵原則，本在對外。今於原則反置不顧，所斤斤者，一在南北互防，二在盜匪未靖；其尤不可告人者，挾兵自重，冀爲盟主，下以杜覬覦，上以窺大位。無事則留空額以自肥，有事則藉隣省以植黨。事既關乎個人得失，勢自不能公然堅持。惟一二兩端，陳義較正，而年來南征北伐，武力統一之說，時隱時現，尤貽擁兵者絕大口實。故第二當求統一。

全國應留兵額若干？各省區各留兵額若干？所裁者，各省區同時，抑分時？應一次，抑分次？去留依據程度優劣，抑用抽籤？及既裁之後，地方如何維持，添練警察，抑參用民團？其章制如何？已裁之官佐士兵，如何待遇？其細則如何？凡此皆非事前規定不可。故第三當製裁兵應有之一切法規。

裁兵必須經費。現役號稱一百四十萬，實數不過百萬。除裁空額無需經費外，計百萬現役，若留一半，尚應實裁五十萬。其費分三項：一欠餉，二川資，三安插費。同時並籌，無此財力，宜先籌川資。每人平均十元，五百萬已足。欠餉則由團營長給據，由本人持向本籍縣知事分期具領；如此長官既無冒領嫌疑，士卒又有返籍確據，而政府尤獲從容籌還積欠之益；既紓財力，又杜流弊。此項所需，當併安插費逐年另製預算，分別支之。惟川資必須立給，故第四當籌五百萬經費。

乙　將裁時之約束

事不敢阻而又不願行，往往出以觀望；南與北互相觀望，南與南，北與北亦互相觀望，則裁兵終成空談。是宜規定日期，並分明次數；

第一期自某日起至某日止，裁第一次，第二期以下仿此，至末期末次爲止。事前由中央分遣委員依期馳赴省區監督，如期裁畢者有賞，不者有罰。此應約束者一也。

吾國百事好虛僞，事涉貨利，尤虛僞百出，令人不勝其防。裁兵，民所大欲，官所大懼也，虛僞詐欺之事，度亦無從避免。兵數以空爲實，欠餉以少報多；民辦團則患民，陽助之而陰沮之；民不辦團則患匪，陽防之而陰縱之；使政府懼民，民懼匪，於是未裁者不裁，已裁者招補，政府與民皆諒解而無異言矣。苟無善法以盾其後，裁兵結果，十九如是。是宜委託省議會會同省長及政府裁兵監督切實協商：民團是否需要？及其多寡，如何接防？以民財練民團，防民害；省長助之，政府允之，如是乃無藉口治安之餘地。此應約束者二也。

丙　既裁時之補救

兵易招而難裁，尤難於裁後之不再招。今之多兵，其咎半在督軍，半在內閣。一度內亂之起，事前必有督軍招兵，事後必有內閣核准。其招也或稱輸卒，或稱補充兵；其准也或稱地方善後，不能不添，或稱官兵出力，不能不以留養爲酬庸。年年內亂，年年招兵，兵數之多，遂甲天下。此時裁兵固難，裁後而保再無內亂，或有內亂而不再招兵，實較裁兵尤難。是宜著爲令典：無國會通過預算，不得再添一兵一夫；督軍私招，內閣擅准，皆以違法論，所費以贓私論。此應補救者一也。

今兵數之多，視淸末兩倍而強，然而地方不加治，盜匪不加少，抑或有甚焉。可知地方治安與養兵多寡至少可謂絕無關係。全國養兵最少者，莫如晉浙，而晉浙治安爲全國最，此其明證。今之根本誤點，全在治安責任，以爲在督軍不在省長。亟宜明白糾正，使省長負治安責任。各省區情形不同；民俗好亂，則多設警察，或多辦民團，惟不准有巡防警備隊之設，以絕督軍覬覦。若民風良善，或交通便利，不患橫池大盜負固不服者，但設必要警察已足。如是則各省區人民負擔輕重互異，愈好亂負擔愈重，庶良民愈知自治之不容或緩，而亂源自此少戢。若近年之北方用兵，南方亦擔兵費，西南私鬬，東南亦致失業者，殊有獎惡懲善之嫌。應速製定國軍出動條例，規定調動國軍之權限及國軍如何始能出動，違者處死刑。必使武力眞有衞國衞民價値，不爲個人爭權奪利機械，始符裁兵本旨。此應補救者二也。

裁兵影響，第一在督軍，其次在一般官佐士卒。苟督軍淡於名利，力顧大局，而其下被裁者，無妥善安插之法，裁時既易激變，裁後亦滋亂源。平民失業，已非閭閻之福，何況武人？瘠民以肥官，固屬不義；戕兵以戕民，亦太不仁。是宜忍痛須臾，寬留餘地，分別對官對兵詳定細則。對官宜依據階級及服務年限，酌給年俸，或量材記名，轉任

他途。對兵宜酌興工作，或築路，或治河，或開礦，或設廠，其歸有職業者聽，其品藝超衆者，記名選充警察。種種所費，雖亦不貲，然必少於所裁之兵費。且或則生利，或則有裨地方，非若多兵之但能產生巡閱經略各使，害民以誤國也。此應補救者三也。

現在對內固嫌兵多，對外實嫌兵少。今日之兵，除少數七八師，稍有兵隊價值外，餘皆遠遜清末。北洋各鎮，以視歐戰前列強之兵，則羞死焉，以視歐戰末歐美之兵，尤羞死焉。世界強權，雖不能勝公理，然無強權之公理，決不能勝無公理之強權。故美有渡歐雄師，威爾遜始能主盟。安南朝鮮何以去，琉球台灣何以失，我無公理耶？此恨綿綿，若善忘而苟安焉，吾恐滅種有日，求甘貧弱，不可得矣。吾民而有生存今後世界之望乎，則此裁餘之五十萬現役，吾民當悉精華，竭智慧以赴之：無一官不學，無一卒不練，無一器不精，今世軍用物，無一不備，庶乎其可。其一，軍制當改也。吾國現在軍制，略同日本四十年前舊制；而平戰不分，輸卒不設，有現役而無預備，斯又吾之特別缺點。此制不改，養兵千萬，仍難一戰。其二，軍火當添也。外國槍礮每礮儲彈萬出，每槍儲彈十萬出，礮數之多，礮徑之鉅，特種火器之繁，尤非歐戰前人類所能夢見。我則平時既鮮射擊，戰時又乏補充，以精神代物質，以肉體代機械，以腦筋簡單代科學，以此爲軍，何能衛國？其三，交通當備也。以大車騾馬代汽車電車火車坦克，則等於無足；以步探騎探挺進馬隊代飛機汽球，則等於無手；以專足快郵馬勃代無線電報電話，則等於無耳目：以無手足耳目之軍衛國，吾民思之，是何險象？其四，人事當講也。生無保障，退無年俸，死無贍金，決死之志何來？病無特效之藥，傷無救急之醫，敢戰之氣乃寡。入營之前，無國民教育爲之基，編伍之後，無普通宗教爲之宰，於是紀律不能供一戰，一戰之後，將士驕惰，器物穢亂，故態全失矣。此應補救者四也。

第二　實行裁兵辦法之辦法

民國主權在民，人之公言也；民權之表示，在選代議士，亦人之公言也。然在武人跋扈之邦，視國會如敝屣，議員若傀儡，一舉手，一投足，民權即破碎無遺者，似宜兼求他道以盾其後。否則日日口頭裁兵，一按事實，不但絲毫未裁，甚且省區之添招如故，內閣之核准如故，歲入不足，則廢置百務以赴之，又不足，則多設新稅，濫借外債以補之，彈劾則國會莫保，稽核則預算無成，請願呼籲則不理，譏評奔走則壓制，如是雖歷百年不能裁也。同抱乎！吾主權在民之民國，果無他道以求免乎？曰：始之以不納稅，繼之以罷課罷工罷市，不有犧牲，何能成就？與其他人入室，代我制裁，毋寧與汝偕亡，及今奮鬬矣。

第三　結論

兵既裁矣，其應聯帶而解決者，尚有二端：其一，此不祥之督軍，仍有存留價值乎？抑仿西南滑稽廢督改稱總司令也？其二，裁餘之五十萬現役仍令聚居內地作都邑裝飾品乎？抑量移邊境以固吾圉也？答之曰：師制單位太多，大陸國無用之者。軍團制高官重疊，不易統御，往事歷歷，學者病諸。證諸實事，驗諸學理，計莫如縮師爲旅，以師代軍團，仍用師名，而平時每師兵數幾及三萬，卽以督軍充師長，以原有師長充旅長，依次類推，人與職仍相劑而無餘。至於駐地，自宜避去行政區域，劃分管區，兵力注重邊境。內地教育未普，生計未裕，交通未便，民團未興，亦應兼籌並顧，酌量分配，以補警察之不足。其餘統俟民團警察接防有日，分向邊疆擇地屯戍，限期瓜代，以均勞逸。師長一律直接中央，兵費一律仰給國庫；干涉民政，擅取稅款者，撤革不貸。軍隊如是，始爲有秩序；國家如是，始爲有綱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實厭亂，將有棱崩棟折之憂；心所謂危，敢不被髮纓冠而救。邦人君子，父老兄弟，倘亦以爲要務，少加省察乎，則斯文實荃蹄耳。義旨簡陋，文詞荒蕪，余何辭焉。

附表一

現在	陸軍費	三萬萬
裁兵後	五十萬現役兵費	一萬萬
	製造軍火及籌備軍用品	三千萬
	被裁官佐年俸	五百萬
	被裁士兵作工基金	五百萬
	補助民團及添練警察	三千萬
	辦理航空及補助民間航空	七百萬
	辦理特種隊（如鐵路電信等隊）	三百萬
	敷設通邊之馬路或鐵路	五千萬
	共計	二萬三千萬

附記　一，添設多數福國利民事業，而總費尚少文七千萬。

二，裁兵強半，而實力視前有過無不及。

附表二

現役兵（五十萬人）配置表

豐台	一萬	肅州	一萬	和闐	一萬	哈爾濱	二萬
株洲	一萬	蒙自	二萬	綏遠	一萬	庫倫	二萬
洛陽	二萬	拉薩	二萬	奉天	三萬	烏里雅蘇台	二萬
保定	二萬	巴塘	一萬	信陽	一萬	承德	一萬
浦口	一萬	濟南	三萬	福州	二萬	西安	一萬
大理	一萬	安慶	一萬	韶州	一萬	蘭州	一萬
畢節	一萬	武昌	二萬	迪化	一萬	齊齊哈爾	二萬
南寧	二萬	重慶	二萬	徐州	二萬	張家口	二萬

附記

一，駐兵本旨國防第一，交通不便者次之，盜匪易於發生者又次之。

二，兵費以仰給國庫爲標準，與地方肥瘠無涉。

三，表中地名，卽司令部所在地，酌分管區，破除省界，至管區內兵力如何分駐，均由司令部自定。

四，照新軍制改編時，另應畫分師區。

附表三

師
- 第一旅
  - 步兵三團（每團四營，每營三連，每連二百人）
  - 礮兵一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每連四尊）
  - 機關鎗一營（每營四連，每連四排，每排二支）
  - 騎兵、工兵、輜重兵 各一連
- 第二旅（同上）
- 第三旅（同上）
- 重礮兵一團
- 工兵一營
- 航空軍一隊（驅逐機八架，轟炸機戰鬬機各四架，分爲四小隊）

（注意）平時爲便利起見，設兩旅亦可，惟旅制不便縮小。

附表四

混成團
- 步兵第一營（內分三連，每連二百人）
- 步兵第二營（同上）
- 步兵第三營（同上）
- 步兵第四營（同上）
- 機關槍兵一連（內分四排，每排兩支）
- 野礮兵一連（四尊）

（注意）一，步兵營制，當仿法美新制，不必專恃步槍，應添特種大器，暫不明揭。

二，交通閉塞不能運用大軍者，暫依此制編練，較合實用。

草此議畢，聞吳孚威有長陸軍之說，果爾，天心其悔禍乎？以一月預備，以兩月實行，以一年補救，療貧醫弱，國人以是望孚威矣！

錦附識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

●勞農政府近與蒙古私訂條約，本日外交部特向勞農政府駐京代表提出抗議，略謂：『……勞農政府對中國歷次通牒，曾宣言放棄中國領土之侵占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從前俄帝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遠歸還中國。今勞農政府擅與蒙古私訂條約，既食前言，復違公理；本國政府實難容忍，爲此特向執事嚴重抗議，所有勞農政府與蒙古私訂無論何種條約，中國政府絕不承認……』

●張作霖通電宣布東三省一切政事與東三省人民自作主張；並云與西南及長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動。

●湖南省憲成立後第一屆省議會，於本日自行集會。

●廣州禁止紙幣低折。

同　二日

●杜錫珪派艦隊赴秦皇島一帶，監視奉軍增運軍隊。

同　四日

●財政部近以金融危急，呈請繼續發行八釐債券，本日奉指令照前案辦理。

●直隸奉天等軍隊，自發生衝突後，互有勝敗；本日奉軍不支，由豐台退至落垡。

同　五日

●奉軍敗退軍糧城，直軍進佔落垡。明令奉軍即日撤出關外，直軍退回原駐地點，候中央命令解決。又以此次戰事，皆由於葉恭綽等搆煽醞釀而成。葉恭綽梁士詒張弧褫職；並褫奪勳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

●趙倜對於奉直戰事，通電宣言中立。

同　六日

●以高凌霨兼代交通總長。

●膠濟路沿線日軍，自四月十四日起，開始撤退，我國即隨同接防，至本日止所有膠濟路接防事宜，已辦理完竣。

●靳雲鶚部自信陽開赴石家莊，駐紮至和尙橋地方，被趙傑攻擊，當退至武勝關。

●中華民國八團體國是會議，於本日在

上海舉行正式開幕禮，直魯豫蘇贛湘鄂川陝閩浙粵等省均派有代表列席。

同　七日

●京兆直隸等處，被兵地方，受災頗巨，由政府撥銀十萬元賑撫。

●田中玉陳光遠張文生齊燮元等爲趙傑襲攻靳雲鶚事致電馮玉祥趙倜，願秉公調勸，請兩方各遵防線，勿事奔衝。

●京師公益聯合會發起全國裁兵大會；並公舉王寵惠爲代表與各當局接洽。

同　八日

●鄭洪年辭交通次長職。

●政府根據華會我國代表團宣言，擬將山東省張店坊子高密濰縣淄川博山周村青州等八處開闢商埠，業經閣議通過；茲外交內務財政司法農商交通六部已將上列八埠開闢之必要及開闢時應行聲明各事項，會電山東長官暨魯案善後督辦處查照辦理。

●馮玉祥率部援靳；在中牟地方，與趙倜軍隊激戰，趙部敗退。

●湖北省議員汪雲駿等四十餘人通告各界，請促成省憲。

同　九日

●趙傑褫職，交河南督軍趙倜訊辦。

●鮑貴卿因病辭職，明令給假十日，以金紹曾暫行代理部務。

●盧永祥電陳統一會議意見：（一）取平等會議形式。（二）由各省人民爲會議主體，不受任何方面操縱。（三）會議目的，不限於立法行政一部，在謀制度上根本改造，以圖民治之實現。

同　十日

●張作霖免職查辦，東三省巡閱使一職卽裁撤。

●吳俊陞調署奉天督軍。馮德麟署理黑龍江督軍。袁金鎧署理奉天省長，史紀常署理黑龍江省長。

●蒙疆經略使一職裁撤，所有蒙邊一切事宜，卽由國務院暨主管各部辦理。

●趙倜免職查辦。以馮玉祥爲河南督軍，寶德全幫辦河南軍務，劉鎮華暫行兼署陝西督軍。

●北京司法各公署人員因欠資半年未發，無法維持，於本日聯名向政府呈請總辭職。

同　十一日

●東三省省議會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等各聯合會於本日發出通電，不承認張作霖免職命令。

●法權討論會議決分期調查全國監獄，並改良方法四項。

同　十二日

●吳俊陞馮德麟袁金鎧，由奉天公署發出通電，否認十日令署奉天黑龍江督軍暨省長各職。

同　十三日

●外交部通牒英美法日意比荷葡等國，請展期調查司法，略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在華盛頓會議第十次全體大會席上，議決關於撤消中國領事裁判權之決議；須於閉會後三個月內組織調查委員會一節；現中國政府因有某項關係，擬展期一年實行，希望各國政府諒解』云云。

●李垣呈報與勞農代表巴伊開斯談判接收庫恰事，並謂應召外蒙代表來京解決。

●審查短債委員會於本日結束，將潘復任內用途不明之款，移交審核用途委員會。

●廣州政府下令攻贛，李烈鈞部開始向贛攻擊。

同　十四日

●張宗昌在青島附近，招集土匪，希圖擾亂。本日明令褫奪官職勳位勳章，由各省軍民長官通飭所屬，一體嚴緝。

●吳佩孚通電各省，徵求恢復第一屆國會意見，蘇魯鄂均復電贊成。

同　十五日

●張景惠辭職，以譚慶林暫行護理察哈爾都統。

●孫傳芳盧金山等，聯名通電，主張統一辦法，應請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基諾亞會議俄國代表姬采林致書法國代表巴爾都，聲辯俄德條約並不含有任何祕密條款。

同　三日

●英國因意政府單獨與土耳其安哥拉政府訂定經濟條約，已向之提出抗議。

●基諾亞會議今日開全體大會，通過財政委員會之建議及交通委員會之報告。

●協約國已將俄國善後計畫作成牒文，送交俄代表；法國附有保留。

●比國代表因意見不合，退出基諾亞會議。

同　八日

●英皇英后赴比利時游歷。

同　十日

●基諾亞會議德國代表已將正式復文向協約國提出。

●加拿大衆議院修正拒絕東方移民之決議案，改為切實限制。

同　十一日

●俄國覆文已於今日提出，文中提議基諾亞閉會後，由各國重組委員會以討論一切。

同　十二日

●朝鮮李晉王逝世。

同　十四日

●國際聯盟理事會開第八屆會議。

●基諾亞會議各國贊成英代表喬治之建議；舉派專家組織混合委員會於六月十

五日在海牙開會討論俄國事務。又議決在委員會集議時雙方當互守不侵犯之休息，各國不得單獨與俄訂約。

辦法。各派委員前往調查。

同　十五日

◉小亞細亞土耳其人，仇殺基督教徒萬人，英政府請美法意三國協同商求阻止之

原文献残缺